桃花扇

【清】孔尚任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桃花扇

作者：【清】孔尚任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先　声

【蝶恋花】（副末毡巾、道袍、白须上）古董先生谁似我？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剩魄残魂无伴伙，时人指笑何须躲。旧恨填胸一笑抹。遇酒逢歌，随处留皆可。子孝臣忠万事妥，休思更吃人参果。

日丽唐虞世，花开甲子年。山中无寇盗，地上总神仙。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。爵位不尊，姓名可隐。最喜无祸无灾，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，又到上元甲子。尧舜临轩，禹皋在位，处处四民安乐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今乃康熙二十三年，见了祥瑞一十二种。（内问介）请问那几种祥瑞？（屈指介）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景星明，庆云现，甘露降，膏雨零，凤凰集，麒麟游，蓂荚发，芝草生，海无波，黄河清。件件俱全，岂不可贺！老夫欣逢盛世，到处遨游。昨在太平园中，看一本新出传奇，名为《桃花扇》，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。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。老夫不但耳闻，皆曾眼见。更可喜，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，做了一个副末脚色。惹的俺哭一回、笑一回、怒一回、骂一回。那满座宾客，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！（内）请问这本好戏是何人著作？（答）列位不知：从来填词名家，不著姓氏。但看他有褒有贬，作《春秋》必赖祖传；可咏可歌，正雅颂岂无庭训？（内）这等说来，一定是云亭山人了？（答）你道是那个来！（内）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本传奇。你老既系旧人，又且听过新曲，何不把传奇始末预先铺叙一番，大家洗耳？（答）有张道士的《满庭芳》词，歌来请教吧：

【满庭芳】公子侯生，秣陵侨寓，恰偕南国佳人。谗言暗害，鸾凤一宵分。又值天翻地覆，据江淮藩镇纷纭。立昏主，征歌选舞，党祸起奸臣。良缘，难再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。却赖苏翁柳老，解

救殷勤。半夜君逃相走，望烟波谁吊忠魂？桃花扇，斋坛揉碎，我与指迷津。

（内）妙！妙！只是曲调铿锵，一时不能领会，还求总括数句。（答）待我说来：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，

巧柳苏往来牵密线。
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，

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道犹未了，那公子早已登场，列位请看。

第一出　听稗

【恋芳春】（生儒扮上）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。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

（鹧鸪天）院静厨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，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，写新词。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合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小生姓侯，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也。夷门谱牒，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，家父司徒，久树东林之帜；选诗云间，征文白下，新登复社之坛。早岁清词，吐出班香宋艳；中年浩气，流成苏海韩潮。人邻耀华之宫，偏宜赋酒；家近洛阳之县，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，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，家信难通，不觉又是仲春时候。你看碧草连天，谁是还乡之伴？黄尘匝地，独为避乱之人。（叹介）“莫愁”，“莫愁”，教俺怎生不愁也！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常往来，颇不寂寞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，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，花里行厨携着玉缸，笛声吹乱客中肠。莫过乌衣巷，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（下。末，小生儒扮上）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，鼙鼓旌旗何处忙。怕随梅柳渡春江。（末）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（小生）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（末问介）次兄，可知流寇消息么？（小生）昨见邸抄：流寇连败官兵，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，还军襄阳，中原无人，大事已不可问。我辈且看春光。（合）无主春飘荡，风雨梨花催晓妆。

（生上，相见介）请了！两位社兄果然早到。（小生）岂敢爽约！（末）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，沽酒相待。（副净扮家僮忙上）节寒嫌酒冷，花好引人多。禀相公，来迟了，请回罢！（末）怎么来迟了？（副净）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，一座大大道院，早已占满了。（生）既是这等，且到秦淮水榭，一访佳丽，倒也有趣。（小生）依我说：不必远去。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说书最妙，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。闻他在此作寓，何不同往一听，消遣春愁？（末）这也好。（生怒介）那柳麻子，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，这样人说书，不听也罢了！（小生）兄还不知，阮胡子漏网余生，不肯退藏，还住这里蓄养声伎，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，公讨其罪，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，不待曲终，拂衣散尽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，岂不可敬！（生惊介）阿呀，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！该去物色的。（同行介）

【前腔】仙院参差弄笙簧，人住深深丹洞旁，闲将双眼阅沧桑。（副净）此间是了，待我叫门。（叫介）柳麻子在家么？（末喝介）唗！他是江湖名士，称他柳相公才是。（副净又叫介）柳相公开门。（丑小帽、海青、白发，扮柳敬亭上）门掩青苔长，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（见介）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，老汉失迎了。（问生介）此位何人？（末）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，当今名士，久慕清谈，特来领教。（丑）不敢不敢。请坐献茶。（坐介。丑）相公都是读书君子，什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不曾看熟？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（指介）你看：

【前腔】废苑枯松靠着颓墙，春雨如丝宫草香，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，沾泪说书儿女肠。

（生）不必过谦，就求赐教。（丑）既蒙光降，老汉也不敢推辞。只怕演义盲词，难入尊耳，没奈何，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

一章罢！（生）这也奇了，《论语》如何说的？（丑笑介）相公说得，老汉就说不得？今日偏要假斯文，说他一回。（上坐敲鼓板，说书介）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（拍醒木，说介）敢告列位：今日所说不是别的，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，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，人心僭窃，我夫人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，愧悔交集，一个个东奔西走，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，顷刻冰冷，你说圣人的手段，利害呀不利害？神妙呀不神妙？（敲鼓板，唱介）

【鼓词一】自古圣人手段能，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，使了个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，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。

（拍醒木，说介）那太师名挚，他第一个选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？听俺道来。（敲鼓板，唱介）

【鼓词二】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挚，他说："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！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去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听。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"

（拍醒木，说介）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缭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。（敲鼓板，唱介）

【鼓词三】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："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。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我也投那熊绎大王倚仗他的威风。"三饭说："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"四饭说："远望西

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筝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（拍醒木，说介）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鞉的名武，入于汉，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。（敲鼓板，唱介）

【鼓词四】这击磬擂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您嫌这里的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。”

（拍醒木，说介）这四个人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。听他说些甚的？（敲鼓板，唱介）

【鼓词五】他说：“十丈珊珊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。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凤箫象管龙吟细，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。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，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。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已，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俺旧弟兄。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。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，俺那老师父只管朦瞪着两眼定六经。”

（说完起介）献丑！献丑！（末）妙极，妙极！如今应制讲义，那能如此痛快，真绝技也！（小生）敬亭才出阮家，不肯别投主人，故此现身说法。（生）俺看敬亭人品高绝，胸襟洒脱，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解三醒】（生、末、小生）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，清白人会算糊涂帐。（同笑介）这笑骂风流跌宕。一声拍板温而厉，三下渔阳慨以慷。（丑）重来访，但是桃花误处，问俺渔郎。

（生问介）昨日同出阮衙，是那几位朋友？（丑）都已散去，只有善讴的苏昆生还寓比邻。（生）也要奉访，尚望同来赐教。（丑）自然奉拜的。

（丑）歌声歇处已斜阳，

（末）剩有残花隔院香。

（小生）无数楼台无数草，

（生）清谈霸业两茫茫。

第二出　传歌

【秋夜月】（小旦倩妆，扮鸨妓李贞丽上）深画眉，不把红楼闭。长板桥头垂杨细，丝丝牵惹游人骑。将筝弦紧系，把笙囊巧制。

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。一带妆楼临水盖，家家分影照婵娟。妾身姓李，表字贞丽。烟花妙部，风月名班。生长旧院之中，迎送长桥之上。铅华未谢，丰韵犹存。养成一个假女：温柔纤小，才陪玳瑁之筵；宛转娇羞，未入芙蓉之帐。这里有位罢职县令，叫做杨龙友，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，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，常到院中夸俺孩儿，要替他招客梳栊。今日春光明媚，敢待好来也。（叫介）丫鬟，卷帘扫地，伺候客来。（内应介）晓得，（末扮杨文骢上）三山景色供图画，六代风流入品题。下官杨文骢，表字龙友，乙榜县令，罢职闲居。这秦淮名妓李贞丽，是俺旧好。趁此春光，访他闲话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（入介）贞娘那里？（见介）好呀！你看梅钱已落，柳线才黄；软软浓浓，一院春色。叫俺如何消遣也？（小旦）正是。请到小楼，焚香煮茗，赏鉴诗篇罢。（末）极妙了。（登楼介）帘纹笼驾鸟，花影护盆鱼。（看介）这是令爱妆楼，他往那里去了？（小旦）晓妆未竟，尚在卧房。（末）请他出来。（小旦唤介）孩儿出来，杨老爷在此。（末看四壁上诗篇介）都是些名公题赠，却也难得。（背手吟哦介，旦艳妆上。）

【前腔】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。重点檀唇胭脂腻，匆匆挽个抛家髻。这春愁怎替？那新词且记。

（见介）老爷万福。（末）几日不见，益发标致了。这些诗篇赞的不差。（又看，惊介）呀呀！张天如、夏彝仲这班大名公都有题赠，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。（小旦送笔砚介。末把笔久吟介）做他

不过，索性藏拙，聊写墨兰数笔，点缀素壁罢。（小旦）更妙。（末看壁介）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。呀，就写兰于石帝，借他的衬贴也好。（画介）

【梧桐树】绫纹素壁辉，写出骚人致。嫩叶香苞，雨困烟痕醉。一拳宣石墨花碎，几点苍苔乱染砌。（远看介）也还将就得去。怎比元人，潇洒墨兰意，名姬恰好湘兰佩。

（小旦）真真名笔，替俺妆楼生色多矣。（末）见笑！（向旦介）请教尊号，就此落款。（旦）年幼无号。（小旦）就求老爷赏他二字罢。（末思介）《左传》云："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。"就叫他香君，何如？（小旦）甚妙！香君，过来谢了。（旦拜介）多谢老爷。（末笑介）连楼名都有了。（落款介）崇祯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。贵筑杨文骢。（小旦）写、画俱佳，可称双绝。多谢了！（俱坐介。末）我看香君国色第一，只不知技艺若何？（小旦）一向娇养惯了，不曾学习，前日才请一位清客传他词曲。（末）是那个？（小旦）就叫甚么苏昆生。（末）苏昆生本姓周，是河南人，寄居无锡，一向相熟的。果然是个名手。（问介）传的那套词曲？（小旦）就是玉茗堂《四梦》。（末）学会多少了？（小旦）才将《牡丹亭》学了半本。（唤介）孩儿，杨老爷不是外人，取出曲本，快快温习。待你师父对过，好上新腔。（旦皱眉介）有客在坐，只是学歌怎的。（小旦）好傻话！我们门户人家，舞袖歌裙，吃饭庄屯。你不肯学歌，闲着做甚？（旦看曲本介。小旦）

【前腔】生来粉黛围，跳入莺花队。一串歌喉，是俺金钱地。莫将红豆轻抛弃，学就晓风残月坠。缓拍红牙，夺了宜春翠，门前系住王孙辔。

（净扁巾、褶子，扮苏昆生上）闲来翠馆调鹦鹉，懒去朱门看牡丹。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。自出阮衙，便投妓院。做这美人的教习，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？（竟入，见介）杨老爷在此，久违了。

（末）昆老恭喜，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。（小旦）苏师父来了。孩儿见礼。（旦拜介。净）免劳罢。（问介）昨日学的曲子，可曾记熟了？（旦）记熟了。（净）趁着杨老爷在坐，随我对来，好求指示。（末）正要领教。（净、旦对坐，唱介）

【皂罗袍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，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（净）错了错了。“美”字一板，“奈”字一板，不可连下去。另来另来！（旦）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；雨丝风片，（净）又不是了。“丝”字是务头，要在嗓子内唱。（旦）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！

（净）妙，妙！是的狠了。往下来（旦）

【好姐姐】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荼蘼外烟丝醉软。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？（净）这句略生些，再来一遍。（旦）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？闲凝眄，生生燕语明如翦，呖呖莺声溜的圆。

（净）好，好！又完一折了。（末对小旦介）可喜令爱聪明的紧，不愁不是一个名妓哩。（向净介）昨日会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，客囊颇富，又有才名，正在这里物色名姝，昆老知道么？（净）他是敝乡世家，果然大才。（末）这段烟缘，不可错过的。

【琐窗寒】破瓜碧玉佳期，唱娇歌，细马骑。缠头掷锦，携手倾杯。催妆艳句，迎婚油壁。配他公子千金体，年年不放阮郎归。买宅桃叶春水。

（小旦）这样公子肯来梳栊，好的紧了。只求杨老爷极力帮衬，成此好事。（末）自然在心的。

【尾声】（小旦）掌中女好珠难比。学得新莺恰恰啼，春锁重门人未知。

如此春光，不可虚度，我们楼下小酌罢。（末）有趣。（同行介）

（末）苏小帘前花满畦，（小旦）莺酣燕懒隔春堤。

（旦）红绡裹下樱桃颗，（净）好待潘车过巷西。

第三出　哄丁

（副净、丑扮二坛户上。副净）俎豆传家铺排户。（丑）祖父。（副净）各坛祭器有号簿，（丑）查数。（副净）朔望开门点蜡炬，（丑）扫路。（副净）跪迎祭酒早进署，（丑）休误。怎么只说这样没体面的话？（副净）你会说，让你说来。（丑）四季关粮进户部，（副净）夸富。（丑）红墙绿瓦阖家住，（副净）娶妇。（丑）干柴只靠一把锯，（副净）偷树。（丑）一年到头不吃素，（副净）醃胙。（丑）啐！你接得不好，倒底露出脚色来。（同笑介）咱们南京国子监铺排户，苦熬六个月，今日又是仲春丁期。太常寺早已送到祭品，待俺摆设起来。（排桌介。副净）栗枣芡菱榛，（丑）牛羊猪兔鹿。（副净）鱼芹菁笋韭，（丑）盐酒香帛烛。（副净）一件也不少。仔细看着，不要叫赞礼们偷吃，寻我们悔气呀。（副末扮老赞礼暗上）啐！你坛户不偷就够了，倒赖我们。（副净拱介）得罪，得罪。我说的是那没体面的相公们。老先生是正人君子，岂有偷嘴之理？（副末）闲话少说。天已发亮，是时候了，各处快点香烛。（丑）是。（同诨下。外冠带执笏，扮祭酒上）

【粉蝶儿】松柏笼烟，两阶蜡红初翦。排笙歌堂上宫悬。捧爵帛，供牲醴，香芹早荐。（末冠带执笏，扮司业上）列班联，敬陪南雍释奠。

（外）下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也。（末）下官司业是也。今值文庙丁期，礼当释奠。（分立介。小生衣巾，扮吴应箕上。）

【四园春】楹鼓逢逢将曙天，诸生接武杏坛前。（杂扮监生四人上）济济礼乐绕三千，万仞门墙瞻圣贤。（副净满鬓冠带，扮阮大铖上）净洗含羞面，混入几筵边。

（小生）小生吴应箕，约同杨维斗、刘伯宗、沈昆铜、沈眉生众社兄，同来与祭。（杂四人）次尾社兄到的久了。大家依次排起班来。（副净掩面介）下官阮大铖，闲住南京，来观盛曲。（立前列介。副末上，唱礼介）排班，班齐。鞠躬。俯伏，兴。伏俯，兴。俯伏，兴。伏俯，兴。（众依礼各四拜介）

【泣颜回】（合）百尺翠云巅，仰见宸题金匾。素王端拱，颜曾四座冠冕。迎神乐奏，拜彤墀齐把袍笏展。读诗书不愧胶痒，畏先圣洋洋灵显。

（拜完立介。）（唱礼介）焚帛。礼毕。（众相见揖介）

【前腔】（外、末）北面并臣肩，共事春丁荣典。趋跄环佩，鹓班鹭序旋转。（小生等）司笾执豆，鲁诸生尽是瑚琏选。（副净）喜留都散职逍遥，欢投闲名流谪贬。

（外、末下，副净拱介。小生惊看，问介）你是阮胡子，如何也来与祭？唐突先师，玷辱斯文！（喝介）快快出去！（副净气介）我乃堂堂进士，表表名家，有何罪过，不容与祭？（小生）你的罪过，朝野俱知。蒙面丧心，还敢入庙？难道前日防乱揭帖，不曾说着你病根么？（副净）我正为暴白心迹，故来与祭。（小生）你的心迹，待我替你说来！

【千秋岁】魏家干，又是客家干，一处处“儿”字难免。同气崔田，同气崔田，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。东林里丢飞箭，西厂里牵长线，怎掩旁人眼？（合）笑冰山消化，铁柱翻掀。

（副净）诸兄不谅苦衷，横加辱骂，那知俺阮圆海原是赵忠毅先生的门人，魏党暴横之时，我丁艰未起，何曾伤害一人？这些话都从何处说起！

【前腔】飞霜冤，不比黑盆冤，一件件风影敷衍。初识忠贤，初识忠贤，救周魏把奸身名甘心贬。前辈康对山，为救李空同，曾入刘瑾之门。我前日屈节，也只为着东林诸君子，怎么倒责起我来？《春灯谜》谁不见，《十错认》无人辩，个个将咱谴。（指介）恨轻薄新进，也放屁狂言。

（小生）好骂！好骂！（众）你这等人，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，真是反了！（副末亦喊介）反了，反了！让我老赞礼打这个奸党。（打介。小生）掌他的嘴，挦他的毛！（众乱采须，指骂介）

【越恁好】阉儿瑙子，阉儿瑙子，那许你拜文宣。辱人贱行，玷庠序愧班联。急将吾党鸣鼓传，攻之必远。屏荒服不与同州县，投豺虎只当闲猪犬。

（副净）好打，好打！（指副末介）连你这赞礼都打起我来了！（副末）我这老赞礼，才打你个“知和而和”的。（副净看须介）把胡须都采落了，如何见人？可恼之极！（急跑介）

【红绣鞋】难当鸡肋拳揎；拳揎，无端臂折腰攧，腰攧。忙躲去，莫流连。（下。小生、众）分邪正，辨奸贤，党人逆案铁同坚。

【尾声】当年势焰掀天转，今日奔逃亦可怜。儒冠打扁，归家应自焚笑砚。

（小生）今日此举，替东林雪恨，为南监生光，好不爽快！以后大家努力，莫容此辈再出头来。（众）是，是！

（众）堂堂义举圣门前，（小生）黑白须争一着先。

（众）只恐输赢无定局，（小生）治由人事乱由天。

第四出　侦戏

【双劝酒】（副净扮阮大铖忧容上）前局尽翻，旧人毕散。飘零鬓斑，牢骚歌懒。又遭时流欺谩，怎能得高卧加餐！

下官阮大铖，别号圆海。词章才子，科第名家。正做着光禄吟诗，恰合着步兵爱酒。黄金肝胆，指顾中原，白雪声名，驱驰上国。可恨身家念重，势利情多，偶投客、魏之门，便入儿孙之列。那时权飞烈焰，用着他当道豺狼；今天势败寒灰，剩下俺枯林鸮鸟。人人唾骂，处处击攻。细想起来，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之人，什么忠佞贤奸不能辨别？彼时既无失心之疯，又非汗邪之病，怎的主意一错，竟做了一个魏党！（跌足介）才题旧事，愧悔交加。罢了，罢了！幸这京城宽广，容的杂人。新在这裤子裆里买了一所大宅，巧盖园亭，精教歌舞。但有当事朝绅肯来纳交的，不惜物力，加倍趋迎。倘偶正人君子怜而收之，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。（悄语介）若是天道好还，死灰有复燃之日，我阮胡子呵，也顾不得名节，索性要倒行逆施了！这都不在话下。昨日文庙丁祭，受了复社少年一场痛辱。虽是他们孟浪，也是我自己多事。但不知有何法儿可以结识这般轻薄？（搔首寻思介）

【步步娇】小子翩翩皆狂简。结党欺名宦，风法动几番。捋落吟须，捶折书腕。无计雪深怨，叫俺闭户空羞赧。

（丑扮家人持帖上）地僻疏冠盖，门深隔燕莺。禀老爷，有帖借戏。（副净看帖介）“通家教弟陈贞慧拜”。（惊介）呵呀！这是宜兴陈定生，声名赫赫，是个了不得的公子。他怎肯向我借戏？（问介）那来人如何说来？（丑）来人说，还有两位公子，叫什么方密之、冒辟疆，都在鸡鸣埭上吃酒，要看老爷新编的《燕子笺》，特来相借。

（副净吩咐介）速速上楼，发出那一副上好行头，吩咐班里人梳头洗脸，随箱快走。你也拿帖跟去，俱要仔细着。（丑应下，杂抬箱，众戏子绕场下。副净唤丑介）转来。（悄语介）你到他席上，听他看戏之时议论什么，速来报我。（丑）是，（下。副净笑介）哈哈！竟不知他们目中还有下官，有趣，有趣！且坐书斋，静听回话。（虚下。末巾服，扮杨文骢上）周郎扇底听新曲，米老船中访故人。下官杨文骢，与圆海笔砚至交。彼之曲词，我之书画，两家绝技，一代传人。今日无事，来听他《燕子》新词，不免竟入。（进介）这是石巢园。你看山石花木，位置不俗，一定是华亭张南垣的手笔了。（指介）

【风入松】花林疏落石斑斓，收入倪黄画眼。（仰看，读介）“咏怀堂。孟津王铎书”。（赞介）写的有力量。（下看介）一片红毹铺地，此乃顾曲之所。草堂图里乌巾岸，好指点银筝红板。（指介）那边是百花深处了，为甚的萧条闭关？敢是新词改旧稿删。

（立听介）隐隐有吟哦之声，圆老在内读书。（呼介）圆兄，略歇一歇，性命要紧呀！（副净出见，大笑介）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龙友。请坐，请坐！（坐介。末）如此春光，为何闭户？（副净）只因《传奇四种》目下发刻，恐有错字，在此对阅。（末）正是。闻得《燕子笺》已授梨园，特来领略。（副净）恰好今日全班不在。（末）那里去了？（副净）有几位公子借去游山。（末）且把钞本赐教，权当《汉书》下酒罢。（副净唤介）叫家僮安排酒酌，我要和杨老爷在此小饮。（内）晓得。（杂上，排酒果介。末、副净同饮，看书介）

【前腔】（末）新词细写乌丝栏，都是金淘沙拣。簪花美女心情慢，又逗出烟慵云懒。看到此处，令人一往情深。这燕子衔春未残，怕的杨花白人鬓斑。

（副净）芜词俚曲，见笑大方。（让介）请干一杯。（同饮介。丑急上）传将随口话，报与有心人。禀老爷，小人到鸡鸣埭上，看着

酒斟十巡，戏演三折，忙来回话。（副净）那公子们怎么样来？（丑）那公子们看老爷新戏，大加称赞。

【急三枪】点头听，击节赏，停杯看。（副净喜介）妙妙！他竟知道赏鉴哩。（问介）可曾说些什么？（丑）他说真才子，笔不凡。（副净惊介）阿呀呀！这样倾倒，却也难得。（问介）再说什么来？（丑）论文采，天仙吏，谪人间。好教执牛耳，主骚坛。

（副净佯恐介）太过誉了，叫我难当，越往后看，还不知怎么样哩。（吩咐介）再去打听，速来回话。（丑急下。副净大笑介）不料这班公子，倒是知已。（让介）请干一杯！

【风入松】俺呵，南朝看足古江山，翻阅风流旧案。花楼雨榭灯窗晚，呕吐了心血无限。每日借琴对墙弹，知音赏这一番。

（末）请问借戏的是那班公子？（副净）宜兴陈定生、桐城方密之、如皋冒辟疆，都是了不得学问，他竟服了小弟。（末）他们是不轻许可人的，这本《燕子笺》词曲原好，有什么说处？（丑急上）去如走兔，来似飞鸟。禀老爷，小的又到鸡鸣埭，看着戏演半本，酒席将完，忙来回话。（副净）那公子又讲些什么？（丑）他说老爷呵：

【急三枪】是南国秀，东林彦，玉堂班。（副净佯惊介）句句是赞俺，益发惶恐。（问介）还说些什么？（丑）他说为何投崔、魏，自摧残。（副净皱眉，拍案恼介）只有这点点不才，如今也不必说了。（问介）还讲些什么？（丑）话多着哩，小人也不敢说了。（副净）但说无妨。（丑）他说老爷呼亲父，称干子，忝羞颜。也不过仗人势，狗一般。

（副净怒介）呵呀呀！不了得，竟骂起来了。气死我也！

【风入松】平章风月有何关，助你看花对盏，新声一部空劳赞。不把俺心情剖辩，偏加些恶谑毒讪，这欺侮受应难。

（末）请问，这是为何骂起？（副净）连小弟也不解。前日好好拜庙，受了五个秀才一顿狠打；今日好好借戏，又受这三个公子一顿狠骂。此后若不设个法子，如何出门。（愁介。末）长兄不必吃恼，小弟倒有个法儿，未知肯依否？（副净喜介）这等绝妙了，怎肯不依！（末）兄可知道，吴次尾是秀才领袖，陈定生是公子班头。两将罢兵，千军解甲矣。（副净拍案）是呀！（问介）但不知谁可解劝？（末）别个没用，只有河南侯朝宗，与两君文酒至交，言无不听。昨闻侯生闲居无聊，欲寻一秦淮佳丽。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，名唤香君，色艺皆精，料中其意。长兄肯为出梳栊之资，结其欢心，然后托他两处分解，包管一举双擒。（副净拍手，笑介）妙妙！好个计策。（想介）这侯朝宗原是敝年侄，应该料理的。（问介）但不知应用若干？（末）妆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也就丰盛了。（副净）这不难，就送三百金到尊府，凭君区处便了。（末）那消许多。

（末）白门弱柳许谁攀，（副净）文酒笙歌俱等闲。

（末）惟有美人称妙计，（副净）凭君买黛画春山。

第五出　访翠

【缑山月】（生丽服上）金粉未消亡，闻得六朝香。满天涯烟草断人肠。怕催花信紧，风风雨雨，误了春光。

小生侯方域，书剑飘零，归家无日。对三月艳阳之节，住六朝佳丽之场。虽是客况不堪，却也春情难按。昨日会着杨龙友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平康第一。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，也来劝俺梳栊。争奈萧索奚囊，难成好事。今日清明佳节，独坐无聊，不免借步踏青，竟到旧院一访，有何不可。（行介）

【锦缠道】望平康，凤城东千门绿杨。一路紫丝缰，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。（丑扮柳敬亭上）黄莺惊晓梦，白发动春愁。（唤介）侯相公何处闲游？（生回头见介）原来是敬亭，来的好也。俺去城东踏青，正苦无伴哩。（丑）老汉无事，便好奉陪。（同行介。丑指介）那是秦淮水榭。（生）隔春波碧烟染窗，倚晴天红杏窥墙。（丑指介）这是长桥，我们慢慢的走。（生）一带板桥长，闲指点茶寮酒舫。（丑）不觉来到旧院了。（生）听声声卖花忙，穿过了条条深巷。（丑指介）这一条巷里，都是有名姊妹家。（生）果然不同，你看黑漆双门之上，插一枝带露柳娇黄。

（丑指介）这个高门儿，便是李贞丽家。（生）我问你，李香君住在那个门里？（丑）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。（生）妙，妙！俺正要访他，恰好到此！（丑）待我敲门。（敲介。内问介）那个？（丑）常来走动的老柳，陪着贵客来拜。（内）贞娘、香姐都不在家。（丑）那里去了？（内）在卞姨娘家做盒子会哩。（丑）正是，我竟忘了，今日是盛会。（生）为何今日做会？（丑拍腿介）老腿走乏了，且在这石磴上略歇一歇，从容告你。（同坐介。丑）相公不知，

这院中名妓，结为手帕姊妹，就像香火兄弟一般，每遇时节，便做盛会。

【朱奴剔银灯】结罗帕烟花雁行。逢令节齐斗新妆。（生）是了，今日清明佳节，故皆去赴会。但不知怎么叫做盒子会？（丑）赴会之日，各摘一副盒儿，都是鲜物异品，有海错、江瑶、玉液浆。（生）会期做些甚么？（丑）大家比较技艺，拨琴阮笙箫嘹亮。（生）这样有趣，也许子弟入会么？（丑摇手介）不许不许！最怕的是子弟混闹。深深锁住楼门，只许楼下赏鉴。（生）赏鉴中意的，如何会面？（丑）若中了意，便把物事抛上楼头。他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。相当，竟飞来捧觞，密约在芙蓉锦帐。

（生）既然如此，小生也好走走了。（丑）走走何妨。（生）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厢？（丑）住在暖翠楼，离此不远，即便同行。（行介。生）扫墓家家柳，（丑）吹饧处处箫。（生）莺花三里巷，（丑）烟水两条桥。（指介）此间便是，相公请进。（同入介。末扮杨文骢、净扮苏昆生迎上，末）闲陪簇簇莺花队，（净）同望迢迢粉黛围。（见介。末）侯世兄怎肯到此，难得难得。（生）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，不想这里遇着。（净）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。（丑）请坐。（俱坐。生望介）好个暖翠楼！

【雁过声】端详，窗明院敞，早来到温柔睡乡。（问介）李香君为何不见？（末）现在楼头。（净指介）你看，楼头奏技了。（内吹笙、笛介。生听介）鸾笙凤管云中响。（内弹琵琶、筝介。生听介）弦悠扬。（内打云锣介。生听介）玉玎瑺。一声声乱我柔肠。（内吹箫介。生听介）翱翔双凤凰。（大叫介）这几声箫，吹的我消魂，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。（取扇坠抛上楼介）海南异品风飘荡，要打着美人心上痒。

（内将白汗巾包樱桃，抛下介。丑）有趣有趣，掷下果子来了。（净解汗巾，倾樱桃盘内介）好奇怪，如今竟有樱桃了。（生）不知

是那个掷来的，若是香君，岂不可喜。（末取汗巾看介）看这一条水绡汗巾，有九分是他了。（小旦扮李贞丽捧茶壶，领香君捧花瓶上。小旦）香草偏随蝴蝶扇，美人又下凤凰台。（净惊指介）都看天人下界了。（丑合掌介）阿弥陀佛！（众起介。末拉生介）世兄认认，这是贞丽，这是香君。（生见小旦介）小生河南侯朝宗，一向渴慕，今才遂愿。（见旦介）果然妙龄绝色，龙老赏鉴，真是法眼。（坐介。小旦）虎丘新茶，泡来奉敬。（斟茶众饮介。旦）绿杨红杏，点缀新节。（众赞介）有趣，有趣！煮茗看花，可称雅集矣。（末）如此雅集，不可无酒。（小旦）酒已备下。玉京主会，不得下楼奉陪，贱妾代东罢。（唤介）保儿烫酒来！（杂提酒上。小旦）何不行个令儿，大家欢饮！（丑）敬候主人发挥。（小旦）怎敢僭越?（净）这是院中旧例。（小旦取骰盆介）得罪了。（唤介）香君把盏，待我掷色奉敬。（众）遵令。（小旦宣令介）酒要依次流饮，每一杯干，各献所长，便是酒底。么为樱桃，二为茶，三为柳，四为杏花，五为香扇坠，六为水绡汗巾。（唤介）香君，敬侯相公酒！（旦斟，生饮介。小旦掷色介）是香扇坠。（让介）侯相公速于此杯，请说酒底。（生告干介）小生做首诗罢。（吟介）南国佳人佩，休教袖里藏。随郎团扇影，摇动一身香。（末）好诗！好诗！（丑）好个“香扇坠”，只怕摇摆坏了。（小旦）该奉杨老爷酒了。（旦斟，末饮介。小旦掷介）是水绡汗巾。（末）我也做诗了。（小旦）不许雷同。（末）也罢，下官做个破承题罢。（念介）睹拭汗之物，而春色撩人矣。夫汗之沾巾，必由于春之生面也。伊何人之面，而以冰绡拭之；红素相着之际，不亦深可爱也耶?（生）绝妙佳章。（丑）这样好文彩，还该中两榜才是。（旦斟丑酒介）柳师父请酒。（小旦掷色介）是茶。（丑饮酒介）我道恁薄。（小旦笑介）非也，你的酒底是茶。（丑）待我说个“张三郎吃茶”罢。（小旦）说书太长，说个笑话更好。（丑）就说个笑话。（说介）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，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，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。三人松下品茶，佛印说：“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，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何如。今日何不斗一斗，分个谁大谁

小。”东坡说：“如何斗来？”佛印说：“你问一机锋，叫黄秀才答。他若答不来，吃你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：胡子打了秀才了。你若答不来，也吃黄秀才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：秀才打胡子了。末后总算，打一下吃一碗。”东坡说：“就依你说。”东坡先问：“没鼻针如何穿线？”山谷答：“把针尖磨去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好。”山谷说：“没把葫芦怎生拿？”东坡答：“抛在水中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也不错。”东坡又问：“虱在裤中，有见无见？”山谷未及答，东坡持棒就打。山谷正拿壶子斟茶，失手落地，打个粉碎。东坡大叫道：“和尚记着，胡子打了秀才了。”佛印笑道：“你听哄哧一声，胡子没打着秀才，秀才倒打了壶子了。”（众笑介。丑）众位休笑，秀才利害多着哩。（弹壶介）这样硬壶子都打坏，何况“软壶子”！（生）敬老妙人，随口诙谐，都是机锋。（小旦）香君，敬你师父。（旦斟，净饮介。小旦掷介）是杏花。（净唱介）“晚妆楼上杏花残，独自怯衣单。”（旦向小旦介）孩儿敬妈妈酒了。（小旦饮干，掷介）是樱桃。（净）让我代唱罢。（唱介）“樱桃红绽，玉粳白露，半晌恰方言。”（丑）昆生该罚了，唱的唇上樱桃，不是盘中樱桃。（净）领罚。（自斟，饮介。小旦）香君该自斟自饮了。（生）待小生奉敬。（生斟，旦饮介。小旦掷介）不消猜，是柳了，香君唱来。（旦羞介。小旦）孩儿腼腆，请个代笔相公罢。（掷介）三点，是柳师父。（净）好好！今日是他当值之日。（丑）我老汉姓柳，飘零半世，最怕的是“柳”字。今日清明佳节，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。（众大笑介。净）算了你的笑话罢。（生）酒已有了，大家别过。（丑）才子佳人，难得聚会。（拉生、旦介）你们一对儿，吃个交心酒何如？（旦羞，遮袖下。净）香君面嫩，当面不好讲得。前日所订梳栊之事，相公意下允否？（生笑介）“秀才中状元”，——有甚么不肯处。（小旦）既蒙不弃，择定吉期，贱妾就要奉攀了。（末）这三月十五日，花月良辰，便好成亲。（生）只是一件，客囊羞涩，恐难备礼。（末）这不须愁，妆奁酒席，待小弟备来。（生）怎好相累。（末）当得效力。（生）多谢了！

【小桃红】误走到巫峰上，添了些行云想，匆匆忘却仙模样。春宵花月休成谎，良缘到手难推让，准备着身赴高唐。

（作辞介。小旦）也不再留了。择定十五日，请下清客，邀下姊妹，奏乐迎亲罢。（小旦下。丑向净介）阿呀！忘了忘了，咱两个不得奉陪了。（末）为何？（净）黄将军船泊水西门，也是十五日祭旗，约下我们吃酒的。（生）这等怎处？（末）还有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，都是大清客，借重他们陪陪罢。

（净）暖翠楼前粉黛香，（末）六朝风致说平康。

（丑）踏青归去春犹浅，（生）明日重来花满床。

第六出　眠香

【临江仙】（小旦艳妆上）短短春衫双卷袖，调筝花里迷楼。今朝全把绣帘钩，不教金线柳，遮断木兰舟。

妾身李贞丽，只因孩儿香君，年及破瓜，梳栊无人，日夜放心不下。幸亏杨龙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，就是前日饮酒的侯朝宗，家道才名皆称第一。今乃上头吉日，大排筵席，广列笙歌，清客俱到，姊妹全来，好不费事。（唤介）保儿那里？（杂扮保儿搧扇慢上）席前扯趣话，花里听情歌。妈妈唤保儿那处送衾枕么？（小旦怒介）啐！今日香姐上头，贵人将到，你还做梦哩！快快卷帘扫地，安排桌椅。（杂）是了。（小旦指点排席介。末新服上）

【一枝花】园桃红似绣，艳覆文君酒。屏开金孔雀，围春昼。涤了金瓯，点着喷香兽。这当垆红袖，谁最温柔，拉与相如消受。

下官杨文骢，受圆海嘱托，来送梳栊之物。（唤介）贞娘那里？（小旦见介）多谢作伐。喜筵俱已齐备。（问介）怎么官人还不见到？（末）想必就来。（笑介）下官备有箱笼数件为香君助妆，教人搬来。（杂抬箱笼、首饰、衣物上。末吩咐介）抬入洞房，铺陈齐整着。（杂应下。小旦喜谢介）如何这般破费，多谢老爷！（末袖出银介）还有备席银三十两，交与厨房，一应酒席，俱要丰盛。（小旦）益发当不起了。（唤介）香君快来！（旦盛妆上。小旦）杨老爷赏了许多东西，上前拜谢。（旦拜谢介。末）些须薄意，何敢当谢，请回，请回。（旦即入介。杂急上，报介）新官人到门了！（生盛服从人上）虽非科第天边客，也是嫦娥月里人。（末、小旦迎见介。末）恭喜世兄，得了平康佳丽！小弟无以为敬，草办妆奁，粗陈筵席，聊助一宵之乐。（生揖介）过承周旋，何以克当？（小旦）请坐，献

茶。（俱坐，杂捧茶上，饮介。末）一应喜筵，安排齐备了么？（小旦）托赖老爷，件件完全。（末向生拱介）今日吉席，小弟不敢搀越，竟此告别，明日早来道喜罢。（生）同坐何妨？（末）不便，不便。（别下。杂）请新官人更衣。（生更衣介。小旦）妾身不得奉陪，替官人打扮新妇，撺掇喜酒罢。（别下。副净、外、净扮三请客上）一生花月张三影，五字宫商李二红。（副净）在下丁继之。（外）在下沈公宪。（净）在下张燕筑。（副净）今日吃侯公子喜酒，只得早到。（净）不知请那几位贤歌来陪俺哩。（外）说是旧院几个老在行。（净）这等都是我梳栊的了。（副净）你有多大家私，梳栊许多？（净）各人有帮手。你看今日侯公子，何曾费了分文？（外）不要多话，侯公子堂上更衣，大家前去作揖。（众与生揖介。众）恭喜，恭喜！（生）今日借光。（小旦、老旦、丑扮三妓女上）情如芳草连天醉，身似杨花尽日忙。（见介。净）唤的那一部歌妓？都报名来。（丑）你是教坊司么，叫俺报名。（生笑介）正要请教大号。（老旦）贱妾卞玉京。（生）果然玉京仙子。（小旦）贱妾寇白门。（生）果然白门柳色。（丑）奴家郑妥娘。（生沉吟介）果然妥当不过。（净）不妥，不妥！（外）怎么不妥？（净）好偷汉子。（丑）啐！我不偷汉，你如何吃得恁胖。（众诨笑介。老旦）官人在此，快请香君出来罢。（小旦、丑扶香君上。外）我们做乐迎接。（副净、净、外吹打十番介，生、旦见介。丑）俺院中规矩，不兴拜堂，就吃喜酒罢。（生、旦上坐，副净、外、净坐左边介，小旦、老旦、丑坐右边介，杂执壶上，左边奉酒，右边吹弹介。生）

【梁州序】齐梁词赋，陈隋花柳，日日芳情迤逗。青衫偎依，今番小杜扬州。寻思描黛，指点吹箫，从此春入手。秀才渴病急须救，偏是斜阳迟下楼。刚饮得一杯酒。（右边奉酒，左边吹弹介）

【前腔】（旦）楼台花颤，帘栊风抖，倚着雄姿英秀。春情无限，金钗肯与梳头。闲花添艳，野草生香，消得夫人做。今宵灯影纱红透，见惯司空也应羞。破题儿真难就。

（副净）你看红日衔山，乌鸦选树，快送新人回房罢。（外）且不要忙。侯官人当今才子，梳栊了绝代佳人，合欢有酒，岂可定情无诗乎？（净）说的有理，待我磨墨拂笺，伺候挥毫。（生）不消诗笺，小生带有宫扇一柄，就题赠香君，永为订盟之物罢。（丑）妙，妙！我来捧砚。（小旦）看你这嘴脸，只好脱靴罢了。（老旦）这个砚儿，倒该借重香君。（众）是呀！（旦捧砚，生书扇介。众念介）“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”好诗，好诗！香君收了。（旦收扇袖中介。丑）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，怎的便是辛夷树？（净）辛夷树者，枯木逢春也。（丑）如今枯木逢春，也曾鲜花着雨来。（杂持诗笺上）杨老爷送诗来了。（生接读介）“生小倾城是李香，怀中婀娜袖中藏。缘何十二巫峰女，梦里偏来见楚王。”（生笑介）此老多情，送来一首催妆诗，妙绝妙绝。（净）“怀中婀娜袖中藏”，说的是香君一搦身材，竟是个香扇坠儿。（丑）他那香扇坠儿，能值几文，怎比得我这琥珀猫儿坠。（众笑介。副净）大家吹弹起来，劝新人多饮几杯。（丑）正是，带些酒兴，好入洞房。（左右吹弹，生、旦交让酒介）

【节节高】（生、旦）金樽佐酒筹，劝不休，沉沉玉倒黄昏后。私携手，眉黛愁，香肌瘦。春宵一刻天长久，人前怎解芙蓉扣。盼到灯昏玳筵收，宫壶滴终莲花漏。

（副净）你听谯楼二鼓，天气太晚，撤了席罢。（净）这样好席，不曾吃尽就撤去了，岂不可惜。（丑）我没吃够里，众位略等一等儿。（老旦）休得胡缠。大家奏乐，送新人入房罢。（众起，吹打十番送生、旦介）

【前腔】（合）笙箫下画楼，度清讴，迷离灯火如春昼。天台岫，逢阮刘，真佳偶。重重锦帐香薰透，旁人妒得眉头皱。酒态扶人太风流，贪花福分生来有。

（杂执灯，生、旦携手下。净）我们都配成对儿，也去睡罢。（丑）老张休得妄想，我老妥是要现钱的。（净数与十文钱，拉介，丑接钱再数，换低钱，诨下）

【尾声】（合）秦淮烟月无新旧，脂香粉腻满东流。夜夜春情散不收。

（副净）江南花发水悠悠，（小旦）人到秦淮解尽愁。

（外）不管烽烟家万里，（老旦）五更怀里啭歌喉。

第七出　却奁

（杂扮保儿掇马桶上）龟尿龟尿，撒出小龟。鳖血鳖血，变成小鳖。龟尿鳖血，看不分别。鳖血龟尿，说不清白。看不分别，混了亲爹。说不清白，混了亲伯。（笑介）胡闹，胡闹！昨日香姐上头，乱了半夜；今日早起，又要刷马桶、倒溺壶，忙个不了。那些孤老、表子，还不知搂到几时哩。（刷马桶介）

【夜行船】（末）人宿平康深柳巷，惊好梦门外花郎。绣户未开，帘钩才响，春阻十层纱帐。

下官杨文骢，早来与侯兄道喜。你看院门深闭，侍婢无声，想是高眠未起。（唤介）保儿，你到新人窗外，说我早来道喜。（杂）昨夜睡迟了，今日未必起来哩。老爷请回，明日再来罢。（末笑介）胡说！快快去问。（小旦内问介）保儿，来的是那一个？（杂）是杨老爷道喜来了。（小旦忙上）倚枕春宵短，敲门好事多。（见介）多谢老爷，成了孩儿一世姻缘。（末）好说。（问介）新人起来不曾？（小旦）昨晚睡迟，都还未起哩。（让坐介）老爷请坐，待我去催他。（末）不必，不必。（小旦下。末）

【步步娇】儿女浓情如花酿，美满无他想，黑甜共一乡。可也亏了俺帮衬：珠翠辉煌，罗绮飘荡，件件助新妆，悬出风流榜。

（小旦上）好笑，好笑！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，并照菱花；梳洗才完，穿戴未毕。请老爷同到洞房，唤他出来，好饮扶头卯酒。（末）惊却好梦，得罪不浅。（同下。生、旦艳妆上）

【沉醉东风】（生、旦）这云情接着雨况，刚搔了心窝奇痒，谁搅起睡鸳鸯？被翻红浪，喜匆匆满怀欢畅。枕上余香，帕上余香，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。

（末、小旦上。末）果然起来了，恭喜恭喜！（一揖，坐介。末）昨晚催妆拙句，可还说的入情么？（生揖介）多谢！（笑介）妙是妙极了，只有一件——（末）那一件？（生）香君虽小，还该藏之金屋，（看袖介）小生衫袖如何着得下？（俱笑介。末）夜来定情，必有佳作。（生）草草塞责，不敢请教。（末）诗在那里？（旦）诗在扇头。（旦向袖中取出扇介。末接看介）是一柄白纱宫扇。（嗅介）香的有趣。（吟诗）妙，妙！只有香君不愧此诗。（付旦介）还收好了。（旦收扇介。末）

【园林好】正芬芳桃香李香，都题在宫纱扇上。怕遇着狂风吹荡，须紧紧袖中藏，须紧紧袖中藏。

（末看旦介）你看香君上头之后，更觉艳了。（向生介）世兄有福，消此尤物。（生）香君天姿国色，今日插了几朵珠翠，穿了一套绮罗，十分花貌，又添二分，果然可爱。（小旦）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。

【江儿水】送到缠头锦，百宝箱，珠围翠绕流苏帐。银烛笼纱通宵亮，金杯劝酒合席唱。今日又早早来看，恰似亲生自养：赔了妆奁，又早敲门来望。

（旦）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，却也拮据作客，为何轻掷金钱，来填烟花之窟？在奴家受之有愧，在老爷施之无名。今日问个明白，以便图报。（生）香君问得有理。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，昨日承情太厚，也觉不安。（末）既蒙问及，小弟只得实告了。这些妆奁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皆出怀宁之手。（生）那个怀宁？（末）曾做

过光禄的阮圆海。（生）是那皖人阮大铖么？（末）正是。（生）他为何这样周旋？（末）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。

【五供养】羡你风流雅望，东洛才名，西汉文章。逢迎随处有，争看坐车郎。秦淮妙处，暂寻个佳人相傍，也要些鸳鸯被、芙蓉妆。你道是谁的？是那南邻大阮嫁衣全忙。

（生）阮圆老原是敝年伯，小弟鄙其为人，绝之已久。他今日无故用情，令人不解。（末）圆老有一段苦衷，欲见白于足下。（生）请教。（末）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，原是吾辈。后来结交魏党，只为救护东林。不料魏党一败，东林反与之水火。近日复社诸生，倡论攻击，大肆殴辱，岂非操同室之戈乎？圆老故交虽多，因其形迹可疑，亦无人代为分辩。每日向天大哭，说道："同类相残，伤心惨目，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！"所以今日谆谆纳交。（生）原来如此。俺看圆海情辞迫切，亦觉可怜。就便真是魏党，悔过来归，亦不可绝之太甚，况罪有可原乎？定生、次尾，皆我至交，明日相见，即为分解。（末）果然如此，吾党之幸也。（旦怒介）官人是何说话！阮大铖趋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，妇人女子无不唾骂。他人攻之，官人救之，官人自处于何等也？

【川拨棹】不思想，把话儿轻易讲。要与他消释灾殃，要与他消释灾殃，也提防旁人短长。官人之意，不过因他助俺妆奁，便要徇私废公。那知道几件钗钏衣裙，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。（拔簪、脱衣介）脱裙衫穿不妨，布荆人名自香！

（末）阿呀！香君气性，忒也刚烈。（小旦）把好好东西都丢一地，可惜，可惜！（拾介。生）好！好！好！这等见识，我倒不如，真乃侯生畏友也！（向末介）老兄休怪，弟非不领教，但恐为女子所笑耳。

【前腔】（生）平康巷，他能将名节讲。偏是咱学校朝堂，偏是咱学校朝堂，混贤奸不问青黄。那些社友重俺侯生者，也只为这点名气。我若依附奸邪，那时群起来攻，自救不暇，焉能救人乎？节和名非泛常，重和轻须审详。

（末）圆老一段好意，也还不可激烈。（生）我虽至愚，亦不肯从井救人，（末）既然如此，小弟告辞了。（生）这些箱笼，原是阮家之物。香君不用，留之无益，还求取去罢。（末）正是：多情反被无情恼，乘兴而来兴终还。（下，旦恼介。生看旦介）俺看香君天姿国色，摘了几朵珠翠，脱去一套绮罗，十分容貌，又添十分，更觉可爱。（小旦）虽如此说，舍了许多东西，倒底可惜！

【尾声】金珠到手轻轻放，惯成了娇痴模样，辜负俺辛勤做老娘。

（生）些须东西，何足挂念？小生照样赔来。（小旦）这等才好。

（小旦）花钱粉钞费商量，

（旦）裙布钗荆也不妨。

（生）只有湘君能解佩，

（旦）风标不学世时妆。

第八出　闹榭

【金鸡叫】（末、小生扮陈贞慧、吴应箕上。末）贡院秦淮近，赛青衿剩金零粉。（小生）节闹端阳只一瞬。满眼繁华，王榭少人问。

（末唤小生介）次尾兄，我和你旅邸抑郁，特到秦淮赏节，怎的不见同社一人？（小生）想都在灯船之上。（指介）这是丁继之水榭，正好登眺。（场上搭河房一座，悬灯垂帘，同登介。末唤介）丁继老在家么？（杂扮小僮上）榴花红似火，艾叶碧如烟。（见介）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，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。家中备下酒席，但有客来，随便留坐的。（末）这样有趣。（小生）可称主人好事矣。（末）我们在此雅集，恐有俗子阑入，不免设法拒绝他。（唤介）童子，取个灯笼来。（杂应下，取灯笼上。末写介）“复社会文，闲人免进。”（杂挂灯笼介。小生）若同社朋友到此，便该请他入会了。（末）正是。（杂指介）你听鼓吹之声，灯船早已来了。（末、小生凭栏望介，生、旦雅妆同丑扮柳敬亭、净扮苏昆生，吹弹鼓板坐船上。末）

【八声甘州】丝竹隐隐，载将来、一队乌帽红裙。天然风韵，映着柳陌斜曛。名姝也须名士衬，画舫偏宜画阁邻。（小生）消魂。趁晚凉仙侣同群。

（末指介）那灯船上好似侯朝宗。（小生）侯朝宗是我们同社，该请入会的。（末指介）那个女客便是李香君，也好请他么？（小生）李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，竟是复社的朋友。请来何妨。（末）这等说来，（指介）那两个吹歌的柳敬亭、苏昆生，不肯做阮胡子门客，都是复社朋友了。请上楼来，更是有趣。（小生）待我唤他。

（唤介）侯社兄！侯社兄！（生望见介）那水榭之上高声唤我的，是陈定生、吴次尾。（拱介）请了。（末招手介）这是丁继之水榭，备有酒席，侯兄同香君、敬亭、昆生都上楼来，大家赏节罢。（生）最妙了。（向丑、净、旦介）我们同上楼去。（吹弹上介）

【排歌】（生、旦）龙舟并，画桨分，葵花蒲叶泛金樽。朱楼密，紫障匀，吹箫打鼓入层云。

（见介。末）四位到来，果然成了个“复社文会”了。（生）如何是“复社文会”？（小生指灯介）请看。（生看灯笼介）不知今日会文，小弟来的恰好。（丑）“闲人免进”，我们未免唐突了。（小生）你们不肯做阮家门客的，那个不是复社朋友？（生）难道香君也是复社朋友么？（小生）香君却奁一事，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。（末）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。（旦笑介）岂敢。（末唤介）童子把酒来斟，我们赏节。（末、小生、生坐一边，丑、净、旦坐一边，饮酒介）

【八声甘州】（末、小生）相亲，风流俊品，满座上都是语笑春温。（丑、净）梁愁隋恨，凭他燕恼莺嗔。（生、旦）榴花照楼如火喷，暑汗难沾白玉人。（杂报介）灯船来了，灯船来了。（指介）你看人山人海，围着一条烛龙，快快看来！（众起凭栏看介，扮出灯船，悬五色角灯，大鼓大吹绕场数回下。丑）你看这般富丽，都是公侯勋卫之家。（又扮灯船悬五色纱灯，打粗十番，绕场数回下。净）这是些富商大贾，衙门书办，却也热闹。（又扮灯船悬五色纸灯，打细十番，绕场教回下。末）你看船上吃酒的，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们。（小生）我辈的施为，到底有些“郊寒岛瘦”。（众笑介，合）纷纭，望金波天汉迷津。

（生）夜阑更深，灯船过尽了，我们做篇诗赋，也不负会文之约。（末）是，是，但不知做何题目？（小生）做一篇《哀湘赋》，倒有意思的。（生）依小弟愚见，不如即景联句，更觉畅怀。（末）

妙，妙！（问介）我三人谁起谁结？（生）自然让定生兄起结了。（丑问介）三位相公联句消夜，我们三个陪着打盹么？（末）也有个借重之处。（净）有何使唤？（末）俺们每成四韵，饮酒一杯，你们便吹弹一回。（生）有趣，有趣。真是文酒笙歌之会。（末拱介）小弟竟僭了。（吟介）“赏节秦淮榭，论心剧孟家。”（小生）“黄开金裹叶，红绽火烧花。”（生）“蒲剑何须试，葵心未肯差。”（末）“避兵逢彩缕，却鬼得丹砂。”（末、小生、生饮酒，丑击云锣，净弹月琴，旦吹箫一回介。小生）“蜃市楼缥缈，虹桥洞曲斜。”（生）“灯疑羲氏驭，舟是豢龙拿。”（末）“星宿才离海，玻璃更炼娲。”（小生）“光流银汉水，影动赤城霞。”（照前介。生）“玉树难谐拍，渔阳不辨挝。”（末）“龟年喧笛管，中散闹筝琶。”（小生）“系缆千条锦，连窗万眼纱。”（生）“楸枰停斗子，瓷注屡呼茶。”（照前介。末）“焰比焚椒列，声同对垒哗。”（小生）“电雷争此夜，珠翠剩谁家。”（生）“萤照无人苑，乌啼有树衙。”（末）“凭栏人散后，作赋吊长沙。”（照前介，众起介。末）有趣，有趣！竟联成一十六韵，明日可以发刻了。（小生）我们倡和得许多感慨，他们吹弹出无限凄凉。楼下船中，料无解人也。（净向丑介）闲话且休讲，自古道良宵苦短，胜事难逢。我两个一边唱曲，陈、吴二位相公一边劝酒，让他名士美人另做一个风流佳会何如？（丑）使得，这是我们帮闲本等也。（末）我与次兄原有主道，正该少申敬意。（小生）就请依次坐来。（生、旦正坐，末、小生坐左，丑、净右介。生向旦介）承众位雅意，让我两个并坐牙床，又吃一回合卺双杯，倒也有趣。（旦微笑介，末、小生劝酒。净、丑唱介）

【排歌】歌才发，灯未昏，佳人重抖玉精神。诗题壁，酒沾唇，才郎偏会语温存。

（杂报介）灯船又来了。（末）夜已三更，怎的还有灯船？（俱起凭栏看介，副净扮阮大铖坐灯船，杂扮优人细吹细唱缓缓上。净）这些船上，像些老白相。大家洗耳，细细领略。（副净立船头自语

介）我阮大铖买舟载歌，原要早出游赏。只恐遇着轻薄厮闹，故此半夜才来。好恼人也！（指介）那丁家河房，尚有灯火。（唤介）小厮，看有何人在上？（杂上岸看，回报介）灯笼上写着“复社会文，闲人免进”。（副净惊介）了不得，了不得！（摇袖介）快歇笙歌，快灭灯火！（灭灯、止吹，悄悄撑船下。末）好好一只灯船，为何歇了笙歌，灭了灯火，悄然而去？（小生）这也奇怪，快着人看来。（丑）不必去看，我老眼虽昏，早已看真了。那个胡子，便是阮圆海。（净）我道吹歌那样不同。（末怒介）好大胆老奴才，这贡院之前，也许他来游耍么！（小生）待我走去，采掉他胡子。（欲下介。生拦介）罢，罢！他既回避，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。（末）侯兄，不知我不已甚，他便已甚了。（丑）船已去远，丢开手罢。（小生）便益了这胡子。（旦）夜色已深，大家散罢。（丑）香姐想妈妈了，我们送他回去。（末、小生）我二人不回寓，就下榻此间了。（生）两兄既不回寓，我们过船的，就此作别罢。请了。（末、小生）请了。（先下。生、旦、丑、净下船，杂摇船行介）

【余文】下楼台，游人尽，小舟留得一家春，只怕花底难敲深夜门。

（生）月落烟浓路不真，（旦）小楼红处是东邻。

（丑）秦淮一里盈盈水，（净）夜半春帆送美人。

第九出　抚兵

【点绛唇】（副净、末扮二将官，杂扮四小卒上）旗卷军牙，射潮弩发，鲸鲵怕。操弓试马，鼓角斜阳下。

俺们镇守武昌兵马大元帅宁南侯麾下将士是也。今日点卯日期，元帅升帐，只得在此伺候。（吹打开门介）

【粉蝶儿】（小生戎装扮左良玉上）七尺昂藏，虎头燕颔如画。莽男儿走遍天涯。活骑人，飞食肉，风云叱咤。报国恩，一腔热血挥洒。

建牙吹角不闻喧，三十登坛众所尊。家散万金酬士死，身留一剑答君恩。咱家左良玉，表字昆山。家住辽阳，世为都司。只因得罪罢职，补粮昌平。幸遇军门侯恂，拔于走卒，命为战将；不到一年，又拜总兵之官。北讨南征，功加侯伯，强兵劲马，列镇荆襄。（作势介）看俺左良玉，自幼习学武艺，能挽五石之弓，善为左右之射。那李自成、张献忠几个毛贼，何难剿灭。只可恨督师无人，机宜错过，熊文灿、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，丁启睿、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。只有俺恩帅侯公，智勇兼全，尽能经理中原。不意奸人忌功，才用即休，叫俺一腔热血，报主无期，好不恨也！（顿足介）罢！罢！罢！这湖南、湖北，也还可战可守。且观成败，再定行藏。（坐介，内作众兵喊叫。小生惊问介）辕门之外，何人喧哗？（副净、末禀介）禀上元帅，辕门肃静，谁敢喧哗。（小生怒介）现在喧哗，怎报没有！（副净、末）那是饥兵讨饷，并非喧哗。（小生）哇！前自湖南借粮三十船，不到一月，难道支完了？（副净、末）禀元帅，本镇人马已足三十万了，些须粮草，那够支销。（小生拍案介）呵呀！这等却也难处理。（立起，唱介）

【北石榴花】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，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，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？那督师无老将，选士皆娇娃。却教俺自撑达，却教俺自撑达。正腾腾杀气，这军粮又早缺乏。一阵阵拍手喧哗，一阵阵拍手喧哗，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，好一似薨薨白昼闹蜂衙。

（坐介，内又喊介。小生）你听外边将士益发鼓噪，好像要反的光景。左右听俺吩咐！（立起，唱介）

【上小楼】您不要错怨咱家，您不要错怨咱家。谁不是天朝犬马，他三百年养士不差。三百年养士不差。都要把良心拍打，为甚么击鼓敲门闹转加，敢则要劫库报官衙。俺这里望眼巴巴，俺这里望眼巴巴，候江州军粮飞下。

（坐介，抽令箭掷地介。副净、末拾箭，向内吩咐介）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目下军饷缺乏，乃人马归附之多，非粮草屯积之少。朝廷深恩，不可不报；将军严令，不可不遵。况江西助饷，指日到辕，各宜静听，勿得喧哗。（副净、末回话介）奉元帅军令，俱已晓谕三军了。（内又喊叫介。小生）怎么鼓噪之声渐入辕门，你再去吩咐。（立起，唱介）

【黄龙犯】您且忍枵腹这一宵，盼江西那几艖。俺待要飞檄金陵，俺待要飞檄金陵，告兵曹转达车驾。许咱们迁镇移家，许咱们迁镇移家，就粮东去，安营歇马。驾楼船、到燕子矶边耍。

（副净、末持令箭向内吩咐介）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粮船一到，即便支发，仍恐转连维艰，枵腹难待。不日撤兵汉口，就食南京，永无缺乏之虞，同享饱腾之乐。各宜静听，勿再喧哗！（内欢呼介）好好好！大家收拾行装，豫备东去呀。（副净、末回小生介）禀上元帅，三军闻令，俱各欢呼散去了。（小生）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择期移镇，暂慰军心。（想介）且住。未奉明旨，辄自前

行，虽圣恩宽大，未必加诛，只恐形迹之间，难免天下之议。事非小可，再作商量。

【尾声】慰三军，没别法，许就粮喧声才罢。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。

（下。内作吹打掩门，四卒下。副净向末）老哥，咱弟兄们商量，天下强兵勇将，让俺武昌。明日顺流东下，料知没人抵挡。大家拥着元帅爷，一直抢了南京，就扯起黄旗，往北京进取，有何不可！（末摇手介）我们左爷爷忠义之人，这样疯话，且不要题。依着我说，还是移家就粮，且吃饱饭为妙。（副净）你还不知，一移南京，人心惊慌，就不取北京，这个恶名也免不得了。

（末）纷纷将士愿移家，（副净）细柳营中起暮笳。

（末）千古英雄须打算，（副净）楼船东下一生差。

第十出　修札

（丑扮柳敬亭上）老子江湖漫自夸，收今贩古是生涯。年来怕作朱门客，闲坐街坊吃冷茶。（笑介）在下柳敬亭，自幼无藉，流落江湖，虽则为谈词之辈，却不是饮食之人。（拱介）列位看我像个甚的？——好像一位阎罗王，掌着这本大帐簿，点了没数的鬼魂名姓。又像一尊弥勒佛，腆着这副大肚皮，装了无限的世态炎凉。鼓板轻敲，便有风雷雨露；舌唇才动，也成月旦春秋。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，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；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，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。此乃补救之微权，亦是褒讥之妙用。（笑介）俺柳麻子信口胡谈，却也燥脾。昨日河南侯公子，送到茶资，约定今日午后，来听平话。且把鼓板取出，打个招客的利市。（取出鼓板，敲唱介）无事消闲扯淡，就中滋味酸甜。古来十万八千年，一霎飞鸿去远。几阵狂风暴雨，各家虎帐龙船。争名夺利片时喧，让他陈抟睡扁。（生上）芳草烟中寻粉黛，斜阳影里说英雄。今日来听老柳平话，里面鼓板铿锵，早已有人领教。（相见大笑介）看官俱未到，独自在此，说与谁听？（丑）这说书是老汉的本业，譬如相公闲坐书斋，弹琴吟诗，都要人听么？（生笑介）讲的有理。（丑）请问今日，要听那一朝故事？（生）不拘何朝，你只拣着热闹爽快的说一回罢。（丑）相公不知，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，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。倒不如把些剩水残山、孤臣孽子，讲他几句，大家滴些眼泪罢。（生叹介）咳！不料敬老你也看到这个田地，真可虑也！（末扮杨文骢急上）休教铁锁沉江底，怕有降旗出石头。下官杨文骢，有紧急大事要与侯兄计议。一路问来，知在此处，不免竟入。（见介。生）来的正好，大家听敬老平话。（末急介）目下何等时候，还听平话！（生）龙老为何这样惊慌？（末）兄还不知么？左良玉领兵东下，要抢南京，且有窥伺北京之意。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，故此托弟前来，恳求妙计。

（生）小弟有何计策？（末）久闻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之恩帅，若肯发一手谕，必能退却。不知足下主意若何？（生）这样好事，怎肯不做！但家父罢政林居，纵肯发书，未必有济。且往返三千里，何以解目前之危？（末）吾兄素称豪侠，当此国家大事，岂忍坐视。何不代写一书，且救目前，另日禀明尊翁，料不见责也。（生）应急权变，倒也可行。待我回寓起稿，大家商量。（末）事不宜迟，即刻发书还恐无及，那里等的商量？（末）既是如此，就此修书便了。（写书介）

【一封书】老夫愚不揣，劝将军自忖裁。旌旗且慢来，兵出无名道路猜。高帝留都陵树在，谁敢轻将马足蹁？乏粮柴，善安排，一片忠心穷莫改。

（写完。末看介）妙妙！写的激切婉转，有情有理。叫他不好不依，又不敢不依，足见世兄经济。（生）虽如此说，还该送与熊大司马细加改正，方为万妥。（末）不必烦扰，待小弟说与他便了。（愁介）只是一件，书虽有了，须差一的当家人早寄为妙。（生）小弟轻装薄游，只带两个童子，那能下的书来？（末）这样密书，岂是生人可以去得！（生）这却没法了。（丑）不必着忙，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？（末）敬老肯去，妙的很了。只是一路盘诘，也不是当耍的。（丑）不瞒老爷说，我柳麻子本姓曹，虽则身长九尺，却不肯食粟而已。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，左冲右挡的膂力，都还有些儿。（生）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，山人游客，一概不容擅入你这般老态如何去的？（丑）相公又来激俺了，这是俺说书的熟套子。我老汉要去就行，不去就止，那在乎一激之力。（起问介）

【北斗鹌鹑】　你那里笔下诌文，我这里胸中画策。舌战群雄，让俺不才；柳毅传书，何妨下海。丢却俺的痴𫘤，用着俺的诙谐，悄去明来，万人喝采。

（末）果然好个本领，只是书中意思，还要你明白解说，才能有济。

【紫花儿序】（丑）书中意不须细解，何用明白、费俺唇腮。一双空手，也去当差，也会挝乖。凭着、俺舌尖儿把他的人马骂开，仍倒回八百里外。（生）你怎的骂他？（丑）则问他防贼自作贼，该也不该！

（生）好，好，好！比俺的书字还说得明白。（末）你快进去收拾行李，俺替你送盘缠来，今夜务必出城才好。（丑）晓得晓得。（拱手介）不得奉陪了。（竟下。末）竟不知柳敬亭是个有用之才。（生）我常夸他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尾声】一封书信权宜代，仗柳生舌尖口快。阻回那莽元帅万马晨霜，保住这好江城三山暮霭。

（末）一纸贤于汗马才，（生）荆州无复战船开。

（末）从来名士夸江左，（生）挥麈今登拜将台。

第十一出　投辕

（净、副净扮二卒上。净）杀贼拾贼囊，救民占民房，当官领官仓，一兵吃三粮。（副净）如今不是这样唱了。（净）你唱来。（副净）贼凶少弃囊，民逃剩空房，官穷不开仓，千兵无一粮。（净）这等说，我们这穷兵当真要饿死了？（副净）也差不多哩。（净）前日鼓噪之时，元帅着忙，许俺们就粮南京。这几日不见动静，想又变卦了。（副净）他变了卦，俺们依旧鼓噪，有何难哉。（净）闲话少说，且到辕门点卯，再作商量。正是：不怕饿杀，谁肯犯法。（俱下。丑扮柳敬亭背包裹上）

【北新水令】走出了空林落叶响萧萧，一丛丛芦花红蓼。倒戴着接篱帽，横跨着湛卢刀，白髯儿飘飘，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。

俺柳敬亭顶风冒雨，沿江行来，并不见乱兵抢粮，想是讹传了。且喜已到武昌城外，不免在这草地下打开包裹，换了靴帽，好去投书。（坐地换靴帽介。副净、净上）

【南步步娇】晓雨城边饥乌叫，来往荒烟道。军营半里遥。（指介）风卷旌旗，鼓角缥缈。前面是辕门了，大家趱行几步。饿腹好难熬，还点三八卯。

（丑起，拱介）两们将爷，借问一声，那是将军辕门？（净向副净私语介）这这个老儿是江北语音，不是逃兵就是流贼。（副净）何不收拾起来，诈他几文，且买饭吃？（净）妙！（副净问介）你寻将军衙门么？（丑）正是。（净）待我送你去！（丢绳套住介。丑）呵呀！怎么拿起我来了？（副净）俺们是武昌营专管巡逻的弓兵，不拿你拿谁呀。（丑推二净倒地，指笑介）两个没眼色的花子！怪不得饿

的东倒西歪的。（净）你怎晓得我们捱饿。（丑）不为你们捱饿，我为何到此？（副净）这等说来，你敢是解粮来的么？（丑）不是解粮的，是做甚的？（净）啐！我们瞎眼了。快搬行李，送老哥辕门去。（副净、净同丑行介）

【北折桂令】（丑）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，鹦鹉洲阔，黄鹤楼高。鸡犬寂寥，人烟惨淡，市井萧条。都只把豺狼喂饱，好江城画破图抛。满耳呼号，鼙鼓声雄，铁马嘶骄。

（副净指介）这是帅府辕门了。（唤介）老哥！在此等候，待我传鼓。（击鼓介。末扮中军官上）封拜惟知元帅大，征诛不让帝王尊。（问介）门外击鼓，有何军情？速速报来。（净）适在汛地捉了一个面生可疑之人，口称解粮到此，未知真假。拿赴辕门，听候发落。（末问丑介）你称解粮到此，有何公文？（丑）没有公文，止有书函。（末）这就可疑了。

【南江儿水】你的北来意，费推敲，一封书信无名号。荒唐言语多虚冒，凭空何处军粮到。无端左支右调，看他神情，大抵非逃即盗。

（丑）此话差矣。若是逃盗，为何自寻辕门？（末）说的也是。既是书函，待我替你传进。（丑）这是一封密书，要当面交与元帅的。（末）这话越发可疑了。你且外边伺侯，待我禀过元帅，传你进见。（净、副净、丑俱下，内吹打开门，杂扮军卒六人各执械对立介。小生扮左良玉戎服上）荆襄雄镇大江滨，四海安危七尺身。日日军储劳计画，那能谈笑净烟尘。（升坐，吩咐介）昨因饥兵鼓噪，本帅诈他就粮南京。后来细想：兵去就粮，何如粮来就兵？闻得九江助饷，不日就到，今日暂免点卯，各回汛地，静候关粮。（末）得令。（虚下即上）奉元帅军令，挂牌免卯，三军各回汛地了。（小生）有甚军情，早早报来。（末）别无军情，只有差役一名，口称解粮到此，要见元帅。（小生喜介）果然粮船到了，可喜可喜！（问介）所

赍文书，系何衙门？（末）并无文书，止有私书，要当堂投递。（小生）这话就奇了。或是流贼细作，亦未可定。（吩咐介）左右军牢，小心防备，着他膝行而进！（众）是！（末唤丑进介，左右交执器械。丑钻入，见介，揖介）元帅在上，晚生拜揖了。（小生）唗！你是何等样人，敢到此处放肆！（丑）晚生一介平民，怎敢放肆。

【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】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，那晓得王侯大宾客小。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，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。尺着狐狸纵横虎咆哮，这威风何须要。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，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。（拱介）求饶，军中礼原不晓。（笑介）气也么消，有书函将军仔细瞧。

（小生问介）有谁的书函？（丑）归德侯老先生寄来奉候的。（小生）侯司徒是俺的恩师，你如何认得？（丑）晚生现在侯府。（小生拱介）这等失敬了。（问介）书在那里？（丑送上书介。小生）吩咐掩门。（内吹打掩门，众下。小生）尊客请坐。（丑傍坐介。小生看书介）

【南侥侥令】看他谆谆情意好，不啻教儿曹。这书中文理，一时也不透彻，无非劝俺镇守边方，不可移兵内地。（叹介）恩帅，恩帅！那知俺左良玉，一片忠心天可告，怎肯背深恩辱荐保。

（问丑介）足下尊姓大号？（丑）不敢，晚生姓柳，草号敬亭。（杂捧茶上。小生）敬亭请茶。（丑接茶介。小生）你可知这座武昌城，自经张献忠一番焚掠，十室九空。俺虽镇守在此，缺草乏粮，日日鼓噪，连俺也做不得主了。（丑气介）元帅，说那里话，自古道“兵随将转”，再没个将逐兵移的。

【北收江南】你坐在细柳营手握着虎龙韬，管千军山可动令不摇。饥兵鼓噪犯天朝，将军无计，从他自去逍遥：这恶名怎逃，这恶名怎逃？说不起三军权柄帅难操。

（摔茶钟于地下介。小生怒介）呵呀！这等无礼，竟把茶杯掷地。（丑笑介）晚生怎敢无礼，一时说的高兴，顺手摔去了。（小生）顺手摔去，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。（丑）心若做得主呵，也不叫手下乱动了。（小生笑介）敬亭讲的有理。只因兵丁饿的急了，许他就粮内里，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。（丑）晚生远来，也饿急了，元帅竟不问一声儿。（小生）我倒忘了，叫左右快摆饭来。（丑摩腹介）好饿，好饿！（小生催介）可恶奴才，还不快摆！（丑起介）等不得了，竟往内里吃去罢。（向内行介。小生怒介）如何进我内里？（丑四顾介）饿的急了。（小生）饿的急了，就许你进内里么？（丑笑介）饿的急了，也不许进内里，元帅竟也晓得哩。（小生大笑介）句句讥诮俺的错处，好个舌辩之士。俺这帐下倒少不得你这个人哩。

【南园林好】俺虽是江湖泛交，认得出滑稽曼老。这胸次包罗不少，能直谏会旁嘲。

（丑）那里那里。只不过游戏江湖，图餔啜耳。（小生问介）俺看敬亭既与缙绅往来，必有绝技，正要请教。（丑）晚生自幼失学，有何技艺。偶读几句野史，信口演说，曾蒙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，因而得交缙绅，实堪惭愧。

【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】俺读些稗官词寄牢骚，稗官词寄牢骚，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。小鼓儿颤杖轻敲，寸板儿软手频摇。一字字臣忠子孝，一声声龙吟虎啸。快舌尖钢刀出鞘，响喉咙轰雷烈炮。呀！似这般冷嘲、热挑，用不着笔抄、墨描。劝英豪，一盘错帐速勾了。

（小生）说的爽快，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，就留下榻衙斋，早晚领教罢。

【清江引】从此谈今论古日倾倒，风雨开怀抱。你那苏张舌辩高，我的巧射惊羿奡。只愁那匝地烟尘何日扫。

（丑）闲话多时，到底不知元帅向内移兵，有何主见？（小生）耿耿臣心，惟天可表。不须口劝，何用书责？

（小生）臣心如水照清霄，（丑）咫尺天颜路不遥。

（小生）要与西南撑半壁，（丑）不须东看海门潮。

第十二出　辞院

【西地锦】(末扮杨文骢冠带上)锦绣东南列郡，英雄割据纷纷。而今还起周郎恨，江水向东奔。

下官杨文骢，昨奉熊司马之命，托侯兄发书宁南，阻其北上，已遣柳敬亭连夜寄去。还怕投书未稳，一面奏闻朝廷，加他官爵，荫他子侄；又一面知会各处督抚，及在城大小文武，齐集清议堂，公同计议，助他粮饷。这也是不得已调停之法。下官与阮圆海虽罢闲流寓，都有传单，只得早到。(副净扮阮大铖冠带上)黑白看成棋里事，须眉扮作戏中人。(见介)龙友请了。今日会议军情，既传我们到此，也不可默默无言。(末)事体重大，我们废员闲宦，立不得主意，身到就是了。(副净)说那里话。

【啄木儿】朝廷事，须认真，太祖神京今未稳。莫漫愁铁锁船开，只怕有萧墙人引。角声鼓音城楼震，帆扬帜飞江风顺。明取金陵有人私启门。

(末)这话未确，且莫轻言。(副净)小弟实有所闻，岂可不说。(丑扮长班上)处处军情紧，朝朝会议多。禀老爷，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，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俱到了。(末、副净出候介，外白须扮史可法，净秃须扮马士英，各冠带上。外)天下军储一线漕，无能空佩吕虔刀。(净)长陵抔土关龙脉，愁绝烽烟搔二毛。(末、副净见各揖介。外问介)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？(丑禀介)今日有旨，往江上点兵去了。(净)这等又会议不成，如何是好？

【前腔】(外)黄尘起，王气昏，羽扇难挥建业军。幕府山蜡檄星驰，五马渡楼船飞滚。江东应须夷吾镇，清谈怎消南朝恨。少不得努

力同捐衰病身。

(末)老先生不必深忧，左良玉系侯司徒旧卒，昨已发书劝止，料无不从者。(外)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，实皆年兄之功也。(副净)这倒不知。只闻左兵之来，实有暗里勾之者。(外)是那个？(副净)就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。(外)他是敝世兄，在复社中铮铮有声，岂肯为此？(副净)老公祖不知，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私书往来。若不早除此人，将来必为内应。(净)说的有理。何惜一人，致陷满城之命乎？(外)这也是莫须有之事。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，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。(别介)请了。正是：邪人无正论，公议总私情。(下。副净指恨介，向净介)怎么史道邻就拂衣而去？小弟之言凿凿有据，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私书的。(末)这太屈他了。敬亭之去，小弟所使；写书之时，小弟在傍。倒亏他写的恳切，怎反疑起他来？(副净)龙友不知，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，人那里晓得？(净点头介)是呀，这样人该杀的。小弟回去，即着人访拿。(向末介)老妹丈，就此同行罢。(末)请舅翁先行一步，小弟随后就来。(副净向净介)小弟与令老妹丈不啻同胞，常道及老公祖垂念，难得今日会着。小弟有许多心事，要为竟夕之谈，不知可否？(净)久荷高雅，正要请教。(同下。末)这是那里说起！侯兄之素行虽未深知，只论写书一事呵！

【三段子】这冤怎伸，硬叠成曾参杀人；这恨怎吞，强书为陈恒弑君。不免报他一信，叫他趁早躲避。(行介)眠香占花风流阵，今宵正倚熏笼困，那知打散鸳鸯金弹恨。

来此是李家别院，不免叫门。(敲门介，内吹唱介。净扮苏昆生上)是那个？(末)快快开门！(净开门，见介)原来是杨老爷。天色已晚，还来闲游？(末认介)你是苏昆老。(问介)侯兄在那里？(净)今日香君学完一套新曲，都在楼上听他演腔。(末)快请下楼。(净入唤介，小旦、生、旦出介。生)浓情人带酒，寒夜帐笼花。杨兄高兴，也来消夜。(末)兄还不知，有天大祸事来寻你了。(生)有何祸事，如此相吓?

(末)今日清议堂议事，阮圆海对着大众，说你与宁南有旧，常通私书，将为内应。那些当事诸公，俱有拿你之意。(生惊介)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，为何下这毒手！(末)想因却奁一事，太激烈了，故此老羞变怒耳。(小旦)事不宜迟，趁早高飞远遁，不要连累别人。(生)说的有理。(愁介)只是燕尔新婚，如何舍得。(旦正色介)官人素以豪杰自命，为何学儿女子态？(生)是是。但不知那里去好？

【滴溜子】双亲在，双亲在，信音未准。烽烟起，烽烟起，梓桑半损。欲归归途难问。天涯到处迷，将身怎隐！歧路穷途，天暗地昏。

(末)不必着慌，小弟倒有个算计。(生)请教。(末)会议之时，漕抚史可法、凤抚马舍舅俱在坐。舍舅语言甚不相为，全亏史公一力分豁，且说与尊府原有世谊的。(生想介)是，是，史道邻是家父门生。(末)这等何不随他到淮，再候家信。(生)妙，妙！多谢指引了。(旦)待奴家收拾行装。(旦束装介)

【前腔】欢娱事，欢娱事，两心自忖；生离苦，生离苦，且将恨忍。结成眉峰一寸。香沾翠被池，重重束紧。丝裹巾箱，都带泪痕。

(丑上挑行李介。生别旦介)暂此分别，后会不远。(旦弹泪介)满地烟尘，重来亦未可必也。

【哭相思】离合悲欢一瞬，后会期无凭准。(小旦)怕有巡兵踪迹，快行一步罢。(生)吹散俺西风太紧，停一刻无人肯。

(生)但不知史漕抚寓在那厢？(净)闻他来京公干，常寓市隐园，待我送官人去。(生)这等多谢。(生、净、丑急下。小旦)这桩祸事，都从杨老爷起的，也还求杨老爷归结。明日果来拿人，作何计较？(末)贞娘放心，侯郎既去，都与你无干了。

(末)人生聚散事难论，(旦)酒尽歌终被尚温。

(小旦)独照花枝眠不稳，(末)来朝风雨掩重门。

第十三出　哭主

(副净扮旗牌官上)汉阳烟树隔江滨，影里青山画里人。可惜城西佳绝处，朝朝遮断马头尘。在下宁南帅府一个旗牌官的便是。俺元帅收复武昌，功封侯爵，昨日又奉新恩，加了太傅之衔；小爷左梦庚，亦挂总兵之印。特差巡按御史黄澍老爷到府宣旨。今日九江督抚袁继咸老爷，又解粮三十船，亲来给发。元帅大喜，命俺设宴黄鹤楼，请两位老爷饮酒看江。(望介)遥见晴川树底，芳草洲边，万姓欢歌，三军嬉笑，好一段太平景象也。远远喝道之声，元帅将到，不免设起席来。(台上挂黄鹤楼匾，副净设席安座介，杂扮军校，旗仗鼓吹引导。小生扮左良玉戎装上)

【声声慢】逐人春色，入眼睛光，连江芳草青青。百尺楼高，吹笛落梅风景。领着花间小乘，载行厨带缓衣轻。便笑、咱将军，好武也爱儒生。

咱家左良玉。今日设宴黄鹤楼，请袁、黄两公饮酒看江，只得早候。(吩咐介)大小军卒楼下伺候。(众应下。作登楼介)三春云物归胸次，万里风烟到眼中。(望介)你看浩浩洞庭，苍苍云梦，控西南之险，当江汉之冲。俺左良玉镇此名邦，好不壮哉！(坐呼介)旗牌官何在？(副净跪介)有。(小生)酒席齐备不曾？(副净)齐备多时了。(小生)怎么两位老爷还不见到？(副净)连请数次，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，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，大约傍晚才来。(小生)在此久候，岂不困倦。叫左右速接柳相公上楼，闲谈拨闷。(杂跪禀介)柳相公现在楼下。(小生)快请。(杂请介。丑扮柳敬亭上)气吞云梦泽，声撼岳阳楼。(见介。小生)敬亭为何早来了？(丑)晚生知道元帅闷坐，特来奉陪的。(小生)这也奇了，你如何晓得？(丑)常言“秀才会课，点灯告坐”。天生文官，再不能爽快的。(小生笑介)说的有理。(指介)你看天才午转，几时等到

点灯也。(丑)若不嫌聒噪呵，把昨晚说的《秦叔宝见姑娘》，再接上一回罢。(小生)极妙了！(问介)带有鼓板么？(丑)自古“官不离印，货不离身”，老汉管着做甚的。(取出鼓板介。小生)叫左右泡开岕片，安下胡床。咱要纱帽隐囊，清谈消遣哩。(杂设床、泡茶，小生更衣坐，杂捶背搔痒介。丑旁坐敲板说书介)大江滚滚浪东流，淘尽兴亡古渡头。屈指英雄无半个，从来遗恨是荆州。按下新诗，还提旧话。且说人生最难得的，是乱离之后骨肉重逢。总是地北天南，时移物换，经几番凶荒战斗，怎免得梗泛萍漂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，枷锁连身。正在候审，遭到嫡亲姑娘，卷帘下阶，抱头大哭。当时换了新衣，设席款待。一介候死的囚徒，登时上了青天。这叫做“运去黄金减价，时来顽铁生光。”(拍醒木介。小生掩泪介)咱家也都经过了。(丑)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，满心欢喜，特地要夸其本领。即日放炮传操，下了教场，雄兵十万，雁翅排开。罗公独坐当中，一呼百诺，掌着生杀大权。秦叔宝站在旁边，点头赞叹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道：“大丈夫定当如此！”(拍醒木介。小生作骄态，笑介)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。(丑)那罗公眼看叔宝，高声问道：“秦琼，看你身材高大，可曾学些武艺么？”叔宝慌忙跪下，应答如流：“小人会使双锏。”罗公即命家人，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锏抬将下来。那两条银锏共重六十八斤，比叔宝所用铁锏轻了一半。叔宝是用过重锏的人，接在手中，如同无物。跳下阶来，使尽身法，左轮右舞,恰似玉蟒缠身，银龙护体。玉蟒缠身，万道毫光台下落；银龙护体，一轮月影面前悬。罗公在军帐里，大声喝彩道：“好呀！”那十万雄兵，一齐答应。(作喊介)如同山崩雷响，十里皆闻。(拍醒木介。小生照镜镊鬓介)俺左良玉立功边塞，万夫不当，也是天下一好健儿。如今白发渐生，杀贼未尽，好不恨也！(副净上)禀元帅爷，两位老爷俱到楼了。(丑暗下，小生换冠带，杂撤床排席介。外扮袁继咸，末扮黄澍，冠带喝道上，外)长湖落日气苍茫，黄鹤楼高望故乡。(末)吹笛仙儿称地主，临风把酒喜洋洋。(小生迎揖介)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，曷胜光荣。聊设杯酒，同看春江。(外、末)久钦威望，喜近节麾。高楼盛设，大快生平。(安席坐，斟酒

欲饮介。净扮塘报人急上)忙将覆地翻天事，报与勤王救主人。禀元帅爷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(众惊起介)有什么紧急军情，这等喊叫？(净急白介)禀元帅爷：大伙流贼北犯，层层围住神京。三天不见救援兵，暗把城门开禁。放火焚烧宫阙，持刀杀害生灵。(拍地介)可怜圣主好崇祯，(哭说介)缢死煤山树顶。(众惊问介)有这等事，是那一日来？(净喘介)就是这、这、这三月十九日。(众望北叩头，大哭介。小生起，搓手跳哭介)我的圣上呀！我的崇祯主子呀！我的大行皇帝呀！孤臣左良玉，远在边方，不能一旅勤王，罪该万死了。

【胜如花】高皇帝，在九京，不管亡家破鼎。那知他圣子神孙，反不如飘蓬断梗。十七年忧国如病，呼不应天灵祖灵，调不来亲兵救兵。白练无情，送君王一命。伤心煞煤山私幸，独殉了社稷苍生，独殉了社稷苍生。

(众对大哭介。外摇手喊介)且莫举哀，还有大事相商。(小生)有何大事？(外)既失北京，江山无主。将军若不早建议旗，顷刻乱生，如何安抚。(末)正是。(指介)这江汉荆襄，亦是西南半壁，万一失守，恢复无及矣。(小生)小弟滥握兵权，实难辞责，也须两公努力，共保边疆。(外、末)敢不从事。(小生)既然如此，大家换了白衣，对着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恸哭拜盟一番。(唤介)左右可曾备下缞衣么？(副净)一时不能及，暂借附近民家素衣三领，白布三条。(小生)也罢，且穿戴起来。(吩咐介)大小三军，亦各随拜。(小生、外、末穿衣裹布介，领众齐拜，举哀介)我那先帝呀！

【前腔】(合)宫车出，庙社倾，破碎中原费整。养文臣帷幄无谋，豢武夫疆场不猛。到今日山残水剩，对大江月明浪明，满楼头呼声哭声。(又哭介)这恨怎平？有皇天作证：从今后戮力奔命，报国仇早复神京，报国仇早复神京。

(小生)我等拜盟之后，义同兄弟。临侯督师，仲霖监军，我左昆山操兵练马，死守边方。倘有太子诸王中兴定鼎，那时勤王北上，恢

复中原，也不负今日一番义举。(外、末)领教了。(副净禀介)禀元帅，满城喧哗，似有变动之意。快请下楼，安抚民心。(俱下楼介。小生)二位要向那里去？(外)小弟还回九江。(末)小弟还到襄阳。(小生)这等且各分手。请了。(别介。小生呼介)转来，若有国家要事，还望到此公议。(外、末)但寄片纸，无不奔赴。请了。(外、末下。小生)呵呀呀！不料今日天翻地覆，吓死俺也！

飞花送酒不曾擎，片语传来满座惊。

黄鹤楼中人哭罢，江昏月暗夜三更。

第十四出　阻奸

【绕地游】(生上)飘摇家舍，怎把平安写，哭苍天满喉新血。国仇未雪，乡心难说，把闲情丢开些。

小生侯方域，自去冬仓皇避祸，夜投史公，随到淮安漕署，不觉半载。昨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，史公即补其缺，小生又随渡江。亏他重俺才学，待同骨肉。正思移家金陵，不料南北隔绝。目今议立纷纷，尚无定局，好生愁闷。且候史公回衙，一问消息。(暂下。外扮史可法忧容，丑扮长班随上)

【三台令】山河今日崩竭，白面谈兵掉舌，弈局事堪嗟，望长安谁家传舍。

下官史可法，表字道邻，本贯河南，寄籍燕京。自崇祯辛未叨中进士，便值中原多故。内为曹郎，外作监司，敭历十年，不曾一日安枕。今由淮安漕抚，升补南京兵部尚书。那知到任一月，遭此大变，万死无裨，一筹莫展。幸亏长江天险，护此留都。但一月无君，人心皇皇，每日议立议迎，全无成说。今早操兵江上，探得北信，不免请出侯兄，大家快谈。(丑)侯爷有请。(生上，见介)请问老先生，北信若何？(外)今日得一喜信，说北京虽失，圣上无恙，早已航海而南。太子亦间道东奔，未知果否？(生)果然如此，苍生之福也。(小生扮差役上)朝廷无诏旨，将相有传闻。(到门介)门上有人么？(丑问介)那里来的？(小生)是凤抚衙门来的。有马老爷候札，即讨回书。(丑)待我传上去。(入见介)禀老爷，凤抚马老爷差人投书。(外拆看，皱眉介)这个马瑶草，又讲什么迎立之事了。

【高阳台】清议堂中，三番公会，攒眉仰屋蹴靴。相对长吁，低头不语如呆。堪嗟！军国大事非轻举，俺纵有庙谟难说。这来书谋迎议立，邀功情切。

(向生介)看他书中意思，属意福王。又说圣上确确缢死煤山，太子奔逃无踪。若果如此，俺纵不依，他也竟自举行了。况且昭穆伦次，立福王亦无大差。罢，罢，罢！答他回书，明日会稿，一同列名便了。(生)老先生所言差矣！福王分藩敝乡，晚生知之最详，断断立不得。(外)如何立不得？(生)他有三大罪，人人俱知。(外)那三大罪？(生)待晚生数来：

【前腔】福邸藩王，神宗骄子，母妃郑氏淫邪。当日谋害太子，欲行自立，若无调护良臣，几将神器夺窃。(外)此一罪却也不小。(问介)还有那一罪？(生)骄奢，盈装满载分封去，把内府金钱偷竭。昨日寇逼河南，竟不舍一文助饷，以致国破身亡，满宫财宝，徒饱贼囊。(外)这也算的一大罪。(问介)那第三大罪呢？(生)这一大罪，就是现今世子德昌王，父死贼手，暴尸未葬，竟忍心远避。还乘离乱之时，纳民妻女。这君德全亏尽丧，怎图皇业。

(外)说的一些不差，果然是三大罪。(生)不特此也，还有五不可立。(外)怎么又有五不可立？(生)

【前腔】第一件，车驾存亡，传闻不一，天无二日同协。第二件，圣上果殉社稷，尚有太子监国，为何明弃储君，翻寻枝叶旁牒？第三件，这中兴之主，原不必拘定伦次的。分别，中兴定霸如光武，要访取出群英杰。第四件，怕强藩乘机保立。第五件，又恐小人呵，将拥戴功挟。

(外)是，是，世兄高见，虑的深远。前日见副使雷縯祚、礼部周镳，都有此论，但不及这番透彻耳。就烦世兄把这三大罪、五不可立之论，写书回他便了。(生)遵命。(点烛写书介。副净扮阮大铖，杂扮

家僮提灯上)须将奇货归吾手，莫把新功让别人。下官阮大铖，潜往江浦，寻着福王，连夜回来，与马士英倡议迎立。只怕兵部史可法临时掣肘。今日修书相商，还恐不妥，故此昏夜叩门，与他细讲。(见小生介)你早来下书，如何还不回去？(小生)等候回书，不见发出。(喜介)阮老爷来的正好，替小人催一催。(杂)门上大叔那里？(丑)是那个？(副净见，作足恭介)烦位下通报一声，说裤子裆里阮，求见老爷。(丑诨介)裤子裆里软，这可未必。常言“十个胡子九个骚”，待我摸一摸，果然软不软。(副净)休得取笑，快些方便罢。(丑)天色已晚，老爷安歇了，怎敢乱传。(副净)有要许商议，定求一见的。(丑)待我传上去。(进禀介)禀老爷，有裤子裆里阮，到门求见。(外)是那个姓阮的？(生)在裤子裆里住，自然是阮胡子了。(外)如此昏夜，他来何干？(生)不消说，又是讲迎立之事了。(外)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的便是他。这人原是魏党，真正小人，不必理他，叫长班回他罢了。(丑出，怒介)我说夜晚了，不便相会，果然惹个没趣。请回罢！(副净拍丑肩介)位下是极在行的。怎不晓得夜晚来会，才说的是极有趣的话哩。那青天白日，都是些扫帐儿。(丑)你老说的有理，事成之后，随封都要双分的。(副净)不消说，还要加厚些。(丑)既是这等，待我再传。(进禀介)禀老爷，姓阮的定求一见，要说极有趣的话。(外)唗，放屁！国破家亡之时，还有甚么趣话说！快快赶出，闭上宅门。(丑)凤抚回书尚未打发哩。(生)书已写就，求老先生过目。(外读介)

【前腔】二祖列宗，经营垂创，吾皇辛苦力竭。一旦倾移，夜能重续灭绝。详列：福藩罪案三桩大，五不可、势局当歇。再寻求贤宗雅望，去留先决。

(外)写的明白，料他也不敢妄动了。(吩咐介)就交与凤抚家人，早闭宅门，不许再来罗唣。(起介)正是：江上孤臣生白发，(生)灯前旅客罢冰弦。(外、生下。丑出呼介)马老爷差人呢？(小生)有。(丑)领了回书，快快出去，我要闭门哩。(小生接书介)还有阮老爷要见，怎么就闭门？(副净向丑介)正是，我方才央过求见老爷的，难道忘了？(丑佯

问介)你是谁呀？(副净)我便是裤子裆里阮哪。(丑)啐！半夜三更，只管软里硬里，奈何的人不得睡，(推介)好好的去罢！(竟闭门入介。小生)得了回书，我先去了。(下。副净恼介)好可恶也，竟自闭门不纳了。(呆介)罢了，俺老阮十年之前，这样气儿也不知受过多少，且自耐他。(搓手介)只是当前机会，不可错过。这史可法现掌着本兵之印，如此执拗起来，目下迎立之事便行不去了。这怎么处？(想介)呸！我倒呆气了。如今皇帝玉玺且无下落，你那一颗部印有何用处？(指介)老史，老史，一盘好肉包掇上门来，你不会吃，反去让了别人，日后不要见怪。正是：

穷途才解阮生嗟，无主江山信手拿。

奇货居来随处赠，不知福分在谁家。

第十五出　迎驾

【元卜算】(净扮马士英冠带上)一旦神京失守，看中原逐鹿交走。捷足争先，拜相与封侯，凭着这拥立功大权归手。

下官马士英，别字瑶草，贵州贵阳卫人也。起家万历己未进士，现任凤阳督抚。幸遇国家多故，正我辈得意之秋。前日发书约会史可法，同迎福王。他回书中有“三大罪、五不可立”之言。阮大铖走去面商，他又闭门不纳，看来是不肯行的了。但他现握着兵权，一倡此论，那九卿班里如高弘图、姜曰广、吕大器、张国维等，谁敢竟行。这迎立之事，便有几分不妥了。没奈何，又托阮大铖约会四镇武臣及勋戚内侍。未知如何，好生焦躁。(副净扮阮大铖急上)胸有已成之竹，山无难劈之柴。此是马公书房，不免竟入。(净见问介)圆老回来了，大事如何？(副净)四镇武臣见了书函，欣然许诺，约定四月廿八，全备仪仗，齐赴江浦矣。(净)妙，妙！那高、黄、二刘，如何说来？(坐介副净)

【催拍】他说受君恩爵封列侯，镇江淮千里借筹。神京未收，神京未收，似我辈滥功縻饷，建牙堪羞。江浦迎銮，愿领貔貅，扶新主持节复仇。临大事，敢夷犹。

(净)此外还有何人肯去？(副净)还有魏国公徐鸿基，司礼监韩赞周，吏科给事李沾，监察御史朱国昌。(净争)勋、卫、科、道，都有个把，也就好了。他们都怎么说来？(副净)

【前腔】他说马中丞当先出头，众公卿谁肯逗留。职名早投，职名早投，大家去上书陈表，拥入皇州。新主中兴，拜舞龙楼，将今日劳苦功酬，迁旧秩，壮新猷。

(净)果然如此，妙的很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是一个外吏，那几个武臣勋卫，也算不得部院卿僚。目下写表，如何列名？(副净)这有甚么考证？取本《缙绅便览》来，从头扫写便了。(净)虽如此说，万一驾到，没有百官迎接，我们三五个官如何引进朝去？(副净)我看满朝诸公，那个是有定见的？乘舆一到，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。(净)是，是！表已写就，只空衔名，职本缙绅来，快快开列。(外扮书取缙绅上)西河沿洪家高头便览在此。(下。副净)待我抄起来。(偏头远视介)表上字体，俱要细楷的。目昏难写，这怎么处？(想介)有了。(腰内取出眼镜戴，抄介)“吏部尚书臣高弘图”。(作手颤介)这手又颤起来，百下等着起身，一时写不出，急杀人也。(净)还叫书办写去罢。(副净)这姓名里面都有去取，他如何写得。(净)你指示明白，自然不错了。(叫介)书办快来。(外上，副净照缙绅指点向外介，外下。净)自古道：“中原逐鹿，捷足先得。”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。快整衣冠，收拾箱包，今日务要出城。(丑扮长班收拾介。副净问介)请问老公祖，小弟怎生打扮？(净)迎驾大典，比不得寻常私谒，俱要冠带才是。(副净)小弟原是废员，如何冠带？(净)正是。(想介)没奈何，你且权充个赍表官罢，只是屈尊些儿。(副净)说那里话，大丈夫要立功业，何所不可，到这时侯还讲刚方么。(净笑介)妙，妙，才是个软圆老。(副净换差吏服色介)

【前腔】拚余生寒灰已休，喜今朝涸海更流。金鳌上钩，金鳌上钩，好似太公一钓，享国千秋。牛马风尘，暂屈何忧，刀笔吏丞相根由。人笑骂，我不羞。

(外上)表已列名，老爷过目。(副净看介)果然一些不差。就包裹好了，装入箱中。(外包裹装箱内介。副净)下官只得背起来了。(外、丑与副净绑箱背上介。净看，笑介)圆老这件功劳却也不小哩。(副净正色介)不要取笑，日后画在凌烟阁上，倒有些神气的。(丑牵马介)天色将晚，请老爷上马。(净吩咐介)这迎驾大事，带不的多人，只你两个跟去罢。(副净)便益你们，后日都要议叙的。(俱上马，急走绕场介)

【前腔】(合)趁叙阳南山雨收，控青骢烟驿水邮。金鞭急抽，金鞭急抽。早见浦江云气，楚尾吴头，应运英雄，虎赴龙投。恨不的双翅飕飕，银烛下，拜冕旒。

(净)叫左右早去寻下店房。(副净)阿呀！我们做的何事，今日还想安歇。快跑快跑！(加鞭跑介)

(净)江云山气晚悠悠，(副净)马走平川似水流。

(净)莫学防风随后到，(副净)涂山明日会诸侯。

第十六出　设朝

【念奴娇】(小生扮弘光衮冕，小旦、老旦扮二监引上)高皇旧宇，看宫门殿阁，重重初敞。满目飞腾新紫气，倚着锺山千丈。祖德重光，民心合仰，迎俺青天上。云消帘卷，东南烟景雄壮。

一朵黄云捧御床，醒来魂梦自彷徨。中兴不用亲征战，才洗尘颜着衮裳。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孙，福邸亲王之子，自幼封为德昌郡王。去年贼陷河南，父王殉国，寡人逃避江浦，九死余生。不料北京失守，先帝升遐，南京臣民推俺为监国之主。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，早谒孝陵回宫，暂御偏殿，看百官有何章奏。(外扮史可法，净扮马士英，末扮黄得功，丑扮刘泽清，文武袍笏上)再见冠裳盛，重瞻殿阁高。金瓯仍未缺，玉烛又新调。我等文武百官，昨日迎銮江浦，今早陪位孝陵。虽投职名，未称朝贺，礼当恭上表文，请登大宝。(众前跪上表介)南京吏部尚书臣高弘图等，恭请陛下早正大位，改元听政，以慰臣民之望。恭惟陛下呵：

【本序】潜龙福邸，望扬扬貌似神宗，嫡派天潢。久着仁贤声誉重，中外推戴陶唐。瞻仰，牒出金枝，系连花萼，宜承大统诸宗长。臣伏愿登庸御宇，早继高皇。

(四拜介。小生)寡人外藩衰宗，才德凉薄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来守高帝之宫。君父含冤，大仇未报，有何面颜忝然正位。今暂以藩王监国，仍称崇祯十七年，一切政务照常办理。诸卿勿得谆请，以重寡人之罪。

【前腔】休强，中原板荡。叹王孙乞食江头，栖止榛莽。回首尘沙何下去？下处名园花放。盼望。兵燹难消，松楸多恙，鼎湖弓剑无

人葬。吾怎忍垂旒正冕，受贺当阳。

(众跪呼介)万岁，万万岁！真仁君圣主之言，臣等敢不遵旨。但大仇不当迟报，中原不可久失，将相不宜缓设，谨具题本，伏侯裁决。(上本介)

【前腔】开朗，中兴气象，见罘罳瑞霭祥云，王业重创。不共天仇从此后，尝胆眠薪休忘。参想，收复中原，调燮黄阁，急须封拜卜忠亮。还缺少百官庶士，乞选才良。

(小生)览卿题本，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，俱见忠悃。至于设立将相，寡人已有成议，众卿听着：

【前腔】职掌，先设将相，论麒麟画阁功劳，迎立为上。捧表江头星夜去，拥着乘舆仪仗。寻访，加体黄袍，嵩呼拜舞，百忙难把玺符让。今日里论功叙赏，文武谁当。

众卿且退，午门侯旨。(小生、内官随下。外、净、末、丑退班立介，外)若论迎立之功，今日大拜，自然让马老先生了。(净)下官风尘外吏，焉能越次而升。若论国家用武之际，史老先生现居本兵，理当大拜。(向末、丑介)四镇实有护驾之劳，加封公侯，只在目下。(末、丑)皆赖恩师提拔。(老旦扮内监捧旨上)圣旨下："凤阳督抚马士英，倡议迎立，功居第一，即升补内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入阁办事。吏部尚书高弘图、礼部尚书姜曰广、兵部尚书史可法，亦皆升补大学士，各兼本衔。高弘图、姜曰广入阁办事，史可法着督师江北。其余部院大小官员，现任者各加三级，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。又四镇武臣：靖南伯黄得功、兴平伯高杰、东平伯刘泽清、广昌伯刘良佐，俱进封侯爵，各归汛地。"谢恩！(众谢恩介)万岁，万万岁！(起介。外向末、丑介)老夫职居本兵，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职，圣上命俺督师江北，正好戮力报效。今与列侯约定，于五月初十日齐集扬州，共商复仇之事。各须努力，勿得迟延。(末、丑)是。(外)老夫走马到任

去也。正是：重兴东汉逢明主，收复中原任老臣。(别众下，末、丑欲下介。净唤介)将军转来。(拉手话介)圣上录咱迎立之功，拜相封侯。我等皆系勋旧大臣，比不得别个。此后内外消息，须要两相照应，千秋富贵，可以常保矣。(末、丑)蒙恩携带，得有今日，敢不遵谕。(末、丑急下。净笑介)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，好快活也。(副净扮阮大铖探头瞧介。净欲下介)且住，立国之初，诸事未定，不要叫高、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。且慢回家，竟自入阁办事便了。(欲入介。副净悄上作揖介)恭喜老公祖，果然大拜了。(净惊问介)你从那里来？(副净)晚生在朝房藏着，打听新闻来。(净)此系禁地。今日立法之始，你青衣小帽，在此不便，请出去罢。(副净)晚生有要紧话说。(附耳介)老师相叙迎立之功，获此大位。晚生赍表前往，亦有微劳，如何不见提起？(净)方才宣旨，各部院缺员，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。(副净喜介)好，好！还求老师相荐拔。(净)你的事何待谆嘱。(欲入介。副净)事不宜迟，晚生权当班役，跟进内阁，看看机会如何。(净)学生初入内阁，未谙机务，你来帮一帮也不妨事。只要小心着。(副净晓)得。(替净拿笏板随行介。净)

【赛观音】旧黄扉，新丞相，喜一旦趾高气扬。廿四考中书模样。(副净)莫忘辛勤老陪堂。

(净)殿阁东偏晓雾黄，

(副净)新参知政气昂昂。

(净)过江同是从龙彦，

(副净)也步金阶抱笏囊。

第十七出　拒媒

【燕归梁】(末扮杨文骢冠带上)南朝领略风流尽，新立个，妙龄君。清江隔断浊烟尘，兰署里，买香薰。

下官杨文骢，因叙迎驾之功，补了礼部主事。盟兄阮大铖，仍以光禄起用。又有同乡越其杰、田仰等，亦皆补官，同日命下，可称一时之盛。目下漕抚缺人，该推升田仰。适才送到聘金三百，托俺寻一美妓，要带往任所。我想青楼色艺之精，无过香君，不免替他去问。(唤介)长班走来。(杂扮长班上)胸中一部缙绅，脚下千条胡同。(见介)老爷有何使唤？(末)你快请清客丁继之，女客卞玉京，到我书房说话。(杂)禀老爷，小人是长班，只认的各位官府，那些串客、表子，没处寻觅。(末)听我吩咐：

【渔灯儿】闹端阳，正纷纭，水阁含春，便有那乌衣子弟伴红裙，难道是织女牵牛天汉津。(杂)就在那秦淮河房么，小人晓得了。(末指介)你望着枣花帘影杏纱纹，那壁厢款问殷勤。

(副净扮丁继之，外扮沈公宪，净扮张燕筑上)院里常留老白相，朝中新聘大陪堂。(副净)来此是杨老爷私宅，待我叫门。(叫介)位下那里？(杂出见介)众位何来？(副净)老汉是丁继之，同这沈、张两敝友，求见杨老爷，烦位下通报一声。(杂喜介)正要去请，来的凑巧，待我通报。(欲入介。老旦扮卞玉京，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上)紫燕来何早，黄莺到已迟。(小旦叫介)三位略等一等，同进去罢。(副净)原来是你姊妹们。(净)你们来此何干？(丑)大家是一样病根，你们怕做师父，我们怕做徒弟的。(俱入介。末喜介)如何来的恰好！(众)无事不敢轻造，今日特来恳恩，尚容拜见。(俱叩介。末拉起介)请坐。有何见教？(副净问介)新补光禄阮老爷是杨老爷至交么？(末)正是。(副净)闻

得新主登极，阮老爷献了四种传奇。圣心大悦，把《燕子笺》钞发总纲，要选我们入内教演，有这话么？(末)果然有此盛举。(净)不瞒老爷说，我们两片唇，养着八张嘴。这一入内庭，岂不“灭门绝户了一家儿”？(丑)我们也是八张嘴，靠着两片皮哩。(末笑介)不必着忙。当差承应，自有一班教坊男女；你们都算名士数里的，谁好拿你。(众)只求老爷护庇则个。(末)明日开列姓名，送与阮圆海，叫他一概免拿便了。(众)多谢老爷。

【前腔】看一片、秣陵春，烟水消魂，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。若把俺尽数选入呵从此后，江潮暮雨掩柴门，再休想白舫青帘载酒樽。老爷果肯见怜，这功德不小，保秦淮水软山温。

(末)下官也有一事借重。(副净)老爷有何见教？(末)舍亲田仰，不日就升漕抚，适才送到聘金三百，托俺寻一小宠。(丑)让我去罢。(净)你去不得，你去了，这院中便散了板儿了。(丑)怎的便散了板儿？(净)没人和我打钉了。(丑)啐！(副净)老爷意中可有一个人儿么？(末)人是有一个在这里，只要你去作伐。(老旦)是那个？(末)便是李家的香君。(副净摇头介)这使不得。(末)如何使不得？(副净)他是侯公子梳栊过的。

【锦渔灯】现有个、秦楼上、吹箫旧人，何处去觅封侯柳老三春。留着他燕子楼中昼闭门，怎教学改嫁卓文君。

(末)侯公子一时高兴，如今避祸远去，那里不想着香君哩。但去无妨。(老旦)香君自侯郎去后，立志守节，不肯下楼，岂有嫁人之理，去也无益。

【锦上花】似一只、雁失群，单宿水独叫云，每夜里月明楼上度黄昏。洗粉黛，抛扇裙，罢笛管，歇喉唇，竟是长斋绣佛女尼身，怕落了风尘。

(末)虽如此说，但有强如侯郎的，他自然肯嫁。(副净)香君之母，原是老爷厚人，倒是老爷面讲更好。(末)你是知道的，侯郎梳栊香君，原是下官作伐，今日觌面如何讲说？还烦二位走走，自有重谢。(净、外)这等我们也去走走。(小旦、丑)呸！皮肉行里经纪，只许你们做么？俺也同去。(末)不必争闹，待他二位说不来时，你们再去。(众)是，是！辞过老爷罢。(末)也不远送了。狎客满堂消我闷，嫁衣终日为人忙。(下。副净、老旦)杨老爷免了咱们差事，莫大的恩典哩。(外、净)正是。(副净)你四位先回，俺要到香君那边，替杨老爷说事去了。(丑)赚了钱不可偏背，大家八刀才好。(众诨下。副净、老旦同行介，副净)记得侯公子梳栊香君，也是我们帮衬来。

【锦中拍】想当初华筵盛陈，配才子佳人，排列着花林粉阵，逐趁着筝声笛韵。如今又去帮衬别家，好不赧颜，似邮亭马厮，迎官送宾。(老旦)我们不去何如？(副净)俺若不去呵，又怕他新铮铮春官匣印，硬选入秋宫院门。(老旦)这等如之奈何？(副净)俺自有个两全之法，到那边款语商量，柔情索问，做一个闲蜂蝶花里混。

(老旦)妙，妙！(副净)来此已是，不免竟进。(唤介)贞娘出来。(旦上)空楼寂寂含愁坐，长日恹恹带病眠。(问介)楼下那个？(老旦)丁相公来了。(旦望介)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。请上楼来。(副净、老旦见介)令堂怎的不见？(旦)往盒子会里去了。(让介)请坐，献茶。(同坐介。老旦)香君闲坐楼窗，和那个顽耍？(旦)姨娘不知：

【锦后拍】俺独自、守空楼，望残春，白头吟罢泪沾巾。

(老旦)何不招一新婿？(旦)奴家已嫁侯郎，岂肯改志。(副净)我们晓你苦心。今日礼部尚书杨老爷说，有一位大老田仰，肯输三百金，娶你作妾，托俺来问一声。(旦)这题目错认，这题目错认，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，抵过他万两雪花银。(老旦)这事凭你裁酌，你既不肯，另问别家。(旦)卖笑哂，有勾栏艳品。奴是薄福人，不愿入朱门。

(老旦)既如此说，回他便了。(副净)令堂回家，不要见钱眼开。(旦)妈妈疼奴，亦不肯相强的。(副净)如此甚好，可敬，可敬！(起介)别过了。(外、净、小旦、丑急上)两处红丝千里系，一条黑路六人忙。(净)快去，快去！他二人说成，便偏背我们了。(丑)我就不依他，饶他吃到口里，还倒出脏来。(进介。净)香君恭喜了。(旦)喜从何来?(小旦)双双媒人来你家，还不喜哩。(旦)敢也说田仰的事么？(净)便是。(旦)方才奴已拒绝了。(外)杨老爷的好意，如何拒得！

【北骂玉郎带上小楼】他为你生小绿珠花月身，寻一个金谷绮罗里石季伦。(旦)奴家不图富贵，这话休和我讲。(副净、老旦)我二人在此劝了半日，他决不肯嫁人的。(小旦)他不嫁人，明日拿去学戏，要见个男子的面，也不能够哩。歌残舞罢锁长门，卧氍毹夜夜伤神。(旦)奴便终身守寡，有何难哉，只不嫁人。(丑)难道三百两花银，买不去你这黄毛丫头么？(旦)你要银子，你便嫁他，不要管人家闲事。(丑怒介)好丫头，抢白起姨娘来了。我就死在你家。(撒泼介)小私窠贱根，掉巧舌讪谤尊亲。(净发威介)好大胆奴才！杨老爷新做了礼部，连你们官儿都管得着，明日拿去拶掉你指头。管烟花要津，管烟花要津，触恼他风狂雨迅，准备着桃伤柳损。(旦)尽你吓唬，奴的主意已定了。(老旦)看他小小年纪，倒有志气。(副净)吓他不动，走罢，走罢。(丑)我这里撒泼，没个人来拉拉，气死我也。他不嫁人，我扭也扭他下楼。硬推来门外双轮，硬推来门外双轮，兜折宝钏，扯断湘裙。(副净)自古有钱难买不卖货，撒了赖当不的，大家散罢。(外、小旦)我两个原要不来，吃亏老燕、老妥强拉到此，惹了这场没趣。走，走，走！快出门，掩羞面，气忍声吞。(净、丑)我们也走罢，干发虚，没钞分，遗臊撒粪。

(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俱诨下。副净、老旦)香君放心，我们回绝杨老爷，再不来缠你便了。(旦拜介)这等多谢二位。(作别介)

(副净)蜂媒蝶使闹纷纷，(旦)阑入红窗搅梦魂。

(老旦)一点芳心采不去，(旦)朝朝楼上望夫君。

第十八出　争位

(生上)无定输赢似弈棋，书空殷浩欲何为？长江不限天南北，击楫中流看誓师。小生侯方域，前日替史公修书，一时激烈，有“三大罪、五不可立”之议。不料福王今已登极，马士英竟入阁办事，把那些迎驾之臣皆录功补用。史公虽亦入阁，又令督师江北，这分明有外之之意了。史公却全不介意，反以操兵剿贼为喜，如此忠肝义胆，人所难能也。现在开府扬州，命俺参其军事。约定今日齐集四镇，共商防河之计，不免上前一问。(作至书房介)管家那里？(小生扮书僮上)侯爷来了，待我通报。(小生请外介)

【北点绛唇】(外上)持节江皋，龙骧虎啸。忧国事，不顾残躯，双鬓苍白了。

(见生介)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，共商大事，不日整师誓旅，雪君父之仇了。(生)如此甚妙。只有一件，高杰镇守扬、通，兵骄将傲，那黄、刘三镇，每发不平之恨。今日相见，大费调停，万一兄弟不和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。(外)所说极是。今日相见，俺自有一番劝慰之言。(小生报介)辕门传鼓，说四镇到齐，伺侯参谒。(生下，外升帐吹打开门，杂排左右仪卫介。副净扮高杰，末扮黄得功，丑扮刘泽清，净扮刘良佐，俱介胄上)只恨燕京无乐毅，谁知江左有夷吾。(入见，禀介)四镇小将，叩谒阁部大元帅。(拜介。外拱手立介)列位请起。(副净等俱排列介)听候元帅将令。(外)本帅以阁部督师，君命隆重，大小将士俱在指挥之下。(众)是。(外)四镇乃堂堂列侯，不比寻常武弁。(举手介)屈尊侍坐，共议军情。(众)岂敢。(外)本帅命坐，便如军令一般，不可推辞。(众)是。(揖介)告坐了。(副净首坐、末、丑、净依次坐介，末怒视副净介)

【混江龙】(外)淮南险要，江河保障势滔滔。一带奇云结阵，满目细柳垂条。铁马嘶风先突塞，犀军放弩早惊潮。说甚么徐、常、沐、邓；比得上绛、灌、萧、曹。同心共把乾坤造。看古来功臣阁丹青图画，似今日列侯会剑佩弓刀。

(末怒介)元师在上，小将本不该争论。(指介)这高杰乃投诚草寇，有何战功，今日公然坐俺三镇之上。(副净)我投诚最早，年齿又尊，岂肯居尔等之下？(丑)此处是你汛地，我们都是客兵，连一个宾主之礼不晓得，还要统兵。(净)他在扬州享受繁华，尊大惯了，今日也该让咱们来享享。(副净)你们敢来，我就奉让。(末)那个是不敢来的？(起介)两位刘兄同我出来，即刻见个强弱！(怒下。外向副净介)他讲的有理，你还该谦逊才是。(副净)小将宁死不在他们之下。(外)你这就大错了。

【油葫芦】四镇堂堂气象豪，倚仗着恢复北朝。看您挨肩雁序恰似好同胞，为甚的争坐位失了同心好，斗齿牙变了协恭貌？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，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。没见阵上逞威风，早已窝里相争闹。笑中兴封了一伙(指介)小儿曹。

不料四镇英雄可笑如此。老夫一天高兴，却早灰冷一半也。没奈何，且出张告示晓谕三镇，叫他各回汛地，听侯调遗。(向副净介)你既驻扎本境，就在本帅标下做个先锋，各有执掌，他们也不敢来争闹了。(副净)多谢元帅。(外)待老夫写起告示来。(写介，内呐喊介，副净不辞，出介。末、丑、净持刀上)高杰快快出来！(副净出见介)你青天白日，持刀呐喊，竟是反了。(末)我们为甚么反？只要杀你这个无礼贼子。(副净)你们敢在帅府门前如此放肆，难道不是无礼贼子么？(末、丑、净赶杀副净介。副净入辕门叫介)阁部大老爷救命呀！黄、刘三贼杀入帅府来了。(末、丑、净门外喊骂介。外惊立介)

【天下乐】俺只道塞马南来把战挑，杀声渐高，却是咱兵自鏖。这时候协力同仇还愁少，怎当的阋墙鼓噪，起了个离间根苗。这才是

将难调北贼易讨。

(吩咐介)快请侯相公出来。(杂向内介)侯爷有请。(生急上)晚生已听得明白了。(外)借重高才，传俺帅令，安抚乱军。(生)如何安抚？(外)老夫有告示一纸，快去晓谕他们便了。(生)遵命。(接告示出见介)列侯请了。小弟乃本府参谋，奉阁部大元帅之命，晓谕三镇知悉：恭逢新主中兴，闯贼未讨，正我辈枕戈待旦、立功报效之时，不宜怀挟小忿，致乱大谋。俟收复中原，太平赐宴，论功叙坐，自有朝仪。目下军容匆遽，凡事权宜，皆当相谅，无失旧好。兴平侯高，原镇扬、通，今即留在本帅下，委作先锋。靖南侯黄，仍回庐、和。东平侯刘，仍回淮、徐。广昌侯刘，仍回凤、泗。静听调遣，勿得抗违。军法懔然，本帅不能容情也。特谕。(末)我们只要杀无礼贼子，怎敢犯元帅军法。(生)目今辕门截杀，这就是军法难容的了。(丑)既是这等，不要惊着元帅，大家且散。(净)明日杀到高杰家时去罢。正是：国仇犹可怒，私恨最难消。(下。生入见介)三镇闻令，暂且散去，明日还要厮杀哩。(外)这却怎处？(指副净介)

【后庭花】高将军！你横将仇衅招，为甚的不谦恭妄自娇？坐了个首席乡三老，惹动他诸侯五路刀。凭仪、秦一番舌战巧，也不过息兵半晌饶。费调停，干焦躁。难消释，空懊恼。这情形何待瞧，那事业全去了。

(副净)元帅不必着急，明日和他见个输赢，把三镇人马并俺一处，随着元帅恢复中原，却也不难也。(外)你说的是那里话！现今流寇北来，将渡黄河，总兵许定国不能阻当，连夜告急，正要与四镇商议，发兵防河。今日一动争端，偾俺大事，岂不可忧！(副净)他三镇也不为别的，只因扬州繁华，要来夺取，俺怎肯让他。(外)这话益发可笑了。

【煞尾】领着一枝兵，和他三家傲，似垒卵泰山压倒。你占住繁华廿四桥，竹西明月夜吹箫；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，不教你蕃厘观

独琼花少。谁不羡扬州鹤背飘，妒杀你腰缠十万好。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。

罢，罢，罢！老夫已拚一死，更无他法。侯兄长才，只索凭你筹画了。(生)且看局势，再做商量。(外、生下，吹打掩门，杂俱下。副净吊场介)俺高杰也是一条好汉，难道以待毙不成。明早黄金坝上点齐人马，排下阵势，等他来时迎敌便了。正是:

龙争虎斗逞雄豪，杯酒筵边动剑刀。

刘项何须成败论，将军头断不降曹。

第十九出　和战

(末、净、丑扮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戎装，杂扮军校执旗帜器械呐喊上。末)兄弟们俱要小心着，闻得高杰点齐人马，在黄金坝上伺候迎敌。我们分作三队，依次而进。(净)我带的人马原少，让我挑战，两兄迎敌便了。(末)我的田雄不曾来，我作第二队，总叫河洲哥哥压哨罢。(丑)就是如此，大家杀向前去。(摇旗呐喊急下。副净扮高杰戎装，军校执械随上)大小三军，排开阵势，伺候迎敌。(杂扮探卒上)报报报！三家贼兵摇旗呐喊，将次到营了。(净持大刀上)老高快快出马！今日和你争个谁大谁小。(副净持枪骂上)你花马刘是咱家小兄弟，那个怕你！(内击鼓，净、副净厮杀介。副净叫介)三军齐上，活捉了这个刘贼。(杂上乱战介，净败下。末持双鞭上)我黄闯子的本领你是晓得的，快快磕头，饶你一死。(副净)我高老爷不稀罕这活头，要取你那颗死头的。(内击鼓，末、副净厮杀介。副净叫介)三军再来。(杂上乱战介。末急介)从来将对将，兵对兵，如何这样混战？倒底是个无礼贼子，今日且输与你。(败下。丑持双刀领众喊上)高杰，你不要逞强，我刘河洲也带着些人马哩。咱就混战一场，有何不可。(副净)我翻天鹞子不怕人的，凭你竖战也可，横战也可。杀，杀，杀！(两队领众混战介，生持令箭立高台，小兵持锣敲介，众止杀，仰看介。生摇令箭介)阁部大元帅有令：四镇作反，皆督师之过。请先到帅府，杀了元帅，次到南京，抢了宫阙。不必在此混战，骚害平民。(丑)我们并不曾作反。只因高杰无礼，混乱坐次，我们争个明白，日后好参谒元帅。(副净)我高杰乃本标先锋，怎敢作反。他们领兵来杀，只得迎敌。(生)不奉军令，妄行厮杀，都是反贼。明日奏闻朝廷，你们自去分辩罢。(丑)朝廷是我们迎立的，元帅是朝廷差来的，我们违了军令，便是叛了朝廷，如何使得。情愿束身待罪，只求元帅饶恕。(生)高将军，你如何说？(副净)我高杰是元帅犬马，犯了军法，

只听元帅处分。(生)既如此说，速传黄、刘二镇，同赴辕门，央求元帅。(丑)二镇败走，各回汛地去了。(生)你淮、扬两镇，唇齿之邦，又无宿嫌，为何听人指使？快快前去，候元帅发落。(众兵下，生下台，丑、副净同行，到介。生)已到辕门了。两位将军在外等候，待俺传进。去(稍迟即出介)元帅有令：四镇擅相争夺，皆当军法从事。但高将军不知礼体，挑嫌起衅，罪有所归，着与三镇服礼，俟解和之日再行处分。

【香柳娘】劝将军自思，劝将军自思，祸来难救，负荆早向辕门叩。(副净恼介)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，元帅不加护庇，倒叫与三镇服礼，可不羞死人也。罢，罢，罢！看来元帅也不能用俺了，不免领兵渡江，另做事业去。这屈辱怎当，这屈辱怎当，渡过大江头，事业从新做。(唤介)三军快来，随俺前去。(众兵上，呐喊摇旗随下。丑望介)呀呀呀，高杰竟要过江了。想江南有他的党羽，不日要领来与俺厮闹。俺也早去约会黄、刘二镇，多带人马，到此迎敌。笑力穷远走，笑力穷远走，长江洗羞，防他重来作寇。

(丑下。生呆介)不料局势如此，叫俺怎生收救！

【前腔】恨山河半倾，恨山河半倾，怎能重构，人心瓦解忘恩旧。(南望介)那高杰竟是反了。看扬扬渡江，看扬扬渡江，旗帜乱中流，直入南徐口。(北望介)那刘泽清也急忙北去，要约会三镇人马，同来迎敌。这烟尘偏有，这烟尘偏有，好叫俺元帅搔头，参谋搓手。

(行介)且去回复了阁部，再作计较。正是:

堂堂开府辖通侯，江北淮南数上游。

只恐楼船与铁马，一时都羡好扬州。

第二十出　移防

【锦上花】(副净扮高杰领众执械上)策马欲何之？策马欲何之？江锁坚城，弩射雄师。且收兵，且收兵，占住这扬州市。

俺高杰领兵渡江，要抢苏、杭，不料巡抚郑瑄，操舟驾炮，堵住江口，没奈何又回扬州。但不知黄、刘三镇此时何往？(杂扮报卒上)报上将军：黄、刘三镇会齐人马，南来迎敌，前哨已到高邮了。(副净)啊呀！不好了！南下不得，北上又不能，好叫俺进退两难。(想介)罢，罢，还到史阁部辕门，央他的老体面，替俺解救罢。(行介)

【前腔】速去乞恩慈，速去乞恩慈，空忝羞颜，答对何辞。这才是，这才是，自作孽天教死。(内喊介，副净领众走下。外扮史可法从人上)

【捣练子】局已变，势难支，踌躕中夜少眠时。(生上)自叹经纶空满纸。

(外向生介)世兄，你看高杰不辞而去，三镇又不遵军法。俺本标人马为数无几，怎能守得住江北。眼看大事已去，奈何奈何！(生)闻得巡抚郑瑄堵住江口，高杰不能南下，又回扬州来了。(外)那三镇如何？(生)三镇知他退回，会齐人马，又来迎敌，前哨已到高邮了。(外悉介)目前局势更难处矣。

【玉抱肝】三百年事，是何人掀翻到此。只手儿怎擎青天，却莱兵总仗虚词。(合)烟尘满眼野横尸，只倚扬州兵一枝。

(丑扮中军官传鼓介。杂问介)门外击鼓，有何军情？(丑)将军高杰，领兵到辕，求见元帅。(外)他果然来了。传他进来，看他有何话

说。(外升帐，开门，左右排列介。副净急跑上介)小将高杰，擅离汛地，罪该万死，求元帅开恩饶恕！(外)你原是一介乱民，朝廷许你投诚，加封侯爵，不曾薄待了你。为何一言不合，竟自反去。及至渡江不得，又投辕门。忽而作反，忽而投诚，把个作反投诚当做儿戏，岂不可恨！本该军法从事，姑念你悔罪之速，暂且饶恕。(副净叩头起介。外问介)你还有何说？(副净又跪介)前日擅离汛地，只为不肯服礼。今三镇知俺回来，又要交战。小将虽强，独立怎支，还望元帅解救。(向生央介)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。(生)你不肯服礼，叫元帅如何处断？(外)正是，事到今日，本帅也不能偏护了。

【前腔】争论坐次，动干戈不知进止。他三家鼎足称雄，你孤军危命如丝。(合前)

(副净)元帅不肯解救，小将宁可碎首辕门，断不拜他下风。(生)你那黄金坝上威风那里去了？(副净)那里他没带人马，俺用全军混战，因而取胜。今日三家卷土齐来，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。(生)小生倒有个妙计，只怕你不肯依从。(副净)除了服礼，都依都依。(生)目今流贼南下，将渡黄河，许定国不能阻当，连夜告急。元帅正要发兵防河，你何不奉命前往，坐镇开、洛。既解目前之围，又立将来之功。他三镇知你远去，也不能兴无名之师了。将军以为何如？(副净低头思介)待我商量。(内呐喊介。外)城外杀声震天，是何处兵马？(丑报介)黄、刘三镇，领兵到城，要与高将军厮杀哩。(副净惧介)这怎么办？只得听元帅调遣了。(外)既然肯去，速传军令，晓谕三镇。(拔令箭丢地介，丑拾令箭跪介。外)高杰无礼，本当军法从事。但时值用人之际，又念迎驾之功，暂且饶恕，罚往开、洛防河，将功赎罪。今日已离扬州。三镇各释小嫌，共图大事，速速回汛，听侯调遣。(丑)得令。(下。外指高杰介)高将军，高将军，只怕你的性气，到处不能相安哩。

【前腔】黄河难恃，劝将军谋终虑始。那许定国也不是个安静的。须提防酒前茶后，软刀枪怎斗雄雌。(合前)

(向生介)防河一事乃国家要着，我看高将军勇多谋少，倘有疏虞，罪坐老夫。仔细想来，河南是贵乡，吾兄日图归计，路阻难行，何不随营前往。既遂还乡之愿，又好监军防河，且为桑梓造福，岂非一举而三得乎？(生)多谢美意，就此辞过元帅，收拾行装，即刻起程便了。(副净)一同告辞罢。(拜别介。外向生介)参谋此去，便如老夫亲身防河一般。只恐势局叵测，须要十分小心，老夫专听好音也。正是：人事无常争胜负，天心有定管兴亡。(下，吹打掩门，生、副净出介。副净)侯先生，你听杀声未息，只怕他们前面截杀。(生)无妨也，他们知你移防，怒气已消，自然散去的。况且三镇之兵，俱走东路，我们点齐人马，直出北门，从天长、六合竟奔河南，有何阻当。(众当旗仗伺候介。副净)就此起程。(行介)

【朝元令】(生)乡园系思，久断平安字。乌栖一枝，郁郁难居此。结伴还乡，白云如驶，遂了三年归志。(副净)统着全师，烟城柳驿行参差。莫逞旧雄姿，函关偷度时。(合)扬州倒指，看不见平山萧寺，平山萧寺。

(副净)落日林梢照大旗，(生)从军北去慰乡思。

(副净)黄河曲里防秋将，(生)好似英雄末路时。

闰二十出　闲话

(内鸣金擂鼓呐喊介。外扮老官人，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)戎马消何日，乾坤剩此身。白头江上客，红泪自沾巾。(立住大哭介。小生扮山人背行李上)日淡村烟起，江寒雨气来。(丑扮贾客背行李上)年年经过路，离乱使人猜。(小生见丑介)请了。我们都是上南京的，天色将晚，快些趱行。(丑)正是，兵荒马乱，江路难行，大家作伴才好。(指外介)那个老者为何立住了脚，只顾啼哭？(小生问外介)老兄想是走错了路，失迷什么亲人了。(外摇手介)不是，不是。俺是从北京下来的，行到河南，遇着高杰兵马，受了无限惊恐。刚得逃生，渡过江来，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，不觉伤心恸哭几声。(掩泪介。小生)原来如此，可怜，可叹！(丑)既是北京下来的，俺正要问问近日的消息，何不同宿村店，大家谈谈。(外)甚妙。我老腿无力，也要早歇哩。(小生指介)这座村店稍有墙壁，就此同宿了罢。(让介)请进。(同入介。外仰看介)好一架豆棚。(小生)大家放下行李，便坐这豆棚之下，促膝闲话也好。(同放行李，坐介。副净扮店主人上)村店新泥壁，田家老瓦盆。(问介)众位客官，还用晚饭么？(众)不消了。(小生)烦你买壶酒来，削瓜剥豆，我与二位解解困乏罢。(外向小生介)怎好取扰？(丑向外介)四海兄弟，却也无妨。待用完此酒，咱两个再回敬他。(副净取酒、菜上，三人对饮介，外问介)方才都是路遇，不曾请教尊姓大号，要到南京有何贵干？(小生)在下姓蓝名瑛，字田叔，是西湖画士，特到南京访友的。(丑)在下是蔡益所，世代南京书客，才从江浦索债回来的。(问外介)老兄是从北京下来的了，敢问高姓大名，有甚急事，这等狼狈？(外)不瞒二位说，下官姓张名薇，原是锦衣卫堂官。(丑惊介)原来是位老爷，失敬了。(小生问介)为何南来？(外)三月十九日，流贼攻破北京，崇祯先帝缢死煤山，周皇后也殉难自尽。下官走下城头，领了些本管校尉，寻着尸骸，抬到东华门外，

买棺收殓，独自一个戴孝守灵。(小生)那旧日的文武百官。那里去了？(外)何曾看见一人。那时闯贼搜查朝官，逼索兵饷，将我监禁夹打。我把家财尽数与他，才放我守灵戴孝。别个官儿走的走，藏的藏，或被杀，或下狱，或一身殉难，或阖门死节。(小生)有这样忠臣，可敬！(外)还有进朝称贺，做闯贼伪官的哩。(丑)有这样狗彘，该杀，该杀！(外掩泪介)可怜皇帝、皇后两位梓宫，丢在路旁，竟没人偢睬。(小生、丑俱掩泪介。外)直到四月初三日，礼部奉了伪旨，将梓宫抬送皇陵。我执幡送殡，走到昌平州。亏了一个赵吏目，纠合义民，捐钱三百串，掘开田皇妃旧坟，安葬当中。下官就看守陵旁，早晚上香。谁想五月初旬，大兵进关，杀退流贼，安了百姓，替明朝报了大仇。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，发买工料，从新修造享殿碑亭、门墙桥道，与十二陵一般规模。真是亘古希有的事。下官也没等工完，亲手题了墓牌，写了墓碑，连夜走来，报与南京臣民知道，所以这般狼狈。(小生)难得，难得！若非老先生在京，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。(丑问介)但不知太子、二王，今在何处？(外)定、永两王，并无消息。闻太子渡海南来，恐亦为乱兵所害矣。(掩泪介，小生问介)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，责备亡国将相，不去奔丧哭主，又不请兵报仇。史公答了回书，特着左懋第披麻扶杖，前去哭临，老先生可晓得么？(外)下官半路相遇，还执手恸哭了一场的。(内作大风雷声介。副净掌灯急上)大雨来了，快些进房罢。(众起，以袖遮头入房介)好雨好雨！(外)天色已晚，下官该行香了。(丑问介)替那个行香？(外)大行皇帝未满周年，下官现穿孝服，每早晚要行香哭拜的。(取包裹出香炉、香盒，设几上介，洗手介，望北两拜介，跪上香介)大行皇帝呀，大行皇帝呀！今日七月十五，孤臣张薇，叩头上香了。(内作大风雷不止介，外伏地放声大哭介。小生呼丑介)过来过来，我两个草莽之臣，也该随拜举哀的。(小生、丑同跪，陪哭介，哭毕俱叩头起，又两拜介，小生)老先生远路疲倦，早早安歇了罢。(外)正是，各人自便了。(各解行李卧倒介。小生)窗外风雨益发不住，明早如何登程？(外)老天的阴晴，人也料他不定。(丑问介)请问老爷，方

才说的那些殉节文武，都有姓名么？(外)问他怎的？(丑)我小铺中要编成唱本，传示四方，叫万人景仰他哩。(外)好，好！下官写有手折，明日取出奉送罢。(丑)多谢。(小生)那些投顺闯贼、不忠不义的姓名，也该流传，叫人唾骂。(外)都有抄本，一总奉上。(丑)更妙。(俱作睡熟介，内作众鬼号呼介，外惊听介)奇怪，奇怪！窗外风雨声中，又有哀苦号呼之声，是何物类？(杂扮阵亡厉鬼跳叫上。外隔窗看介)怕人怕人！都是些没头折足阵亡厉鬼，为何到此？(众鬼下，外睡倒介，内作细乐警跸声介。外惊听介)窗外又有人马鼓乐声，待我开门看来。(起看介，杂扮文武冠带骑马，幡幢细乐引导，扮帝、后乘舆上。外惊出跪迎介)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孤臣张薇恭迎圣驾。(众下。外起呼介)皇帝，皇后，何处巡游？我孤臣张薇不能随驾了。(又拜哭介。小生、丑醒问介)天已发亮，老爷怎的又哭起来？想是该上早香了。(外掩泪介)奇事，奇事！方才睡去，听得许多号呼之声。隔窗张看，都是些阵亡厉鬼。(小生)是了，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，想是赴盂兰会的。(外)这也没相干，还有奇事哩。(丑)还有什么奇事？(外)后来又听的人马鼓吹之声，我便开门去看。明明见崇祯先帝，同着周皇后，乘舆东行。引导的文武官员，都是殉难忠臣。前面奏着细乐，排着仪仗，像个要升天的光景。我伏俯路旁，送驾过去，不觉失声大哭起来。(小生)有这等异事。先皇帝、先皇后自然是超升天界的。也还是张老爷一片至诚，故此特特显圣。(外)下官今日发一愿心，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胜境募建水陆道场，修斋追荐，并脱度一切冤魂。二位也肯随喜么？(丑)老爷果能做此好事，俺们情愿搭醮。(外)好人，好人。到南京时，或买书，或求画，不时要相会的。(丑)正是。(小生)大家收拾行李作别罢。(各背行李下)雨洗鸡笼翠，江行趁晓凉。

乌啼荒冢树，槐落废宫墙。

帝子魂何弱，将军气不扬。

中原垂老别，恸哭过沙场。

加二十一出　孤吟

【天下乐】(副末毡巾道袍扮老赞礼上)雨洗秋街不动尘，青山红树满城新。谁家剩有闲金粉，撒与歌楼照镜人?

老客无家恋，名园杯自劝。朝朝贺太平，看演《桃花扇》。(内问)老相公又往太平园看演《桃花扇》么？(答)正是。(内问)昨日看完上本，演的何如？(答)演的快意，演的伤心。无端笑哈哈，不觉泪纷纷。司马迁作史笔，东方朔上场人。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，人情遮盖两三分。(行唱介)

【甘州歌】流光箭紧，正柳林蝉噪，荷沼香喷。轻衫凉笠，行到水边人困。西窗乍惊连夜雨，北里重消一枕魂。梧桐院，砧杵村。青苔虫语不堪闻。闲携杖，温出门，宫槐满路叶纷纷。

【前腔】鸡皮瘦损，看饱经霜雪，丝鬓如银。伤秋扶病，偏带旅愁客闷。欢场那知还剩我，老境翻嫌多此身。儿孙累，名利奔。一般流水付行云。诸侯怒，丞相嗔，无边衰草对斜曛。

【前腔换头】望春不见春，想汉宫图画，风飘灰烬。棋枰客散，黑白胜负难分。南朝古寺王谢坟，江上残山花柳阵。人不见，烟已昏，击筑弹铗与谁论！黄尘变，红日滚，一篇诗话易沉沦。

【前腔换头】难寻吴宫旧舞茵，问开元遗事，白头人尽。云亭词客，阁笔几度酸辛。声传皓齿曲未终，泪滴红盘蜡已寸。袍笏样，墨粉痕，一番妆点一番新。文章假，功业诨，逢场只合酒沾唇。

【余文】老不羞，偏见韵，偷将拄杖拨红裙。那管他扇底桃花解笑人。

当年真是戏，今日戏如真。

两度旁观者，天留冷眼人。

那马士英又早登场，列位请看。(拱下)

第二十一出　媚座

【菊花新】(净冠带扮马士英，外扮长班从人喝道上)调和鼎鼐费心机，别户分门恩济威。钻火燃寒灰，这燮理阴阳非细。

下官马士英，官居首辅，权握中枢。天子无为，从他闭目拱手；相公养体，尽咱吐气扬眉。那朱紫半朝，只不过呼朋引党；这经纶满腹，也无非报怨施恩。人都说养马成群，滚尘不定；他怎知立君由我，杀人何妨。(笑介)这几日太平无事，又且早放红梅，设席万玉园中，会些亲戚故旧。但看他趋奉之多，越显俺尊荣之至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此时。(叫介)长班，今日下的是那几位请贴？(外)都是老爷同乡：有兵部主事杨文骢、佥都御史越其杰、新推漕抚田仰、光禄寺卿阮大铖这几位老爷。(净疑介)那阮大铖不是同乡呀。(外)他常对人说是老爷至亲。(净笑介)相与不同，也算的个至亲了。(吩咐介)今日不是外客，就在这梅花书屋设席罢。(外)是。(净)天已过午，快去请客。(外)不用去请，俱在门房候着哩。只传他一声，便齐齐进来了。(传介)老爷有请。(末、副净忙上)阍人片语千钧重，相府重门万里深。(进见，足恭介。净)我道是谁。(向末介)杨妹丈是咱内亲，为何也不竟进？(末)如今亲不敌贵了。(净)说那里话。(向副净介)圆老一向来熟了的，为何也等人传？(副净)府体尊严，岂敢冒昧。(净)这就见外了。(让净先坐，打恭介)

【好事近】(净)吾辈得施为，正好谈心花底。兰友瓜戚，门外不须倒屣。休疑，总是一班桃李，相逢处把臂倾杯，何必拘冠裳套礼。俺肯堂堂相府，宾从疏稀？

(茶到，让净先取，打恭介。净)今日天气微寒，正宜小饮。(副净、末打恭介)正是。(净)才下朝来，日已过午。昼短夜长，差了三个

时辰了。(副净、末打恭介)是是！皆老师相调燮之功也。(吃茶完，让净先放茶杯，打恭介。净问外介)怎么越、田二位还不见到？(外)越老爷痔漏发了，早有辞贴。田老爷明日起身，打发家眷上船，夜间才来辞行。(净)罢了，吩咐排席。(吹打，排三席，安座介，副净、末谦恭告坐介，入座饮介。净)

【泣颜回】朝罢袖香微，换了轻裘朱履。阳春十月，梅花早破红蕊。南朝雅客，半闲堂且说风流嘴。拚长宵读画评诗，叹吾党知心有几。

(副净问介)相府连日宴客，都是那几位年翁？(净)总是吾党，但不如两公风雅耳。(末问介)是谁？(净唤介)长班拿客单来看。(外)客单在此。(副净接看介)张孙振、袁宏勋、黄鼎、张捷、杨维垣。(末)果然都是大有经济的。(净)个个是学生提拔，如今皆成大僚了。(副净打恭介)晚生等已废之员，还蒙起用，老师相为国吐握，真不啻周公矣。(净)岂敢。(拱介)二位不比他人，明日嘱托吏部，还要破格超升。(末打恭介、副净跪介)多谢提拔。(净拉起介。副净、末)

【前腔】提携，铩羽忽高飞，剑出丰城狱底。随朝待漏，犹如狗续貂尾。华筵一饮，出公门满面春风起。这恩荣锡衮封圭，不比那登龙御李。

(起介。净)撤了大席，安排小酌，我们促膝谈心。(设一席，更衣围坐介。净)也不再把盏了。(副净、末)岂敢重劳。(杂扮二介献赏封介。净摇手介)不必不必。花间雅集，又无梨园，怎么行这宫席之礼。(副净)舍下小班，日日得闲，为何不唤来承应？(净)圆老见惯的，另请别客，借来领教罢。

【太平令】妙部新奇，见惯司空自品题。(副净)是，是！名园山水清音美，又何用丝竹随。

(末笑介)从来名花倾国，缺一不可。今日红梅之下，梨园可省，倒少不了一声“晓风残月”哩。

【前腔】半放红梅，只少韦娘一曲催。(净大笑介)妹丈多情，竟要做个苏州刺史了。苏州刺史魂消矣，想一个丽人陪。

(净)这也容易。(吩咐介)叫长班传几名歌妓，快来伺候。(外)禀老爷，要旧院的，要珠市的？(净向末介)请教杨姑老爷。(末)小弟物色已多，总无佳者。只有旧院李香君，新学《牡丹亭》，倒还唱得出。(净吩咐介)长班去唤来！(外应下。副净问末介)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要娶做妾的，想是他了？(末)正是。(净问末介)为何不娶去？(末)可笑这个呆丫头，要与侯朝宗守节，断断不从。俺往说数次，竟不下楼，令我扫兴而回。(净怒介)有这样大胆奴才！

【风入松】不知开府爪牙威，杀人如同虱虮。笑他命薄烟花鬼，好一似蛾扑灯蕊。(副净)这都是侯朝宗教坏的，前番辱的晚生也不浅。(净大怒介)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一位新任漕抚，拿银三百，买不去一个妓女。岂有些理！难道是珍珠一斛，偏不能换蛾眉。

(副净)田漕台是老师相的乡亲，被他羞辱，所关不小。(净)正是。等他来时，自有处法。(外上)禀老爷：小人走到旧院，寻着香君，他推托有病，不肯下楼。(净寻思介)也罢！叫长班家人，拿着衣服财礼，竟去娶他。

【前腔】不须月老几番催，一霎红丝联喜。花花彩轿门前挤，不少欠分毫茶礼。莫管他鸨子肯不肯，竟将香君拉上轿子，今夜还送到田漕抚船上。惊的他迷离似痴，只当烟波上遇湘妃。

(外等急应下。副净喜介)妙妙！这才燥脾。(末)天色太晚，我们告辞罢。(净)正好快谈，为何就去？(副净)动劳久陪，晚生不安。(俱起打恭介。净)还该远送一步。(副净、末)不敢。(连打三恭，净先入内

介。副净)难得令舅老师相在乡亲面上动此义举，龙老也该去帮一帮。(末)如何去帮？(副净)旧院是你熟游之处，竟去拉下楼来，打发起身便了。(末)也不可太难为他。(副净怒介)这还便益了他。想起前番，就处死这奴才，难泄我恨。

【尾声】当年旧恨重提起，便折花损柳心无悔。那侯朝宗空梳栊了一番，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?

(副净)封侯夫婿几时归？(末)独守妆楼掩翠帏。

(副净)不解巫山风力猛，(末)三更即换雨云衣。

第二十二出　守楼

(外、小生拿内阁灯笼、衣、银跟轿上)天上从无差月老，人间竟有错花星。(外)我们奉老爷之命，硬娶香君，只得快走。(小生)旧院李家母子两个，知他谁是香君？(末急上呼介)转来，同我去罢。(外见介)杨姑老爷肯去，定娶不错了。(同行介)月照青溪水，霜沾长板桥。来此已是，快快叫门。(叫门介。杂扮保儿上)才关后户，又开前庭。迎官接客，卑职驿丞。(问介)那个叫门？(外)快开门来！(杂开门，惊介)呵呀！灯笼火把，轿马人夫，杨老爷来夸官了。(末)哇！快唤贞娘出来。(杂大叫介)妈妈出来！杨老爷到门了。(小旦急上，问介)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？(末)适在马舅爷相府，特来报喜。(小旦)有什么喜？(末)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。(指介)

【渔家傲】你看这彩轿青衣门外催，你看这三百花银，一套绣衣。(小旦惊介)是那家来娶，怎不早说？(末)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，是中堂阁内。(小旦)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？(末)非也。漕抚田公，同乡至戚，赠个佳人捧玉杯。

(小旦)田家亲事，久已回断，如何又来歪缠？(小生拿银交介)你就是香君么，请受财礼。(小旦)待我进去商量。(外)相府要人，还等你商量？快快收了银子，出来上轿罢。(末)他怎敢不去。你们在外伺候，待我拿银进去，催他梳洗。(末接银，杂接衣，同小旦作进介。小生、外)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。(俱暂下。小旦、末、杂作上楼介，末唤介)香君睡下不曾？(旦上)有甚紧事，一片吵闹？(小旦)你还不知么？(旦见末介)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？(小旦)还说甚么歌不歌哩。

【剔银灯】忙忙的来交聘礼，凶凶的强夺歌妓。对着面一时难回避，执着名别人谁替。(旦惊介)唬杀奴也！又是那个天杀的？(小旦)还

是田仰，又借着相府的势力，硬来娶你。堪悲，青楼薄命。一霎时杨花乱吹。

(小旦向末介)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，为何下这毒手？(末)不干我事。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，动了大怒，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。下官怕你受气，特为护你而来。(小旦)这等多谢了，还求老爷始终救解！(末)依我说，三百财礼，也不算吃亏。香君嫁个漕抚，也不算失所。你有多大本事，能敌他两家势力？(小旦思介)杨老爷说的有理。看这局面，拗不去了，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。(旦怒介)妈妈说那里话来！当日杨老爷作媒，妈妈主婚，把奴嫁与侯郎，满堂宾客，谁没看见。现收着定盟之物，(急向内取出扇介)这首定情诗，杨老爷都看过，难道忘了不成?

【摊破锦地花】他是我终身倚。盟誓怎移？宫纱扇现有诗题。万种恩情，一夜夫妻。(末)那侯郎避祸逃走，不知去向。设若三年不归，你也只顾等他么？(旦)便等他三年，便等他十年，便等他一百年，只不嫁田仰。(末)呵呀，好性气！又像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。(旦)可又来，阮、田同是魏党，阮家妆奁尚且不受，倒去跟着田仰么？(内喊介)夜已深了，快些上轿，还要赶到船上去哩。(小旦劝介)傻丫头！嫁到田府，少不了你的吃穿哩。(旦)呸！我立志守节，岂在温饱。忍寒饥，决不下这翠楼梯。

(小旦)事到今日，也顾不得他了。(叫介)杨老爷放下财礼，大家帮他梳头穿衣。(小旦替梳头，末替穿衣介，旦持扇前后乱打介。末)好利害，一柄诗扇，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。(小旦)草草妆完，抱他下楼罢。(末抱介。旦哭介)奴家就死不下此楼。(倒地撞头，晕卧介。小旦惊介)呵呀！我儿苏醒！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。(末指扇介)你看血喷满地，连这诗扇都溅坏了。(拾扇付杂介。小旦唤介)保儿，扶起香君，且到卧房安歇罢。(杂扶旦下。内喊介)夜已三更了。诓去银子，不打发上轿，我们要上楼拿人哩！(末向楼下介)管家略等一等，他母子难

舍，其实可怜的。(小旦急介)孩儿碰坏，外边声声要人，这怎么处？(末)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，这番羞了他去，你母子不要性命了。(小旦怕介)求杨老爷救俺则个！(末)没奈何，且寻个权宜之法罢！(小旦)有何权宜之法？(末)娼家从良，原是好事，况且嫁与田府，不少吃穿。香君既没造化，你倒替他享受去罢。(小旦急介)这断不能。一时一霎，叫我如何舍得。(末怒介)明日早来拿人，看你舍得舍不得。(小旦呆介)也罢！叫香君守着楼，我去走一遭儿。(想介)不好，不好，只怕有人认得。(末)我说你是香君，谁能辨别？(小旦)既是这等，少不得又妆新人了。(忙打扮完介。向内叫介)香君我儿，好好将息，我替你去了。(又嘱介)三百两银子，替我收好，不要花费了。(末扶小旦下楼。小旦)

【麻婆子】下楼下楼三更夜，红灯满路辉。出户出户寒风起，看花未必归。(小生、外打灯抬轿上)好，好，新人出来了，快请上轿。(小旦别末介)别过杨老爷罢。(末)前途保重，后会有期。(小旦)老爷今晚且宿院中，照管孩儿。(末)自然。(小旦上轿介)萧郎从此路人窥，侯门再出岂容易。(行介)舍了笙歌队，今夜伴阿谁。

(俱下。末笑介)贞丽从良，香君守节，雪了阮兄之恨，全了马舅之威：将李代桃，一举四得，倒也是个妙计。(叹介)只是母子分别，未免伤心。

匆匆夜去替蛾眉，一曲歌同易水悲。

燕子楼中人卧病，灯昏被冷有谁知。

第二十三出　寄扇

【醉桃源】(旦包帕病容上)寒风料峭透冰绡，香炉懒去烧。血痕一缕在眉梢。胭脂红让娇。孤影怯，弱魂飘，春丝命一条。满楼霜月夜迢迢，天明恨不消。

(坐介)奴家香君，一时无奈，用了苦肉之计，得遂全身之节。只是孤身只影，卧病空楼，冷帐寒衾，无人作伴，好生凄凉。

【北新水令】　冻云残雪阻长桥，闭红楼冶游人少。栏杆低雁字，帘幕挂冰条。炭冷香消，人瘦晚风峭。

奴家虽在青楼，那些花月欢场，从今罢却了。

【驻马听】绣户萧萧，鹦鹉呼茶声自巧；香闺悄悄，雪狸偎枕睡偏牢。榴裙裂破舞风腰，蛮靴剪碎凌波靿。愁多病转饶，这妆楼再不许风情闹。

想起侯郎匆匆避祸，不知流落何所。怎知奴家独住空楼，替他守节也。(起唱介)

【沈醉东风】记得一霎时娇歌兴扫，半夜里浓雨情抛。从桃叶渡头寻，向燕子矶边找，乱云山风高雁杳。那知道梅开有信，人去越遥。凭栏凝眺，把盈盈秋水，酸风冻了。

可恨恶仆盈门，硬来娶俺，俺怎肯负了侯郎。

【雁儿落】欺负俺贱烟花薄命飘摇，倚着那丞相府忒骄傲。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，免不得揉碎如花貌。

最可怜妈妈替奴当灾，飘然竟去。(指介)你看床榻依然，归来何日。

【得胜令】恰便似桃片逐雪涛，柳絮儿随风飘。袖掩春风面，黄昏出汉朝。萧条，满被尘无人扫。寂寥，花开了独自瞧。

说到这里，不觉一阵酸心。(掩泪坐介)

【乔牌儿】这肝肠似搅，泪点儿滴多少。也没个姊妹闲相邀，听那挂帘栊的钩自敲。

独坐无聊，不免取出侯郎诗扇，展看一回。(取扇介)嗳呀！都被血点儿污坏了，这怎么处。

【甜水令】你看疏疏密密，浓浓淡淡，鲜血乱蘸，不是杜鹃抛。是脸上桃花，做红雨儿飞落，一点点溅上冰绡。

侯郎，侯郎！这都是为你来：

【折桂令】叫奴家揉开云髻，折损宫腰。睡昏昏似妃葬坡平，血淋淋似妾堕楼高。怕旁人呼号，舍着俺软丢答的魂灵没人招。银镜里朱霞残照，鸳枕上红泪春潮。恨在心苗，愁在眉梢。洗了胭脂，涴了鲛绡。

一时困倦起来，且在妆台盹睡片时。(压扇睡介。末扮杨文骢便服上)认得红楼水面斜，一行衰柳带残鸦。(净扮苏昆生上)银筝象板佳人院，风雪今同处士家。(末回头见介)呀！苏昆老也来了。(净)贞丽从良，香君独住，放心不下，故此常来走走。(末)下官自那日打发贞丽起身，守了香君一夜，这几日衙门有事，不能脱身。方才城东拜客，便道一瞧。(入介。净)香君不肯下楼，我们上去一谈罢。(末)甚好。(登楼介。末指介)你看香君抑郁病损，困睡妆台，且不必唤他。(净看介)这柄扇儿展在面前，怎么有许多红点儿？(末)此乃侯兄定情之物，

一向珍藏不肯示人，想因面血溅污，晾在此间。(抽扇看介)几点血痕，红艳非常，不免添些枝叶，替他点缀起来。(想介)没有绿色怎好？(净)待我采摘盆草，扭取鲜汁，权当颜色罢。(末)妙极。(净取草汁上。末画介)叶分芳草绿，花借美人红。(画完介。净看，喜介)妙妙！竟是几笔折枝桃花。(末大笑指介)真乃“桃花扇”也！(旦惊醒，见介)杨老爷、苏师父都来了，奴家得罪。(让坐介。末)几日不曾来看，额角伤痕渐已平复了。(笑介)下官有画扇一柄，奉赠妆台。(付旦扇介。旦接看介)这是奴的旧扇，血迹腌臜，看他怎的。(入袖介。净)扇头妙染，怎不赏鉴？(旦)几时画的？(末)得罪得罪，方才点坏了。(旦看扇叹介)咳！桃花薄命，扇底飘零。多谢杨老爷替奴写照了。

【锦上花】一朵朵伤情，春风懒笑；一片片消魂，流水愁漂。摘的下娇色，天然蘸好。便妙手徐熙，怎能画到。樱唇上调朱，莲腮上临稿，写意儿，几笔红桃。补些翠枝青叶，分外夭夭，薄命人写了、一幅桃花照。

(末)你看这柄桃花扇，少不得个顾曲周郎。难道青春守寡，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？(旦)说那里话，那关盼盼也是烟花，何尝不在燕子楼中，关门到老。(净)明日侯郎重到，你也不下楼么？(旦)那时锦片前程，尽俺受用，何处不许游耍，岂但下楼。(末)香君这段苦节，今世少有。(向净介)昆老看师弟之情，寻着侯郎，将他送去，也省俺一番悬挂。(净)是是。一向留心访问，知他随任史公，住淮半载。自淮来京，自京到扬，今又同着高兵防河去了。晚生不日还乡，顺便找寻。(向旦介)须得香君一书才好。(旦向末介)奴家言出无文，求杨老爷代写罢。(末)你的心事，叫俺如何写得出。(旦寻思介)罢罢！奴的千愁万苦，俱在扇头，就把这扇儿寄去罢。(净喜介)这封家书，倒也新样。(旦)待奴封他起来。(封扇介)

【碧玉箫】挥洒银毫，旧句他知道；点染红么，新画你收着。便面小，血心肠一万条。手帕儿包，头绳儿绕，抵过锦字书多少。

(净接扇介)待我收好了，替你寄去。(旦)师父几时起身？(净)不日束装了。(旦)只望早行一步。(净)晓得。(末)我们下楼罢。(向旦介)香君保重。你这段苦节，说与侯郎，自然来娶你的。(净)我也不再来别了。正是：新书远寄桃花扇，(末)旧院常关燕子楼。(下。旦掩泪介)妈妈不归，师父又去，妆楼独闭，益发凄凉了。

【鸳鸯煞】莺喉歇了南北套，冰弦住了陈隋调。唇底罢吹箫，笛儿丢笙儿坏板儿掠。只愿扇儿寄去的速，师父束装得早。三月三刘郎到了，携手儿下妆楼，桃花粥吃个饱。

书到梁园雪未消，青溪一道阻春潮。

桃根桃叶无人问，丁字帘前是断桥。

第二十四出　骂筵

【缕缕金】(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)风流代，又遭逢，六朝金粉样，我偏通。管领烟花，衔名供奉。簇新新帽乌衬袍红，皂皮靴绿缝，皂皮靴绿缝。

(笑介)我阮大钺，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挈，又取在内庭供奉。今日到任回来，好不荣耀。且喜今上性喜文墨，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，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。区区不才，同在文学侍从之班。天颜日近，知无不言。前日进了四种传奇，圣心大悦，立刻传旨，命礼部采选宫人，要将《燕子笺》被之声歌，为中兴一代之乐。我想这本传奇，精深奥妙，倘被俗手教坏，岂不损我文名。因而乘机启奏："生口不如熟口，清客强似教手。"圣上从谏如流，就命广搜旧院，大罗秦淮，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余人，交与礼部拣选。前日验他色艺，都只平常。还有几个有名的，都是杨龙友旧交，求情免选，下官只得勾去。昨见贵阳相公说道："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，难道不选好的，倒选坏的不成？"只得又去传他，尚未到来。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，下官约同龙友，移樽赏心亭，邀俺贵阳师相饮酒看雪。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女，带到席前验看。正是：花柳笙歌隋事业，谈谐裙屐晋风流。(下)

【黄莺儿】(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)上家住蕊珠宫，恨无端、业海风，把人轻向烟花送。喉尖唱肿，裙腰舞松，一生魂在巫山洞。俺卞玉京。今日为何这般打扮？只因朝廷搜拿歌妓，逼俺断了尘心。昨夜别过姊妹，换上道妆，飘然出院，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。望城东，云山满眼，仙界路无穷。(飘摇下，副净、外、净扮继之。沈公宪、张燕筑三清客上。副净)

【皂罗袍】正把秦淮箫弄，看名花好月，乱上帘栊。凤纸签名唤乐工，南朝天子春心动。我丁继之年过六旬，歌板久抛。前日托过杨老爷，免我前往，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。(外、净)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，不知又传，有何话说。(副净拱介)两位老弟，大家商量，我们一班清客，感动皇爷，召去教歌，也不是容易的。(外、净)正是。(副净)二位青年上进，该去走走，我老汉多病年衰，也不望甚么际遇了。今日我要躲过。求二位遮盖一二。(外)这有何妨，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(净)是是，难道你犯了王法，定要拿去审问不成。(副净)既然如此，我老汉就回去了。(回行介)急忙回首，青青远峰；逍遥寻路，森森乱松。(顿足介)若不离了尘埃，怎能免得牵绊。(袖出道巾、黄绦换介，转头呼介)二位看俺打扮罢。道人醒了扬州梦。

(摇摆下。外)咦！他竟出家去了，好狠心也。(净)我们且坐廊下晒暖，待他姊妹到来，同去礼部过堂。(坐地介。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，杂扮差役跟上，小旦)桃片随风不结子，(丑)柳绵浮水又成萍。(望介)你看老沈、老张不约俺一声儿，先到廊下向暖，我们走去，打他个耳刮子。(相见，诨介。外问杂介)又传我们到那里去？(杂)传你们到礼部过堂，送入内庭教戏。(外)前日免过俺们了。(杂)内阁大老爷不依，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。(净)是那几个？(杂)待我瞧瞧票子。(取票看介)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。(问介)那姓丁的如何不见？(外)他出家去了。(杂)既出了家，没处寻他，待我回宫罢。(向净、外介)你们到了的，竟往礼部过堂去。(净)等他姊妹们到齐着。(杂)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，吩咐带着女客，席上验看哩。(外、净)既是这等，我们先去了。正是：传歌留乐府，擪笛傍宫墙。(下。杂看票，问小旦介)你是寇白门么？(小旦)是。(杂问丑介)你是卞玉京么？(丑)不是，我是老妥。(杂)是郑妥娘了。(问介)那卞玉京呢？(丑)他出家去了。(杂)咦！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。(问介)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，想是李贞丽了？(小旦)不是，李贞丽从良去了。(杂)我方才拉他下楼，他说是李贞丽，怎的又不是？(丑)想是他女儿顶名替来的。(杂)母子总是一般，只少不了数儿就好了。(望介)他早赶上来也。

【忒忒令】(旦)下红楼残腊雪浓，过紫陌早春泥冻。不贯行走，脚儿十分痛。传凤诏，选蛾眉，把丝鞭，骑骄马，催花使乱拥。

奴家香君，被捉下楼。叫去学歌，是俺烟花本份；只有这点志气，就死不磨。(杂喊介)快些走动！(旦到介。小旦)你也下楼了，屈尊，屈尊。(丑)我们造化，就得服侍皇帝了。(旦)情愿奉让罢。(同行介。杂)前面是赏心亭了，内阁马老爷，光禄阮老爷，兵部杨老爷，少刻即到。你们各人整理伺候。(杂同小旦、丑下。旦私语介)难得他们凑来一处，正好吐俺胸中之气。

【前腔】赵文华陪着严嵩，抹粉脸席前趋奉。丑腔恶态，演出真《鸣凤》。俺做个，女祢衡，挝渔阳，声声骂，看他懂不懂！

(净扮马士英，副净扮阮大铖，末扮杨文骢，外、小生扮从人喝道上，旦避下。副净)琼瑶楼阁朱微抹，(末)金碧峰峦粉细勾。(净)好一派雪景也。(副净)这座赏心亭，原是看雪之所。(净)怎么原是看雪之所？(副净)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，说道："卿到金陵，可选一绝景处张之。"因建此亭。(净看壁介)这壁上单条，想是周昉雪图了。(末)非也。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。(净)妙妙。你看雪压锺山，正对图画，赏心胜地，无过此亭矣。(末吩咐介)就把炉榼游具，摆设起来。(外、小生设席坐介。副净向净介)荒亭草具，恃爱高攀，着实得罪了。(净)说那里话。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，费千金盛设，十分丑态，一无所取，徒传笑柄。(副净)晚生今日扫雪烹茶，清谈攀教，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，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。(净)呵呀！那戏场粉笔，最是利害，一抹上脸再洗不掉。虽有孝子慈孙，都不肯认做祖父的。(末)虽然利害，却也公道，原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，非为我辈而设。(净)据学生看来，都吃了奉承的亏。(末)为何？(净)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，何尝不是一个文人，现今《鸣凤记》里抹了花脸，着实丑看。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。(副净打恭介)是是！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，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。(末)请酒！(同举杯介。副净问外介)选的

妓女，可曾叫到了么？(外禀介)叫到了。(杂领众妓叩头介。净细看介，吩咐介)今日雅集，用不着他们，叫他礼部过堂去罢。(副净)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。(净)留下那个年小的罢。(众下。净问介)他唤什么名字？(杂禀介)李贞丽。(净笑介)丽而未必贞也。(笑向副净介)我们扮过陶学士了，再扮一折党太尉何如？(副净)妙妙！(唤介)贞丽过来，斟酒唱曲。(旦摇头介。净)为何摇头？(旦)不会。(净)呵呀！样样不会，怎称名妓。(旦)原非名妓。(掩泪介。净)你有甚心事，容你说来。(旦)

【江儿水】妾的心中事，乱似蓬，几番要向君王控。拆散夫妻惊魂迸，割开母子鲜血涌，比那流贼还猛。做哑装聋，骂着不知惶恐。

(净)原来有这些心事。(副净)这个女子却也苦了。(末)今日老爷们在些行乐，不必只是诉冤了。(旦)杨老爷知道的，奴家冤苦，也值当不的一诉。

【五供养】堂堂列公，半边南朝望你峥嵘。出身贵宠，创业选声容，《后庭花》又添几种。把俺胡撮弄，对寒风、雪海冰山，苦陪觞咏。

(净怒介)唗！这妮子胡言乱道，该打嘴了。(副净)闻得李贞丽原是张天如、夏彝仲辈品题之妓，自然是放肆的。该打，该打！(末)看他年纪甚小，未必是那个李贞丽。(旦恨介)便是他待怎的！

【玉交枝】东林伯仲，俺青楼皆知敬重。干儿义子从新用，绝不了魏家种。(副净)好大胆，骂的是那个！快快采去，丢在雪中。(外采旦，推倒介。旦)冰肌雪肠原自同，铁心石腹何愁冻。(副净)这奴才当着内阁大老爷这般放肆，叫我们都开罪了。可恨可恨！(下席踢旦介，末起拉介。净)罢罢！这样奴才，何难处死，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。(末)是是。丞相之尊，娼女之贱，天地悬绝，何足介意。(副净)也罢！启过老师相，送入内庭，拣着极苦的脚色，叫他去当。(净)这也该

的。(末)着人拉去罢！(杂拉旦介。旦)奴家已拚一死，吐不尽鹃血满胸，吐不尽鹃血满胸。

(拉旦下。净)好好一个雅集，被这奴才搅乱坏了。可笑，可笑！(副净、末连三揖介)得罪，得罪！望乞海涵，另日竭诚罢。(净)兴尽宜回春雪棹，(副净)客羞应斩美人头。(净、副净从人喝道下。末吊场介)可笑香君才下楼来，偏撞两个冤对，这场是非免不了的。若无下官遮盖，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理。罢，罢，选入内庭，倒也省了几日悬挂。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，如何是好？(想介)有了，画友蓝瑛托俺寻寓，就接他暂住楼上，待香君出来，再作商量。

赏心亭上雪初融，煮鹤烧琴宴巨公。

恼杀秦淮歌舞伴，不同西子入吴宫。

第二十五出　选优

场上正中悬一匾书“熏风殿”，两旁悬联书“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”，款书“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”。外扮沈公宪，净扮张燕筑，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同上。(外)天子多情爱沈郎，(净)当年也是画眉张。(小旦)可怜一树白门柳，(丑)让我风流郑妥娘。(外)我们被选入宫，伺候两日，怎么还不见动静？(净仰看介)此处是熏风殿，乃奏乐之所。闻得圣驾将到，选定脚色，就叫串戏哩。(外)如何名熏风殿？(净)你不晓得，琴曲里有一句：“南风之熏兮。”取这个意思。(丑)呸！你们男风兴头，要我们女客何用？(小旦)我们女客得了宠眷，做了大嫔妃，还强如他男风哩。(丑)正是，他男风得了宠眷，到底是个小兄弟。(净)好徒弟，骂及师父来了。(外)咱们掌了班时，不要饶他。(净)谁肯饶他。明日教动戏，叫老妥试试我的鼓槌子罢。(丑嗤笑，指介)你老张的鼓槌子，我曾试过，没相干的。(众笑介。副净冠带扮阮大铖上)

【绕地游】汉宫如画，春晓珠帘挂，待粉蝶黄莺打。歌舞西施，文章司马，厮混了红袖乌纱。

(见介)你们俱已在此，怎的不见李贞丽？(小旦)他从雪中一跌，至今忍痛，还卧在廊下哩。(副净)圣驾将到，选定脚色，就要串戏，怎么由得他的性儿！(众)是是，俺们拉他过来。(同下。副净自语介)李贞丽这个奴才如此可恶，今日净、丑脚色，一定借重他了。(杂扮二内监执龙扇前引，小生扮弘光帝，又扮二监提壶捧盒随上。小生)满城烟树间梁陈，高下楼台望不真。原是洛阳花时客，偏来管领秣陵春。(坐介)寡人登极御宇，将近一年，幸亏四镇阻当，流贼不能南下。虽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。昨已捕拿下狱。目今外侮不来，内患不生，正在采选淑女，册立正宫。这也都算小事。只是朕独享帝王之尊，无有声色

之奉，端居高拱，好不闷也。(副净跪介)当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。(小生)平身。(副净起介。小生)

【掉角儿】看阳春残雪早花，蹙愁眉慵游倦耍。(副净)圣上安享太平，正宜及时行乐。慵游倦耍，却是为何？(小生)朕有一桩心事，料你也应晓得。(副净)想怕流贼南犯？(小生)非也。阻隔着黄河雪浪，那怕他天汉浮槎。(副净)想愁兵弱粮少？(小生)也不是。俺有那镇淮阴诸猛将，转江陵大粮艘，有甚争差。(副净)既不为内外兵马，想是正宫未立，配德无人？(小生)也不为此。那礼部钱谦益，采选淑女，不日册立。有三妃九嫔，教国宜家。(副净)又不为此，臣晓得了。(私奏介)想因叛臣周镳、雷縯祚，倡选邪谋，欲迎立潞王耳。(小生)益发说错了。那奸人倡言惑众，久已搜拿。

(副净低头沈吟介)却是为何？(小生)卿供奉内庭，乃朕心腹之臣，怎不晓得朕的心事。(副净跪介)圣虑高深，臣衷愚昧，其实不能窥测。伏望明白宣示，以便分忧。(小生)朕谕你知道罢。朕贵为天子，何求不遂。只因你所献《燕子笺》，乃中兴一代之乐，点缀太平第一要事。今日正月初九，脚色尚未选定，万一误了灯节，岂不可恼。(指介)你看阁学王铎书的对联道：“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。”一年能有几个元宵？故此日夜踌蹰，饮膳俱减耳。(副净)原来为此，巴里之曲，有廑圣怀，皆微臣之罪也。(叩头介)臣敢不鞠躬尽瘁，以报主知。(起唱介)

【前腔】忝卿僚填词辨挝，备供奉诙谐风雅。恨不能腮描粉墨，也情愿怀抱琵琶。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顾，舞裀边受寸赏，御酒龙茶，三生侥幸，万世荣华。这便是为臣经济，报主功阀。

(前问介)但不知内庭女乐，少何脚色？(小生)别样脚色，都还将就得过，只有生、旦、小丑不惬朕意。(副净)这也容易，礼部送到清客、歌妓，现在外厢，听候拣选。(小生)传他进来。(副净)领旨。(急入领外、净、旦、小、旦、丑上，俱跪介。小生问外、净介)你二人是

串戏清客么？(外、净)不敢，小民串戏为生。(小生)既会串戏，新出传奇也曾串过么？(外、净)新出的《牡丹亭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西楼记》，都曾串过。(小生)既会《燕子笺》就做了内庭教习罢。(外、净叩头介。小生问介)那三个歌妓，也会《燕子笺》么？(小旦、丑)也曾学过。(小生喜介)益发妙了。(问旦介)这个年小的，怎不答应？(旦)没学。(副净跪介)臣启圣上，那两个学过的，例应派做生、旦。这一个没学的，例应派做丑脚。(小生)既有定例，依卿所奏。(小旦、丑、旦叩头介。小生)俱着起来，伺候串戏。(俱起介。丑背喜介)还是我老妥做了天下第一个正旦。(小生向副净介)卿把《燕子笺》摘出一曲，叫他串来，当面指点。(外、净、小旦、丑随意演《燕子笺》一曲，副净作态指点介。小生喜介)有趣，有趣！都是熟口，不愁扮演了。(唤介)长侍斟酒，庆贺三杯。(杂进酒。小生饮介，小生起介)我们君臣同乐，打一回十番何如？(副净)领旨。(小生)寡人善于打鼓，你们各认乐器。(众打《雨夹雪》一套完介。小生大笑介)十分忧愁消去九分了。(唤介)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。(杂进酒，小生饮介)

【前腔】旧吴宫重开馆娃，新扬州初教瘦马。淮阳鼓昆山弦索，无锡口姑苏娇娃。一件件闹春风吹暖响，斗晴烟飘冷袖，宫女如麻。红楼翠殿，景美天佳。都奉俺无愁天子，语笑喧哗。

(看旦介)那个年小歌妓，美丽非常，派做丑脚，太屈他了。(问介)你这个年小歌妓，既没学《燕子笺》，可曾学些别的么？(旦)学过《牡丹亭》。(小生)这也好了，你便唱来。(旦羞不唱介。小生)看他粉面发红，像是腼腆，赏他一柄桃花宫扇，遮掩春色。(杂掷红扇与旦介。旦持扇唱介)

【懒画眉】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，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。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，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。咳！辜负了春三二月天。

(小生喜介)妙绝，妙绝！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。(杂进酒。小生饮介，指旦介)看此歌妓声容俱佳，岂可长材短用。还派做正旦罢。(指

丑介)那个黑色的倒该做丑脚。(副净)领旨。(丑撅嘴介)我老妥又不妥了。(小生向副净介)你把生、丑二脚领去入班，就叫清客二名用心教习，你也不时指点。(副净跪应介)是，此乃微臣之专责，岂敢辞劳。(急领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下。小生向旦介)你就在这熏风殿中，把《燕子笺》脚本三日念会，好去入班。(旦)今会不难，只是没有脚本。(小生唤介)长侍，你把王铎抄的楷字脚本，赏与此旦。(杂取脚本付旦，跪接介。小生)千年只有歌场乐，万事何须酒国愁。(杂引下。旦掩泪介)罢了，罢了！已入深宫，那有出头之日。

【掉角儿】锁重门垂杨暮鸦，映疏帘苍松碧瓦。凉飕飕风吹罗袖，乱纷纷梅落宫髽。想起那拆鸳鸯离魂惨，隔云山相思苦，会期难拿。倩人寄扇，擦损桃花。到今日情丝割断，芳草天涯。

(叹介)没奈何，且去念会脚本，或者天恩见怜，放奴出宫，再会侯郎一面，亦未可知。

【尾声】从此后入骨髓愁根难拔，真个是广寒宫姮娥守寡。只这两日呵！瘦损宫腰剩一把。

曲终人散日西斜，殿角凄凉自一家。

纵有春风无路入，长门关住碧桃花。

第二十六出　赚将

【破阵子】(生上)水驿山城烟霭，花村酒肆尘埋。百里白云亲舍近，不得斑衣效老莱，从军心事乖。

小生侯方域，奉史公之命监军防河。争奈主将高杰，性气乖张，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，只恐挑起争端难于收救，不免到中军帐内劝谏一番。(入介。副净扮高杰上)一声叱退黄河浪，两手推开紫塞烟。(相见坐介)先生入帐有何见教？(生)小生千里相随，只为防河大事。今到睢州呵，

【四边静】威名震人人惊魄，家尽移宅。鸡犬不留群，军民少宁刻。营中一吓，帐中一责。敌国在萧墙，祸事恐难测。

(副净)那许定国拥兵十万，夸胜争强，昨日教场点卯，一个个老弱不堪。欺君糜饷，本当军法从事，责骂几声也算从轻发放了。(生)元帅差矣。

【福马郎】此时山河一半改，倚着忠良帅，速奏凯。收拾人心，招纳英才，莫将衅端开。成功业，只在将和谐。

(副净)虽如此说，那许定国托病不来，倒请俺入城饮酒，总是十分惧怕了。俺看睢州城外，四面皆水，只有单桥小路，也是可守之邦。明日叫他让出营房，留俺歇马。他若依时便罢，若不依时，俺便夺他印牌，另委别将，却也容易。(生摇手介)这事万万行不得。昨日教场一骂，争端已起。自古道："强龙不压地头蛇。"他在唇齿肘臂之间，早晚生心，如何防备。(副净指生介)书生之见，益发可笑。俺高杰威名盖世，便是黄、刘三镇也拜下风，这许定国不过走狗小将，有

何本领，俺倒防备起他来。(生打恭介)是是是。元帅既有高见，小生何用多言。就此辞归，竟在乡园中打听元帅喜信罢。(副净拱介)但凭尊意。(生冷笑拂袖下。副净起唤介)叫左右。(净、丑扮二将上)元帅呼唤，有何军令？(副净)你二将各领数骑，随我入城饮酒顽耍。这大营人马，不许擅动。(净、丑)得令。(即下，领四卒上。副净)就此前行。(骑马绕场介)

【划锹儿】南朝划就黄河界，东流把住白云隘，飞鸟不能来，强弓何用买。(合)望荒城柳栽，上危桥板坏；按辔徐行，军容潇洒。

(暂下。外扮家将捧印牌上)杀人不用将军印，奏凯全凭娘子军。咱乃睢州许总兵的家将。俺总爷被高杰一骂，吓得水泻不止。亏了夫人侯氏，有胆有谋，昨夜画定计策，差俺捧着牌印，前来送交，就请他进城筵宴。约定饮酒中间，放炮为号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倒也是条妙计。只不知天意若何，好怕人也。(望介)远望高杰前来，不免在桥头跪接。(副净等唱前“合”上，外跪接介。副净问介)你是何处差官？(外)小的是总兵许定国家将，叩接元帅大老爷。(副净)那许总兵为何不接？(外)许总兵卧病难起，特差小的送到牌印，就请元帅爷进城筵宴，点查兵马。(副净)席设何处？(外)设在察院公署。(副净)左右收了牌印。(净、丑收介。副净笑介)妙，妙，牌印果然送到。明日安营歇马，任俺区处了。(吩咐外介)你便引马前行。(外前引，唱前“合”，行介。外跪禀介)已到察院，请元帅爷入席。(副净下马入坐介，吩咐介)军卒外面伺候。(向净、丑介)你二将不同别个，便坐下席，陪俺欢乐。(净、丑安放牌印，叩头介)告坐了。(就地列坐介，外斟副净酒介，末、小生扮二将斟净、丑酒介，又副净、净、丑身旁各立一杂摆菜介。外)请酒。(副净怒介)这样薄酒，拿来灌俺。(摔杯介。外急换酒介，外)请菜。(副净怒介)这样冷菜，如何下箸。(摔箸介，外急换菜介。副净)今日正月初十，预赏元宵，怎的花灯、优人全不预备？(外跪禀介)禀元帅爷：这睢州偏僻之所，没处买灯叫戏。且把衙门灯笼悬

挂起来，军中鼓角吹打一通罢。(挂灯吹打介。副净向净、丑介)我们多饮几杯。

【普天乐】镇河南，威风大，柳营列，星旗摆。灯筵上，灯筵上将印兵牌，(净、丑起奉副净酒介)行军令酒似官差。(副净与净、丑猜拳介)任哗掌叫彩，三家拇阵排。(外、末、小生)这八卦图中新势，只怕鬼谷难猜。

(净、丑)小的酒都有了，今日还要伺候元帅爷点查兵马哩。(副净)天色已晚，明日点查罢，大家再饮几杯。(又斟酒饮介，内放纸炮介，杂急拿副净手、外拔刀欲杀、副净脱跳梁上介，一杂急拿净手、末杀死净介，一杂急拿丑手、小生杀死丑介，闻炮声、拿、杀、要一齐介。外喊介)高杰走脱了，快寻，快寻！(杂点火把各处寻介。外仰视介)顶破椽瓦，想是爬房走了。(杂又寻介。外指介)那楼脊兽头边，闪闪绰绰，似有人影。快快放箭！(末、小生放箭介，副净跳下介，杂拿住副净手介。外认介)果然是老高哩。(副净呵介)好反贼，俺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，你敢害我？(外)俺只认的许总爷，不认的甚么黄的黑的，快伸头来。(副净跳介)罢了，罢了！俺高杰有勇无谋，竟被许定国赚了。(顿足介)咳！悔不听侯生之言，致有今日。(伸脖介)取我头去。(外指介)老高果然是条好汉。(割副净头，手提介，唤介)两个兄弟快捧牌印，大家回报总爷去。(末、小生捧牌印介。末)且莫慌张，三将虽死，还有小卒在外哩。(外)久已杀得干净了。(小生)还有一件，城外大营明日知道，必来报仇。快去回了总爷，求侯夫人妙计。(外)侯夫人妙计早已领来了：今夜悄悄出城，带着高杰首级献与北朝，就引着北朝人马，连夜踏冰渡河。杀退高兵，算我们下江南第一功了。

宛马嘶风缓辔来，黄河冰上北门开。

南朝正赏春灯夜，让我当筵杀将才。

第二十七出　逢舟

【水底鱼】(净扮苏昆生背包裹骑驴急上)戎马纷纷，烟尘一望昏。魂惊心震，长亭连远村。(丑扮执鞭人赶呼介)客官慢走。你看黄河堤上，逃兵乱跑，不要被他夺了驴去。(净不听，急走介。杂扮乱兵三人迎上)弃甲掠盾，抱头如鼠奔。无瑕笑哂，大家皆败军，大家皆败军。(遇净，推下河，夺驴跑下，丑赶下。净立水中，头顶包裹高叫介)救人呀！救人叫！(外扮舟子撑船，小旦扮李贞丽贫妆上)

【前腔】流水浑浑，风涛拍禹门。堤边浪稳，泊舟杨柳根。(欲泊船介。小旦唤介)驾长，你看前面浅滩中有人喊叫，我们撑过船去救他一命，积个阴骘如何？(外)黄河水溜，不是当耍的。(小旦)人行好事，大王爷爷自然加护的。(外)是是，待我撑过去。(撑介)风急水紧，舍生来救人。哀声迫窘，残生一半魂，残生一半魂。

(近净呼介)快快上来，合该你不死，遇着好人。(伸篙下。净攀篙上船介，作颤介)好冷，好冷！(外取干衣与净介，小旦背立介。净换衣介)多谢驾长，是俺重生父母。(叩介。外)不干老汉事，亏了这位娘子叫我救你的。(净作揖起，惊认介)你是李贞娘，为何在这船里？(小旦惊认介)原来是苏师父。你从何处来？(净)一言难尽。(小旦)请坐了讲。(坐介。外泊船介)且到岸上买壶酒吃去。(下)

【琐窗寒】(净)一从你嫁朱门，锁歌楼，叠舞裙。寒风冷雪，哭杀香君。(小旦掩泪介)香君独住，怎生过活。(净)他托俺前来寻访侯郎。征人战马，侯郎无信，茫茫驿路殷勤问。(小旦问介)因何落水？(净)正在堤上行走，被乱兵夺驴，把俺推下水的。蒙救出浊流，故人今夕重近。

(小旦)原来如此，合该师父不死。也是奴家有缘，又得一面。(净问介)贞娘，你既入田府，怎得到此？(小旦)且取火来，替你烘干衣裳，细细告你。(小旦取火盆上介。副净扮舟子撑船，生坐船急上)才离虎豹千林雾，又逐鲸鲵万里波。(呼介)驾长，这是吕梁地面了，扯起逢来，早赶一程，明日要起早哩。(副净)相公不要性急，这样风浪，如何行的。前面是泊船之所，且靠帮住一宿罢。(生)凭你。(泊船介。生)惊魂稍定，不免略打个盹儿。(卧介，净烘衣。小旦旁坐谈介)奴家命苦，如今又不在那田家了。想起那晚，

【前腔】匆忙扮作新人，夺藏娇，金屋春。一身宠爱，尽压钗裙。(净)这好的很了。(小旦)谁知田仰嫡妻，十分悍妒。狮威胜虎，蛇毒如刃。把奴揪出洞房，打个半死。(净)呀呀，了不得。那田仰怎不解救？(小旦)田郎有气吞声忍。竟将奴赏与一个老兵。(净)既然转嫁，怎么在这船上？(小旦)此是漕标报船，老兵上岸下文书去了。奴自坐船头，旧人来说新恨。

(生一边细听介，听完起坐介)隔壁船中，两个人絮絮叨叨谈了半夜。那汉子的声音好似苏昆生，妇人的声音也有些相熟。待我猛叫一声，看他如何？(叫介)苏昆生！(净忙应介)那个唤我？(生喜介)竟是苏昆生。(出见介。净)原来是侯相公，正要去寻，不想这里撞着。谢天谢地，遇的恰好！(唤介)请过船来，认认这个旧人。(生过船介)还有那个？(见小旦，惊认介)呀！贞娘如何到此？奇事奇事。香君在那里？(小旦)官人不知，自你避祸夜走，香君替你守节，不肯下楼。(生掩泪介。小旦)后来马士英差些恶仆，拿银三百，硬娶香君，送与田仰。(生惊介)我的香君，怎的他适了？(小旦)嫁是不曾嫁。香君惧怕，碰死在地。(生大哭介)我的香君，怎的碰死了！(小旦)死是不曾死，碰的鲜血满面，那门外还声声要人。一时无奈，妾身竟替他嫁了田仰。(生喜介)好，好！你竟嫁了田仰了。今日坐船要往那里去？(小旦)就住在船上。(生)为何？(小旦羞介。净)他为田仰妒妇所逐，如今转嫁这船上一

位将爷了。(生微笑介)有这些风波，可怜，可怜！(问净介)你怎得到此？(净)香君在院日日盼你，托俺寄书来的。(生急问介)书在那里。

【奈子花】(净取包介)这封书不是笺纹，折宫纱夹在斑筠。题诗定情，催妆分韵。(生接扇介)这是小生赠他的诗扇。(净指扇介)看桃花半边红晕，情恳，千万种语言难尽。

(生看扇问介)那一面是谁画的桃花？(净)香君碰坏花容，溅血满扇；杨龙友添上梗叶，成了几笔折枝桃花。(生细看，喜介)果然是些血点儿，龙友点缀，却也有趣。这柄桃花扇，倒是小生之宝了。(问介)你为何今日带来？(净)在下出门之时，香君说道："千愁万苦俱在扇头，就把扇儿当封书罢。"故此寄来的。(生又看，哭介)香君，香君！叫小生怎生报你也！(问净介)你怎的寻着贞娘来？(净指唱介)

【前腔】俺呵，走长堤驴背辛勤，遇逃兵推下寒津。(生)呵呀！受此惊险。(问介)怎的不曾湿了扇儿？(净作势介)横流没肩，高擎书信，将《兰亭》保全真本。(生拱介)为这把桃花扇，把性命都轻了，真可感也。(问介)后来怎样呢？(净)亏了贞娘，不怕风浪，移船救我。思忖，从井救别人谁肯。

(生)好好！若非遇着贞娘，这黄河水溜，谁肯救人。(小旦)妾本无心，救他上船，才认的是苏师父。(生)这都是天缘凑巧处。(净)还不曾问侯相公因何南来？(生)俺自去秋，随着高杰防河。不料匹夫无谋，不受谏言，被许定国赚入睢州，饮酒中间遣人刺死。小生不能存住，买舟黄河，顺流东下，你看大路之上，纷纷乱跑，皆是败兵，叫俺有何面目再见史公也！(净)既然如此，且到南京看看香君，再作商量。(生)也罢。别过贞娘，趁早开船。(小旦)想起在旧院之时，我们一家同住。今日船中，只少一个香君，不知今生还能相见否。

【金莲子】一家人，离散了重聚在水云。言有尽，离绪百分。掌中娇养女，何日说艰辛。

(生)只怕有人踪迹，昆老快快换衣，就此别过罢。(净换衣介，生、净掩泪过船介。净)归计登程犹未准。(生)故人见面转添愁。(副净撑船下。小旦)妾心厌倦烟花，伴着老兵度日，却也快活。不意故人重逢，又惹一天旧恨，你听涛声震耳，今夜那能成寐也。

悠悠萍水一番亲，旧恨新悉几句论。

漫道浮生无定着，黄河亦有住家人。

第二十八出　题画

(小生扮山人蓝瑛上)美人香冷绣床闲，一院桃开独闭关。无限浓春烟雨里，南朝留得画中山。自家武林蓝瑛，表字田叔，自幼驰声画苑。与贵筑杨龙友笔砚至交。闻他新转兵科，买舟来望，下榻这媚香楼上。此楼乃名妓香君梳妆之所，美人一去，庭院寂寥，正好点染云烟，应酬画债。不免将文房画具，整理起来。(作洗砚、涤笔、调色、揩盏介)没有净水怎处？(想介)有了，那花梢晓露，最是清洁，用他调丹濡粉，鲜秀非常。待我下楼，向后园收取。(手持色盏暂下)

【破齐阵】(生新衣上)地北天南蓬转，巫云楚雨丝牵。巷滚杨花，墙翻燕子，认得红楼旧院。触起闲情柔如草，搅动新愁乱似烟。伤春人正眠。

小生在黄河舟中遇着苏昆生，一路同行，心忙步急，不觉来到南京。昨晚旅店一宿，天明早起，留下昆生看守行李，俺独自来寻香君。且喜已到院门之外。

【刷子序犯】只见黄莺乱啭，人踪悄悄，芳草芊芊。粉坏楼墙，苔痕绿上花砖。应有娇羞人面，映着他桃树红妍。重来浑似阮刘仙，借东风引入洞中天。

(作推门介)原来双门虚掩，不免侧身潜入，看有何人在内。(入介)

【朱奴儿犯】呀，惊飞了满树雀喧，踏破了一墀苍藓。这泥落空堂帘半卷，受用煞双栖紫燕。闲庭院，没个人传，蹑踪儿回廊一遍，直步到小楼前。

(上指介)这是媚香楼了。你看寂寂寥寥，湘帘昼卷，想是香君春眠未起。俺且不要唤他，慢慢的上了妆楼，悄立帐边。等他自己醒来，转晴一看，认得出是小生，不知如何惊喜哩！(作上楼介)

【普天乐】手拽起翠生生罗襟软，袖拨开绿杨线。一层层栏坏梯偏，一桩桩尘网罥。艳浓浓楼外春不浅，帐里人儿腼腆。(看几介)从几时收拾起银拨冰弦，摆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盏，待做个女山人画叉乞钱?

(惊介)怎的歌楼舞榭，改成个画院书轩？这也奇了。(想介)想是香君替我守节，不肯做那青楼旧态，故此留心丹青，聊以消遣春愁耳。(指介)这是香君卧室，待我轻轻推开。(推介)呀！怎么封锁严密，倒像久不开的。这又奇了。难道也没个人看守？(作背手彷徨介)

【雁过声】萧然，美人去远，重门锁云山万千。知情只有闲莺燕，尽着狂，尽着颠，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。熬煎。才待转，嫩花枝靠着疏篱颠。(下听介)帘栊响似有个人略喘。

(瞧介)待我看是谁来。(小生持盏上楼，惊见介)你是何人，上我寓楼？(生)这是俺香君妆楼，你为何寓此？(小生)我乃画士蓝瑛。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来寓的。(生)原来是蓝田老，一向久仰。(小生问介)台兄尊号？(生)小生河南侯朝宗，亦是龙友旧交。(小生惊介)呵呀！文名震耳，才得会面。请坐请坐！(坐介。生)我且问你，俺那香君那里去了？(小生)听说被选入宫了。(生惊介)怎、怎的被选入宫了！几时去的？(小生)这倒不知。(生起，掩泪介)

【倾杯序】寻遍，立东风渐午天，那一去人难见。(瞧介)看纸破窗棂，纱裂帘幔。裹残罗帕，戴过花钿，旧笙箫无一件。红鸳衾尽卷，翠菱花放扁，锁寒烟，好花枝不照丽人眠。

想起小生定情之日，桃花盛开，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。不料美人一去，零落至此。今日小生重来，又值桃花盛开，对景触情，怎能忍住一双眼泪。(掩泪坐介)

【玉芙蓉】春风上巳天，桃瓣轻如剪，正飞绵作雪，落红成霰。不免取开画扇，对着桃花赏玩一番。(取扇看介)溅血点作桃花扇，比着枝头分外鲜。这都是为着小生来。携上妆楼展，对遗迹宛然，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。

(小生)请教这扇上桃花，何人所画？(生)就是贵东杨龙友的点染。(小生)为何对之挥泪？(生)此扇乃小生与香君订盟之物。

【山桃红】那香君呵！手捧着红丝砚，花烛下索诗篇。(指介)一行行写下鸳鸯券。不到一月，小生避祸远去，香君闭门守志，不肯见客，惹恼了几个权贵。放一群吠神仙朱门犬。那时硬抢香君下楼，香君着急，把花容呵似鹃血乱洒啼红怨。这柄诗扇恰在手中，竟为溅血点坏。(小生)可惜可惜！(生)来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，竟成了几笔折枝桃花。(拍扇介)这桃花扇在，那人阻春烟。

(小生看介)画的有趣，竟看不出是血迹来。(问介)这扇怎生又到先生手中？(生)香君思念小生，托他师父到处寻俺，把这桃花扇当了封锦字书。小生接得此扇，跋涉来访，不想香君又入宫去了。(掩泪介。末扮杨龙友冠带，从人喝道上)台上久无秦弄玉，船中新到米襄阳。(杂入报介)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，门外下轿了。(小生慌迎见介。末上楼，见生，揖介)侯兄几时来的？(生)适才到此，尚未奉拜。(末)闻得一向在史公幕中，又随高兵防河。昨见塘报，高杰于正月初十日，已为许定国所杀。那时世兄在那里来？(生)小弟正在乡园，忽遇此变，扶着家父，逃避山中一月有余。恐为许兵踪迹，故又买舟南来。路遇苏昆生持扇相访，只得连夜赴约，竟不知香君已去。(问介)请问是几时去的？(末)正月八日被选入宫的。(生)到几时才出来？(末)遥遥

无期。(生)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。(末)此处无可留恋，倒是别寻佳丽罢。(生)小生怎忍负约！但得他一信，去也放心。

【尾犯序】望咫尺青天，那有个瑶池女使，偷递情笺。明放着花楼酒榭，丢做个雨井烟垣。堪怜！旧桃花刘郎又拈，料得新吴宫西施不愿。横揣俺天涯夫婿永巷日如年。

(末)世兄不必愁烦，且看田叔作画罢。(小生画介。生、末坐看介)这是一幅桃源图？(小生)正是。(末问介)替那家画的？(小生)大锦衣张瑶星先生，新修起松风阁，要裱做照屏的。(生赞介)妙妙！位置点染，别开生面，全非金陵旧派。(小生作画完介)见笑见笑。就求题咏几句，为掘画生色如何？(生)不怕写坏，小生就献丑了。(题介)“原是看花洞里人，重来那得便迷津。渔郎诳指空山路，留取桃源自避秦。归德侯方域题。”(末读介)佳句。寄意深远，似有微怪小弟之意。(生)岂敢！(指画介)

【鲍老催】这流水溪堪羡，落红英千千片。抹云烟，绿树浓，青峰远。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，没个人儿，将咱系恋，是一座空桃源。趁着未斜阳，将棹转。

(起介。末)世兄不要埋怨。而今马、阮当道，专以报仇雪恨为事，俺虽至亲好友，不敢谏言。恰好人日设席，唤香君供唱，那香君性气你是知道的，手指二公一场好骂。(生)呵呀！这番遭他毒手了。(末)亏了小弟在旁，十分劝解，仅仅推入雪中，吃了一惊。幸而选入内庭，暂保性命。(向生介)世兄既与香君有旧，亦不可在此久留。(生)是是，承教了。(同下楼，行介)

【尾声】热心肠早把冰雪咽，活冤业现摆着麒麟楦。(收扇介)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。

(竟下介。末)我们别过蓝兄，一同出去罢。(去)正是忘了作别。(作别介)请了。(小生先闭门下。生、末同行介)

(生)重到红楼意惘然，(末)闲评诗画晚春天。

(生)美人公子飘零尽，(末)一树桃花似往年。

第二十九出　逮社

【凤凰阁】(丑扮书客蔡益所上)堂名二酉，万卷牙签求售。何物充栋汗车牛，混了书香铜臭。贾儒商秀，怕遇着秦皇大搜。

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。天下书籍之富，无过俺金陵。这金陵书铺之多，无过俺三山街。这三山街书客之大，无过俺蔡益所。(指介)你看十三经、廿一史、九流三教、诸子百家、腐烂时文、新奇小说，上下充箱盈架，高低列肆连楼。不但兴南贩北，积古堆今，而且严批妙选，精刻善印。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，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。凭他进士举人，见俺作揖拱手，好不体面。(笑介)今仍乙酉乡试之年，大布恩纶，开科取士。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，要亟正文体，以光新治。俺小店乃坊间首领，只得聘请几家名手，另选新篇。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，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。(贴介)风气随名手，文章中试官。(下。生、净背行囊上)

【水红花】(生)当年烟月满秦楼，梦悠悠，箫声非旧。人隔银汉几重秋，信难投，相思谁救。(唤介)昆老，我们千里跋涉，为赴香君之约。不料他被选入宫，音信杳然，昨晚扫兴回来。又怕有人踪迹，故此早早移寓。但不知那处僻静，可以多住几时，打听音信。等他诗题红叶，白了少年头。佳期难道此生休也啰?

(净)我看人情已变，朝政日非，且当道诸公日日罗织正人，反复夙怨。不如暂避其锋，把香君消息从容打听罢。(生)说的也是。但这附近州郡别无相知，只有好陈定生住在宜兴，吴次尾住在贵池。不免访寻故人，倒也是快事。(行介)

【前腔】故人多狎水边鸥，傲王侯，红尘拂袖。长安棋局不胜愁，买孤舟，南寻烟岫。(净)来到三山街书铺廊了，人烟稠密，趱行几步才好。(疾走介)妨他豺狼当道，冠带几猕猴。三山榛莽水狂流也啰。

(生指介)这是蔡益所书店，定生、次尾常来寓此，何不问他一信。(住看介)那廊柱上贴着新选封面，待我看来。(读介)“复社文开”。(又看介)这左边一行小字是“壬午、癸未房墨合刊”，右边是“陈定生、吴次尾两先生新选”。(喜介)他两人难道现寓此间不成？(净)待我问来。(叫介)掌柜的那里？(丑上)请了。想要买什么书籍么？(生)非也，要借问一信。(丑)问谁？(生)陈定生、吴次尾两位相公来了不曾？(丑)现在里边，待我请他出来。(丑下。末、小生同上见介)呀！原来是侯社兄。(见净介)苏昆老也来了。(各揖介。末问介)从那来的？(生)从敝乡来的。(小生问介)几时进京？(生)昨日才到。

【玉芙蓉】烽烟满郡州，南北从军走。叹朝秦暮楚，三载依刘。归来谁念王孙瘦，重访秦淮帘下钩。徘徊久，问桃花昔游，这江乡今年不是旧温柔。

(问末、小生介)两兄在此，又操选政了？(末、小生)见笑。

【前腔】金陵旧选楼，联榻同良友。对丹黄笔砚，事业千秋。六朝衰弊今须救，文体重开韩柳欧。传不朽，把东林尽收，才知俺中原复社附清流。

(内唤介)请相公们里边用茶。(末、小生)来了。(让生、净入介。杂扮长班持拜贴上)我家官府阮大铖，新升兵部侍郎。特赐蟒玉，钦命防江。今日到三山街拜客，只得先来。(副净扮阮大铖蟒玉骄态坐轿，杂持伞，扇引上)

【朱奴儿】(副净)排头踏青衣前走，高轩稳扇盖交抖。看是何人坐上头，是当日胯下韩侯。(杂禀介)请老爷停轿，与佥都越老爷投贴。(杂投贴介。副净停轿介)吩咐左右，不必打道，尽着百姓来瞧。(掮扇大悦介)我阮老爷今日钦赐蟒玉，大轿拜客。那班东林小人，目下奉旨收拿，躲的影儿也没了。(笑介)才显出，谁荣谁羞，展开俺眉头皱。

(看书铺介)那廊柱上贴的封面，有什么复社字样，叫长班揭来我瞧。(杂揭封面，送副净读介)“复社文开。陈定生、吴次尾新选。”(怒介)嗄！复社乃东林后起，与周镳、雷縯祚同党。朝廷正在拿访，还敢留他选书，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。快快住轿！(落轿介。副净下轿，坐书铺吩咐介)速传坊官。(杂喊介)坊官那里？(净扮坊官急上，跪介)禀大老爷，传卑职有何吩咐？(副净)

【前腔】这书肆不将法守，通恶少复社渠首。奉命今将逆党搜，须得你蔓引株求。(净)不消大老爷费心，卑职是极会拿人的。(进入拿丑上)犯人蔡益所拿到了。(丑跪禀介)小人蔡益所并未犯法。(副净)你刻什么《复社文开》，犯法不小。(丑)这是乡会房墨，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。(副净喝介)唗！目下访拿逆党，功令森严，你容留他们选书，还敢口强，快快招来。(丑)不干小人事，相公们自己走来，现在里面选书哩。(副净)既在里面，用心看守，不许走脱一人。(丑应下。副净向净私语介)访拿逆党，是镇抚司的专责，速递报单，叫他校尉拿人。传缇骑，重兴狱囚，笑杨左今番又休。

(净)是。(速下，副净上轿介。生、末、小生拉轿，喊介)我们有何罪过，着人看守！你这位老先生，不畏天地鬼神了！(副净微笑介)学生并未得罪，为何动起公愤来。(拱介)请教诸兄尊姓台号？(小生)俺是吴次尾。(末)俺是陈定生。(生)俺是侯朝宗。(副净微怒介)哦！原来就是你们三位！今日都来认认下官。

【剔银灯】堂堂貌须长似帚，昂昂气胸高如斗。(向小生介)那丁祭之时，怎见的阮光禄难司笾和豆。(向末介)那借戏之时，为甚把《燕子笺》弄俺当场丑。(向生介)堪羞！妆奁代凑，倒惹你裙衩乱丢。

(生)你就是阮胡子，今日报仇来了。(末、小生)好好好！大家扯他到朝门外，讲讲他的素行去。(副净佯笑介)不要忙，有你讲的哩。(指介)你看那来的何人？(副净坐轿下。杂扮白靴四校尉上，乱叫介)那是蔡益所？(丑)在下便是，问俺怎的？(杂)俺们是驾上来的，快快领着拿人。(丑)要拿那个？(杂)拿陈、吴、侯三个秀才。(生)不要拿。我们都在这边哩，有话说来。(杂)请到衙门里说去罢！(竟丢锁套三人下。丑吊场介)这是那里的帐！(唤介)苏兄快来！(净扮苏昆生上)怎么样的了？(丑)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选书的两位相公拿去罢了，连侯相公也拿去了。(净)有这等事！

【前腔】(合)凶凶的缧绁在手，忙忙的捉人飞走，小复社没个东林救，新马阮接着崔田后。堪忧！昏君乱相，为别人公报私仇。

(净)我们跟去，打听一个真信，好设法救他。(丑)正是。看他安放何处，俺好早晚送饭。

(丑)朝市纷纷报怨仇，(净)乾坤付与杞人忧。

(丑)仓皇谁救焚书祸，(净)只有宁南一左侯。

第三十出　归山

【粉蝶儿】(外白髯扮张薇冠带上)何处家山？回首上林春老。秣陵城烟雨萧条。叹中兴，新霸业，一声长啸。旧宫袍，衬着懒散衰貌。

下官张薇，表字瑶星，原任北京锦衣卫仪正之职。避乱南来，又遇新主中兴，录俺世勋，仍补旧缺。不料权奸当道，朝局日非。新于城南修起三间松风阁，不日要投闲归老。只因有逆案两人，乃礼部主事周镳、按察副使雷縯祚，马、阮挟仇，必欲置之死地。下官深知其冤，只是无法可救，中夜踌躇，故此去志未决。

【尾犯序】党祸起新朝，正士寒心，连袂高蹈。俺有何求，为他人操刀？急逃！盖了座松风草阁，等着俺白云啸傲。只因这沈冤未解梦空劳。

(副净扮家僮上，禀介)禀老爷，镇抚司冯可宗拿到逆党三名，候老爷升厅发放。(杂扮校尉四人，持刑具罗列介，外升厅介，净扮解役投文，押生、末、小生带锁上跪介。外看文问介)据坊官报单，说尔等结社朋谋，替周镳、雷縯祚作行贿打点，因而该司捕解。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拷。

【前腔换头】(末、小生)难招！笔砚本吾曹，复社青衿，评选文稿。无罪而杀，是坑儒根苗。(生)休拷。俺来此携琴访友，并不曾流连夜晓。无端的池鱼堂燕一时烧。

(外)据尔所供，一无实迹，难道本衙门诬良为盗不成！(拍惊堂介)叫左右预备刑具，叫他逐个招来。(末前跪介)老大人不必动怒。犯生

陈贞慧，直隶宜兴人，不合在蔡益所书坊选书，并无别情。(小生前跪介)犯生吴应箕，直隶贵池人，不合与陈贞慧同事，并无别情。(外向净介)既在蔡益所书坊，结社朋谋，行贿打点，彼必知情。为何竟不拿到？(投签与净介)速拿蔡益所质审。(净应下。生前跪介)犯生侯方域，河南归德府人，游学到京，与陈贞慧、吴应箕文字旧交。才来拜望，一同拿来了。并无别情。(外想介)前蓝田叔所画桃源图，有归德侯方域题句。(转问介)你是侯方域么？(生)犯生便是。(外供介)失敬了！前所题桃源图，大有见解，领教，领教！(吩咐介)这事与你无干，请一边候。(生)多谢超豁了。(一边坐介。净持签上，禀介)禀老爷，蔡益所店门关闭，逃走无踪了。(外)朋谋打点，全无证据，如何审拟。(寻思介。副净持书送上介)王、钱二位老爷有公书。(外看介)原来是内阁王觉斯、大宗伯钱牧斋两位老先生公书，待俺看来。(开书背看，点头介)说的有理，竟不知陈、吴二犯，就是复社领袖。

【红衲袄】一个是定生兄艺苑豪，一个是主骚坛吴次老。为甚的冶长无罪皋陶，俺怎肯祸兴党锢推又敲。大锦衣权自操，黑狱中白日照。莫教名士清流贾祸含冤也，把中兴文运凋。

(转拱介)陈、吴两兄，方才得罪了。(问介)王觉斯、钱牧斋二位老先生，一向交好么？(末、小生)并无相与。(外)为何发书，极道两兄文名，嘱俺开释？(末、小生)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。(外)是是。下官虽系武职，颇读诗书，岂肯杀人媚人。(吩咐介)这事冤屈，请一边候。待俺批回该司，速行释放便了。(批介，末、小生一边坐介。副净朝报送上介)禀老爷，今日科抄有要紧旨意，请老爷过目。(外看报介)“内阁大学士马一本，为速诛叛党，以靖邪谋事。犯官周镳、雷縯祚，私通潞藩，叛迹显然，乞早正法，晓示臣民等语。奉旨：周镳，雷縯祚，着监候处决。又兵部侍郎阮一本，为捕灭社党，廓清皇图事。照得东林老奸，如蝗蔽日；复社小丑，似蝻出田。蝗为现在之灾，捕之欲尽；蝻为将来之患，灭之勿迟。臣编有《蝗蝻录》，可按籍而收也等

语。奉旨：这东林社党，着严行捕获，审拟具奏。该衙门知道！”(外惊介)不料马、阮二人，又有这番举动，从此正人君子无孑遗矣！

【前腔】俺正要省约法画狱牢，那知他铸刑书加炮烙。莫不是清流欲向浊流抛，莫不是党碑又刻元祐号？这法网人怎逃，这威令谁敢拗。眼见复社东林尽入囹圄也，试新刑搜尔曹。

(向生等介)下官怜尔无辜，正思开释。忽然奉此严旨，不但周、雷二公定了死案，从此东林、复社，那有漏网之人。(生等跪求介)尚望大人超豁。(外)俺若放了诸兄，倘被别人拿获，再无生理。且不要忙。(批介)据送三犯，朋谋打点，俱无实迹，俟拿到蔡益所之日，审明拟罪可也。(向生等介)那镇抚司冯可宗，虽系功名之徒，却也良心未丧，待俺写书与他。(写介)“老夫待罪锦衣，多历年所，门户党援，何代无之。总之君子、小人，互为盛衰，事久则变，势极必反。我辈职司风纪，不可随时偏倚，代人操刀。天道好还，公论不泯，慎勿自贻后悔也。”(拱介)诸兄暂屈狱中，自有昭雪之日。(净、杂押生等俱下。外退堂介)俺张薇原是先帝旧臣，国破家亡，已绝功名之念，为何今日出来助纣为虐。自古道：“知几不俟终日。”看这光景，尚容踌躇再计乎！(唤介)家僮快牵马来，我要到松风阁养病了。(副净牵马上)坐马在此。(外上马，副净随行介。外)

【解三醒】好趁着晴春晚照，满路上絮舞花飘。遥望见城南苍翠山色好，把红尘客梦全消。且喜已到松风阁，这是俺的世外桃源。不免下马登楼，趁早料理起来。(下马登楼介)清泉白石人稀到，一阵松风响似涛。(唤介)叫园丁撑开门窗，拂净栏槛，俺好从容眺望。(杂扮园丁收拾介)燕泥沾落絮，蛛网罥飞花。禀老爷，收拾干净了。(下。外窥窗介)你看松阴低户，沁的人心骨皆凉，此处好安吟榻。(又凭栏介)你看春水盈池，照的人须眉皆碧，此处好支茶灶。(忽笑介)来的慌了，冠带袍靴全未脱却。如此打扮岂是桃源中人？可笑可笑。(唤介)

家僮开了竹箱，把我买下的箬笠、芒鞋、萝绦、鹤氅，替俺换了。(换衣带介)堪投老，才修完三间草阁，便解宫袍。

(净扮校尉锁丑牵上)松间批驾贴，竹里验公文。方才拿住蔡益所。闻得张老爷来此养病，只得赶来销签。(叫介)门大上叔那里？(副净出问介)来禀何事，如此紧急？(净)禀老爷，拿到蔡益所了，特来销签。(缴签介。副净上楼，禀介)衙门校尉带着蔡益所回话。(外惊介)拿了蔡益所，他三人如何开交？(想介)有了。叫校尉楼下伺候，听俺吩咐。(副净传净跪楼下介。外吩咐介)这件机密重案，不可丝毫泄漏。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，待我回衙，细细审问。(净)是。(将丑拴树介，净欲下介。外)转来，园中窄狭，把这匹官马，牵回喂养；我的冠带袍靴，你也顺便带去。我还要多住几时，不许擅来罗唣。(净应下。外跌足介)坏了，坏了！衙役走入花丛，犯人锁在松树，还成一个什么桃源哩。不如下楼去罢！(下楼见丑介)果是蔡益所哩。(丑跪介)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。(外)虽系旧交，你容留复社，犯罪不轻。(丑叩头介)是。(外)你店中书籍，大半出于复社之手，件件是你的赃证。(丑叩头介)只求老爷超生。(外)你肯舍了家财，才能保得性命。(丑)犯人情愿离家。(外喜介)这等就有救矣。(唤介)家僮，与他开了锁头。(副净开丑介。外)你既肯离家，何不随我住山？(丑)老爷若肯携带，小人就有命了。(外指介)你看东北一带，云白山青，都是绝妙的所在。(唤介)家僮好生看门，我同蔡益所瞧瞧就来。(副净应下，丑随外行介。外指介)我们今夜，定要宿在那苍苍翠翠之中。(丑)老爷要去看山，须差人早安公馆。那山寺荒凉，如何住宿！(外)你怎晓得，舍了那顶破纱帽，何处岩穴着不的这个穷道人！(丑背介)这是那里说起？(外)不要迟疑，一直走去便了。

【前腔】眼望着白云缥缈，顾不得石径迢遥。渐渐的松林日落空山杳，但相逢几个渔樵。翠微深处人家少，万岭千峰路一条。开怀抱，尽着俺山游寺宿，不问何朝。

境隔仙凡几树桃，才知容易谢尘嚣。

清晨检点白云署，行到深山日尚高。

第三十一出　草檄

(净扮苏昆生上)万历年间一小童，崇祯朝代半衰翁。曾逢天启乾恩荫，又见弘光嗣厂公。我苏昆生，睁着五旬老眼，看了四代时人，故此做这几句口号。你说那两位嗣厂公，有天没日，要把正人君子，捕灭尽绝。可怜俺侯公子，做了个法头例首。我老苏与他同乡同客，只得远来湖广，求救于宁南左侯。谁想一住三日，无门可入。今日江上大操，看他兵马过处，鸡犬无声，好不肃静。等他回营，少不得寻个法儿，见他一面。(唤介)店家那里？(副净扮店主上)黄鹤楼头仙客少，白云市上酒家多。客官有何话说？(净)请问元帅左爷爷，待好回营么？(副净)早哩，早哩！三十万人马，每日操到掌灯。况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、巡按黄老爷在教场饮酒，怎得便回。(净)既是这等，替我打壶酒来，慢慢的吃着等他罢。(副净取酒上)等他做甚。吃杯酒，早些安歇罢。(净)俺并不张看，你放心闭门便了。(副净下。净望介)你看一轮明月，早出东山，正当春江花月夜，只是兴会不佳耳。(坐斟酒饮介)对此杯中物，勉强唱只曲儿，解闷则个。(自敲鼓板唱介)

【念奴娇序】长空万里，见婵娟可爱，全无一点纤凝。十二栏杆光满处，凉浸珠箔银屏。偏称，身在瑶台，笑斟玉斝，人生几见此佳景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(自斟饮介)这样好曲子，除了阮圆海却也没人赏鉴。罢了，罢了！宁可埋之浮尘，不可投诸匪类。(又饮介)这时候也待好回营了，待俺细细唱起来。他若听得，不问便罢，倘来问俺，倒是个机会哩。(又敲鼓板唱介)

【前腔】孤影，南枝乍冷，见乌鹊缥缈，惊飞栖止不定。(副净上，怨介)客官安歇罢！万一元帅听得，连累小店，倒不是耍的。(净

唱介)万叠苍山何处是，修竹吾庐三径。(副净拉净睡介。净)不妨事的。俺是元师乡亲，巴不得叫他知道，才好请俺进府哩。(副净)既是这等，凭你，凭你(下。净又唱介)追省，丹桂谁攀，姮娥独住，故人千里漫同情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(杂扮小卒数人背弓矢盔甲走过介。净听介)外边马蹄乱响，想是回营了，不免再唱一曲。(又敲鼓板唱介)

【前腔】光莹，我欲吹断玉箫，骖鸾归去，不知何处冷瑶京。

(杂扮小军四人旗帜前导介。净听介)喝道之声，渐渐近来，索性大唱一曲。环珮湿，似月下归来飞琼。(小生扮左良玉，外扮袁继咸，末扮黄澍冠带骑马上)朝中新政教歌舞，江上残军试鼓鼙。(外听介)咦！将军，贵镇也教起歌舞来了。(小生)军令严肃，民间谁敢。(末指介)果然有人唱曲。(小生立听介。净大唱介)那更，香雾云鬟，清辉玉臂，广寒仙子也堪并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(小生怒介)目下戒严之时，不遵军法，半夜唱典。快快锁事！(杂打下门，拿出净，跪马前介。小生问介)方才唱曲，就是你么？(净)是。(小生)军令严肃，你敢如此大胆！(净)无可奈何，冒死唱曲，只求老爷饶恕。(外)听他所说，像是醉话。(末)唱的曲子，倒也绝调。(小生)这个形迹可疑，带入帅府，细细审问。(带净行介)

【窣地锦裆】(合)操江夜入武昌门，鸡犬寂寥似野村。三更忽遇击筑人，无故悲歌必有因。

(作到府介。小生让外、末介)就请下榻荒署，共议军情。(外、末)怎好搅扰。(同入坐介)方才唱曲之人，倒要早早发放。(小生)正是。(吩咐介)带过那个唱曲的来。(杂带净跪介。小生问介)你把犯法情由，从实说来。(净)小人来自南京，特投元帅。因无门可入，故意犯法，

求见元帅之面的。(小生)唗！该死奴才，还不实说。(末)不必动怒。叫他说要见元帅有何缘故。(净)

【锁南枝】京中事，似雾昏，朝朝报仇搜党人。现将公子侯郎，拿向囹圄困。望旧交，怀旧恩，替新朝，削新忿。

(小生)那侯公子是俺世交，既来求救，必有手书。取出我瞧。(净叩头介)那日阮大铖亲领校尉，立拿送狱，那里写得及书。(外)凭你口说，如何信得。(小生想介)有了，俺幕中有侯公子一个旧人，烦他一认，便知真假。(吩咐介)请柳相公出来。(杂应介。丑扮柳敬亭上)肉朋酒友，问俺老柳。待俺认来。(点烛认介)呀！原来是苏昆生，我的盟弟。(各掩泪介。小生)果然认的么？(丑)他是河南苏昆生，天下第一个唱曲的名手，谁不认的。(小生喜介)竟不知唱曲之人，倒是一个义士。(拉起介)请坐，请坐。(净各揖坐介。丑)你且说侯公子为何下狱?

【前腔】(净)为他是东林党，复社群，曾将魏崔门户分。小阮思报前仇，老马没分寸。三山街，缇骑狠，骤飞来，似鹰隼。

把侯相公拿入狱内，音信不通，俺没奈何，冒死求救。幸亏将军不杀，又得遇着柳兄。(揖介)只求长兄恳央元帅，早发救书，也不枉俺一番远来。(小生气介)袁、黄二位盟弟，你看朝事如此，可不恨死人也。(外)不特此也。闻得旧妃童氏，跋涉寻来，马、阮不令收认。另藏私人，预备采选，要图椒房之亲，岂不可杀。(生)还有一件：崇祯太子，七载储君，讲官大臣，确有证据，今欲付之幽囚。人人共愤，皆思寸磔马、阮，以谢先帝。(小生大怒介)我辈戮力疆场，只为报效朝廷。不料信用奸党，杀害正人，日日卖官鬻爵，演舞教歌，一代中兴之君，行的总是亡国之政。只有一个史阁部颇有忠心，被马、阮内里掣肘，却也依样葫芦。剩俺单身只手，怎去恢复中原。(跌足介)罢！罢！罢！俺没奈何，竟做要君之臣了。(揖外介)临侯替俺修起参本。(外)怎么样写？(小生)你只痛数马、阮之罪便了。(外)领教。(丑送纸笔。外写介)

【前腔】朝廷上，用逆臣，公然弃妃囚嗣君。报仇翻案纷纷，正士皆逃遁。寻冶容，教艳品，卖官爵，笔难尽。

(外写完介。小生)还要一道檄文，借重伸霖起稿罢。(揖介。末)也是这样做么？(小生)你说俺要发兵进讨，叫他死无噍类。(丑)该，该！(小生)你前日劝俺不可前进，今日为何又来赞成？(丑)如今是弘光皇帝了，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(小生)是，是！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将，先帝现有太子，是俺小主。那马、阮擅立弘光之时，俺远在边方，原未奉诏的。(末)待俺做来。(丑送纸笔。末写介)

【前腔】清君侧，走檄文，雄兵义旗遮路尘。一霎飞渡金陵，直抵凤凰门。朝帝宫，谒孝寝，搜黄阁，试白刃。

(末写完介。小生)就列起名来。(外)这样大事，还该请到新巡抚何腾蛟，求他列名。(小生)他为人固执，不必相闻，竟写上他罢了。(外、末列名介。小生)今夜誊写停当，明早飞递投送，俺随后也就发兵了。(外)只怕递铺误事。(小生)为何？(外)京中匿名文书，纷纷雨集。马、阮每早令人搜寻，随得随烧，并不过目。(小生)如此只得差人了。(末)也使不得。闻得马、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，筑起坂矶，久有防备我兵之意。此檄一到，岂肯干休，那差去之人，便死多活少了。(小生)这等怎处？(丑)倒是老汉去走走罢。(外、末惊介)这位柳先生，竟是荆轲之流，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。(丑)这条老命甚么希罕，只要办的元帅事来。(小生大喜介)有这等忠义之人，俺左昆山要下拜了。(唤介)左右取一杯酒来。(杂取酒上。小生跪奉丑酒介)请尽此杯。(丑跪饮干介。众拜丑，丑答拜介)

【前腔】擎杯酒，拭泪痕，荆卿短歌声自吞。夜半携手叮咛，满座各消魂。何日归，无处问，夜月低，春风紧。

(各掩泪介。丑向净介)借重贤弟暂陪元帅，俺就束装东去了。(净)只愿救取公子早早出狱，那时再与老歌相见罢。(俱作别介，丑先下。

小生)义士，义士！(外、末)壮哉，壮哉！

渺渺烟波夜气昏，一樽酒尽客消魂。

从来壮士远还日，眼看长江下海门。

第三十二出　拜坛

【吴小四】(副末扮赞礼郎冠带白须上)眼看他，命运差，河北新房一半塌。承继个儿郎贪戏耍，不报冤仇不挣家。窝里财奴乱抓。

在下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，住在神乐观旁，专管庙陵祭享之事。那知天翻地覆，立了这位新爷，把俺南京重新兴旺起来。今岁乙酉，改历建号之年，家家庆贺。我老汉三杯入肚，只唱这个随心令儿。旁人劝我道："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"我回言道："大风吹倒梧桐树，也要旁人话短长。"(唤介)孩子们，今日是三月十几日？(内)三月十九日了。(副末)呵呀！三月十九日，乃崇祯皇帝忌辰。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，派着我当执事的，怎么就忘了，快走，快走！(走介)冈冈峦峦，接接连连；竹竹松松，密密丛丛。不觉已到坛前。且喜百官未到，待俺趁早铺设起来。(作排案供香花烛酒介)

【普天乐】(净扮马士英，末扮杨文骢，素服从人上)旧江山，新图画，暮春烟景人萧洒。山城市遍野桑麻。哭甚么旧主升遐，告了个游春假。(外扮史可法素服上)这才去野哭江边奠杯斝，挥不尽血泪盈把。年时此日，问苍天遭的甚么花甲。

(相见各揖介。净)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，礼当设坛祭拜。(末)正是。(外问介)文武百官到齐不曾？(副末)俱已到齐了。(净)就此行礼。(副末赞礼，杂扮执事官捧帛、爵介。赞)执事官各司其事，陪祀官就位，代献官就位。(各官俱照班排立介。赞)瘗毛血。迎神。参神。伏俯，兴。伏俯，兴。伏俯，兴。伏俯，兴。平身。(各行礼完，立介。赞)行奠帛礼，升坛。(净秉笏至神位前介。赞)搢笏。献帛。奠帛。(净跪奠帛叩介。赞)平身。出笏。诣读祝位。跪。(净跪介。赞)读祝。(副末跪读介)"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，皇从弟嗣皇帝由崧谨昭

告于思宗烈皇帝曰：仰惟文德克承，武功载缵，御极十有七年。皇纲不振，大宇中倾，皇帝殉社稷，皇后、太子俱死君父之难。弟愚不才，忝颜偷生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正位南都，权为宗庙神人主。恸一人之升遐，惩百僚之怠傲。努力庙谟，惴惴忧惧，枕戈饮泣，誓复中原。今值宾天忌辰，敬设坛壝，遣官代祭。鉴兹追慕之诚，歆此蘋蘩之献。尚飨！(赞)举哀。(各官哭三声介。赞)哀止。伏俯，兴。复位。(净转下介。赞)行初献礼，升坛。(净至神位前介。赞)搢笏。献爵。奠爵。(净跪奠爵，叩介。赞)平身。出笏。复位。(赞)行亚献、终献礼。(同。赞)彻馔。送神。伏俯，兴。(四拜同。各官依赞拜完立介。赞)读祝官捧祝，进帛官捧帛，各诣瘗位。(各官立介。赞)望瘗。(杂焚祝帛介。赞)礼毕。(外独大哭介)

【朝天子】万里黄风吹漠沙，何处招魂魄，想翠华。守枯煤山几枝花。对晚鸦，江南一半残霞，是当年旧家。孤臣哭拜天涯，似村翁岁腊，似村翁岁腊。

(副末)老爷们哭的不恸，俺老赞礼忍不住要大哭一场了。(大哭一场下。副净扮阮大铖素服大叫上)我的先帝呀，我的先帝呀！今日是你周年忌辰，俺旧臣阮大铖赶来哭临了。(拭泪问介)祭过不曾？(净)方才礼毕。(副净至坛前，急四拜，哭白介)先帝先帝！你国破身亡，总吃亏了一伙东林小人。如今都散了，剩下我们几个忠臣，今日还想着来哭你，你为何至死不悟呀！(又哭介。净拉介)圆老，不必过哀，起来作揖罢。(副净拭眼，各见介。外背介)可笑，可笑！(作别介)请了。烟尘三里路，魑魅一班人。(下。净)我们皆是进城的，就并马同行罢。(作更衣上马行介)

【普天乐】(合)奠琼浆，哭坛下，失声相向谁真假。千官散一路喧哗，好趁着景美天佳，闲讲些兴亡话。咏归去恰似春风浴沂罢，何须问江北戎马。南朝旧例，尽风流只愁春色无价。

(杂喝道介。净)已到鸡鹅巷，离小寓不完，请过荒园同看牡丹如何？(末)小弟还要拜客，就此作别了。(末别了。副净)待晚生趋陪罢。(作到，下马介。净)请进。(副净)晚生随行。(净前副净后，入园介。副净)果然好花。(净吩咐介)速摆酒席，我们赏花。(杂摆席介，净、副净更衣坐饮介。净大笑介)今日结了崇祯旧局，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，我们"一朝天子一朝臣"了。(副净)连日在江上，不知朝中有何新政。(净)目下假太子王之明，正在这里商量发放。圆老有何高见？(副净)这事明白易处。(净)怎么易处？(副净)老师相权压中外者，只因推戴二字。(净)是，是！(副净)既因推戴二字。

【朝天子】若认储君真不差，把俺迎来主，放那搭？(净)是，是！就着监禁起来，不要惑乱人心。(问介)还有旧妃童氏，哭诉朝门，要求迎为正后。这何以处之？(副净)这益发使不得。自古道君王爱馆娃。系臂纱，先须采选来家，替椒房作伐。(净)是，是！俺已采选定了，这个童氏，自然不许进宫的。(又问介)那些东林、复社，捕拿到京，如何审问？(副净)这班人天生是我们冤对，岂可容情。切莫剪草留芽，但收来尽杀，但收来尽杀。

(净大笑介)有理，有理！老成见到之言，句句合着鄙意。拿大杯来，欢饮三杯。(杂扮长班持本急上，禀介)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，封投通政司。这是内阁揭帖，送来过目。(净接介)他有什么好本！(看本，怒介)呀，呀，了不得！就是参咱们的疏稿。这疏内数出咱七大罪，叫圣上立赐处分，好恨人也。(杂又持文书急上)还有公文一道，差人赍来的。(净接看，惊介)又是讨俺的一道檄文，文中骂的着实不堪。还要发兵前来，取咱的首级。这却怎处？(副净惊起，乱抖介)怕人，怕人！别的有法，这却没法了。(净)难道长伸脖颈，等他来割不成？(副净)待俺想来。(想介)没有别法，除是调取黄、刘三镇，早去堵截。(净)倘若北兵渡河，叫谁迎敌？(副净向净耳介)北兵一到，还要迎敌么？(净)不迎敌，更有何法？(副净)只有两法。(净)请教？(副净作抠衣介)跑；(又作跪地介)降。(净)说的也是。大丈夫烈烈轰轰，宁

可叩北兵之马，不可试南贼之刀。吾主意已决，即发兵符，调取三镇便了。(想介)且住。调之无名，三镇未必肯去，这去怎处？(副净)只说左兵东来，要立潞王监国，三镇自然着忙的。(净)是，是！就烦圆老亲去一遭。

【普天乐】(合)发兵符，乘飞马，过江速劝黄、刘驾。舟同济舵又同拿，才保得性命身家。非是俺魂惊怕，怎当得百万精兵从空下，顷刻把城阙攻打。全凭铁锁，断长江拉开强弩招架。

(副净)辞过老师相，晚生即刻出城了。(净)且住，还有一句密话。(附耳介)内阁高弘图、姜曰广，左袒逆党，俱已罢职了。那周镳、雷縯祚，留在监中，恐为内应，趁早取决何如？(副净)极该，极该。(净拱介)也不送了。(竟下，副净出。杂禀介)那个传檄之人还拿在这里，听候发落。(副净)没有甚么发落，拿送刑部请旨处决便了。(上马欲下介，寻思介)且不要孟浪。我看黄、刘三镇，也非左兵敌手，万一斩了来人，日后难于挽回。(唤介)班役，你速到镇抚司，拜上冯老爷，将此传檄之人用心监候。(杂应下。副净)几乎误了大事。(上马速行介)

江南江北事如麻，半倚刘家半阮家。

三面和棋休打算，西南一子怕争差。

第三十三出　会狱

【梅花引】(生敝衣愁容上)宫槐古树阅沧田，挂寒烟，倚颓垣。末后春风，才绿到幽院。两个知心常步影，说新恨向谁借酒钱。

小生侯方域，被逮狱中，已经半月。只因证据无人，暂羁候审，幸亏故人联床，颇不寂寞。你看月色过墙，照的槐影迷离，不免虚庭一步。

【忒忒令】碧沉沉月明满天，凄惨惨哭声一片，墙角新鬼，带血来分辩。我与他，死同仇，生同冤。黑狱里，半夜做白眼。

独立多时，忽然毛发直竖，好怕人也。待俺唤醒陈、吴两兄，大家闲话。(唤介)定兄醒来。(又唤介)次兄睡熟了么？(末、小生揉眼出介。末)

【尹令】这时月高斗转，为何独行空院，闲将露痕踏遍。(小生)愁怀且捐，万语千言望谁怜。

(见介)侯兄怎的还不安歇？(生)我想大家在这黑狱之中，三春莺花，半点不见。只有明月一轮，还来相照，岂可舍之而睡。(末)是是，同去步月一回。(行介。生)

【品令】冤声满狱，鎯铛夜徽缠。三人步月，身轻若飞仙。闲消自遣，莫说文章贱。从来豪杰，都向此中磨炼。似在棘围，锁院分帘校赋篇。

(丑扮柳敬亭杻锁上)戎马不知何处避，贤豪半向此中来。我柳敬亭，被拿入狱，破题儿第一夜，便觉难过。(叹介)嗳！方才睡下，又

要出恭。这个裙带儿没人解，好苦也。(作蹲地听介)那边有人说话，像是侯相公声音，待我看来。(起看，惊介)竟是侯相公。(唤介)你是侯相公么？(生惊认介)原来是柳敬亭。(末、小生)柳敬亭为何也到此中？(丑认介)陈相公、吴相公怎么都在里边？(举手介)阿弥陀佛！这也算“佛殿奇逢”了。(生)难得难得！大家坐地谈谈。(同坐介)

【豆叶黄】(合)便他乡遇故，不算奇缘。这墙隔着万重深山，撞见旧时亲眷。浑忘身累，笑看月圆。却也似武陵桃洞，却也似武陵桃洞，有避乱秦人，同话渔船。

(生)且问敬老，你犯了何罪，杻锁连身，如此苦楚。(丑)老汉不曾犯罪。只因相公被逮入狱，苏昆生远赴宁南，恳求解救。那左帅果然大怒，连夜修本参着马、阮，又发了檄文一道，托俺传来，随后要发兵进讨。马、阮害怕，自然放出相公去的。

【玉交枝】宁南兵变，料无人能将檄传。探汤蹈火咱情愿，也只为文士遭谴。白头志高穷更坚，浑身枷锁吾何怨。助将军除暴解冤，助将军除暴解冤。

(生)竟不知敬亭吃亏，乃小生所累。昆生远去求救，益发难得。可感，可感！(末)虽如此说，只怕左兵一来，我辈倒不能苟全性命。(小生)正是，宁南不学无术，如何收救。(皆长吁介。净扮狱官执手牌，杂扮校尉四人点灯提绳急上，净)四壁冤魂满，三更狱吏尊。刑部要人，明早处决，快去绑来。(杂)该绑那个？(净)牌上有名。(看介)逆党二名，周镳、雷縯祚。(杂执灯照生、末、小生、丑面介)不是，不是！(净喝介)你们无干的，各自躲开。(净领杂急下。末悄问介)绑那个？(小生)听说要绑周镳、雷縯祚。(生)吓死俺也。(丑)我们等着瞧瞧。(净执牌前行，杂背绑二人，赤身披发，急拉下，生看呆介。末)果然是周仲驭、雷介公他二位。(小生)这是我们的榜样了。

【江儿水】(生)演着《明夷》卦，事尽翻，正人惨害天倾陷。片纸飞来无人见，三更缚去加刑典，教俺心惊胆颤。(合)黑地昏天，这样收场难免。

(生问丑介)我且问你，外边还有甚么新闻？(丑)我来的仓卒，不曾打听，只见校尉纷纷拿人。(末、小生问介)还拿那个？(丑)听说要拿巡按黄澍、督抚袁继咸、大锦衣张薇，还有几个公子秀才，想不起了。(生)你想一想？(丑想介)人多着哩，只记得几个相熟的，有冒襄、方以智、刘城、沈寿民、沈士柱、杨廷枢。(末)有这许多！(小生)俺这里边，将来成一个大文会了。(生)倒也有趣。

【川拨棹】囹圄里，竟是瀛洲翰苑。画一幅文会图悬，画一幅文会图悬，避红尘一群谪仙。(合)赏春月同听鹃，感秋风同咏蝉。

(丑)三位相公，宿在那一号里？(生)都在"荒"字号里。(末)敬老羁在那里？(丑)就在这后面"藏"字号里。(小生)前后相近，倒好早晚谈谈。(生)我们还是软监。敬老竟似重囚了。(丑)阿弥陀佛！免了上柙床，就算好的很哩。(作势介)

【意不尽】高拱手碍不了礼数周全，曲肱儿枕头稳便。只愁今夜里少一个长爪廊姑搔背眠。

(丑)相逢真似岛中仙，(末)隔绝风涛路八千。

(小生)地僻偏宜人啸傲，(生)天空不碍月团圆。

第三十四出　截矶

(净扮苏昆生上)南北割成三足鼎，江湖挑动两支兵。自家苏昆生，为救侯公子，激的左兵东来，约了巡按黄澍、巡抚何腾蛟，同日起马。今日船泊九江，早已知会督扶袁继咸，齐集湖口，共商入京之计。谁知马、阮闻信，调了黄得功在坂矶截杀。你看狼烟四起，势头不善。少爷左梦庚前去迎敌，俺且随营打探。正是：地覆天翻日，龙争虎斗时。(下。场上设弩台、架，铁锁拦江，末扮黄得功戎装双鞭领军卒上)

【三台令】北征南战无休，邻国萧墙尽仇。架炮指江州，打舢舻卷甲倒走。

咱家黄得功，表字虎山。一腔忠愤，盖世威名，要与俺弘光皇帝，收复这万里山河。可恨两刘无肘臂之功，一左为腹心之患。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老爷兵牌，调俺驻扎坂矶，堵截左寇，这也不是当要的。(唤介)家将回雄何在？(副净)有。(末)速传大小三军，听俺号令。(军卒排立呐喊介。末)

【山坡羊】硬梆梆敢要君的渠首，乱纷纷不服王的群寇。软弱弱没气色的至尊，闹喧喧争门户的同朝友。只剩咱，一营江上守，正防着战马北来骤，忽报楼船入浦口。貔貅，飞旌旗控上游；戈矛，传烽烟截下流。(黄卒登台介，杂扮左兵白旗白衣呐喊驾船上，黄卒截射介，左兵败回介，黄卒赶下。小生扮左良玉戎装白盔素甲坐船上)

【前腔】替奸臣复仇的桀纣，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。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，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。拚着俺，万年名遗臭，对先帝一

片心堪剖，忙把储君冤苦救。不羞，做英雄到尽头；难收，烈轰轰东去舟。

俺左良玉领兵东下，只为剪除奸臣，救取太子。叵耐儿子梦庚，借此题目，便要攻打城池，妄思进取。俺已严责再三，只怕乱兵引诱，将来做出事来。且待渡过坂矶，慢慢劝他。(净急上)报元帅，不好了！黄得功截杀坂矶，前部先锋俱已败回了。(小生惊介)有这等事。黄得功也是一条忠义好汉，怎的受马、阮指拨，只知拥戴新主，竟不念前帝六尺之孤，岂不可恨！(唤介)左右，快看巡按黄老爷、巡抚何老爷船泊那边，请来计议。(杂应下。末扮黄澍上)将帅随谈麈，风云指义旗。下官黄澍方才泊船，恰好元帅来请。(作上船介。小生见介)仲霖果然到来，巡抚何公如何不见？(末)行到半途，又回去了。(小生)为何回去？(末)他原是马士英同乡。(小生)随他罢了，这也怪他不得。(问介)目下黄得功截住坂矶，三军不能前进，如何是好？(末)这倒可虑，且待袁公到船，再作商量。(外扮袁继咸从人上)孽子含冤天惨淡，孤臣举义日光明。来此是左帅大船，左右通报。(杂禀介)督抚袁老爷到船了。(小生)快请！(外上船，见介)适从武昌回署，整顿兵马，愿从鞭弭。(末)目下不能前进了。(外)为何？(小生)黄得功领兵截杀，先锋俱已败回。(外)事已至此，欲罢不能。快快遣人游说便了。(小生)敬亭已去，无人可遣。奈何？(净)晚生与他颇有一面，情愿效力。(末)昆生义气，不亚敬亭，今日正好借重。(小生问介)你如何说他？

【五更转】(净)俺只说鹬蚌持，渔人候，旁观将利收。英雄举动要看前和后。故主恩深，好爵自受。欺他子，害他妃，全忘旧。杀人只落血双手，何必前来，同室争斗。

(外)说得有理。(小生)还要把俺心事说个明白。叫他晓得：奸臣当杀，太子当救。完了两桩大事，于朝廷一尘不惊，于百姓秋毫无犯。为何不知大义，妄行截杀？(末)正是，那黄得功一介武夫，还知报效，俺们倒肯犯上作乱不成？叫他细想。(净)是，是，俺就如此说

去。(杂扮报卒急上)报元帅，九江城内，一片火起。袁老爷本标人马，自破城池了。(外惊介)怎么俺的本标人马自破城池？这了不得！(小生怒介)岂有此理！不用猜疑，这是我儿左梦庚做出此事，陷我为反叛之臣。罢了，罢了！有何面目，再向江东。(拔剑欲自刎介，末抱住介。小生握外手，注目介)临侯，临侯，我负你了！(作呕血倒椅上介。净唤介)元帅苏醒，元帅苏醒！(外)竟叫不应，这怎么处？(末)想是中恶，快取辰砂灌下。(净取碗灌介)牙关紧闭，灌不进了。(众哭介)

【前腔】大将星，落如斗，旗杆摧舵楼。杀场百战精神抖，凛凛堂堂，一身甲胄。平白的，牖下亡，全身首。魂归故宫煤山头，同说艰辛，君啼臣吼。

(杂抬小生下。外)元帅已死，本镇人马霎时溃散。那左梦庚据住九江，叫俺进退无门。倘若黄兵抢来，如何逃躲？(末)我们原系被逮之官，今又失陷城池，拿到京中，再无解救。不如转回武昌，同着巡抚何腾蛟，另做事业去罢。(外)有理。(外、末急下。净呆介)你看他们竟自散去，单剩我苏昆生一人，守着元帅尸首，好不可怜。不免点起香烛，哭奠一番。(设案点香烛，哭拜介)

【哭相思】气死英雄人尽走，撇下了空船柩。俺是个招魂江边友，没处买一杯酒。

且待他儿子奔丧回船，收殓停当，俺才好辞之而去。如今只得耐性儿守着。正是：

英雄不得过江州，魂恋春波起暮愁。

满眼青山无地葬，斜风细雨打船头。

第三十五出　誓师

【贺圣朝】(外扮史可法，白毡大帽，便服上)两年吹角列营，每日调马催征。军逃客散鬓星星，恨压广陵城。

下官史可法，日日经略中原，究竟一筹莫展。那黄、刘三镇，皆听马、阮指使，移镇上江，堵截左兵，丢下黄河一带，千里空营。忽接塘报，本月二十一日北兵已入淮境。本标食粮之人，不足三千，那里抵当得住。这淮、扬一失，眼见京师难保，岂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！可恼，可恼！俺且私步城头，察看情形，再作商量。(丑扮家丁，提小灯随行上城介。外)

【二犯江儿水】悄上城头危径，更深人睡醒。栖乌频叫，击柝连声，女墙边侧耳听。(听介。内作怨介)北兵已到淮安，没个瞎鬼儿问他一声。只舍俺这几个残兵，死守这座扬州城，如何守得住。元帅好没分晓也！(外点头自语介)你那里晓得，万里倚长城，扬州父子兵。(又听介。内作恨介)罢了罢了！元帅不疼我们，早早投了北朝，各人快活去。为何尽着等死？(外惊介)呵呀！竟想投降了，这怎么处！他降字儿横胸，守字儿难成。这扬州剩了一分景。(又听介。内作怒介)我们降不降，还是第二着。自家杀抢杀抢，跑他娘的，只顾守到几时呀！(外)咳！竟不料情形如此。听说猛惊，热心冰冷。疾忙归，夜点兵，不待明。

(忙下，内掌号放炮，作传操介。杂扮小卒四人上)今乃四月二十四日，不是下操的日期，为何半夜三更，梅花岭放炮？快去看来！(急走介。末扮中军持令箭提灯上)隔江云阵列，连夜羽书飞。(呼介)元帅有令：大小三军，速赴梅花岭，听候点卯。(众排列介。外戎装旗引登坛介)月升鸥尾城吹角，星散旄头帐点兵。中军何在？(末跪介)有！

(外)目下北兵紧急，淮城失守，这扬州乃江北要地，倘有疏虞，京师难保。快传五营四哨，点齐人马，各照汛地昼夜严防。敢有倡言惑众者，军法从事。(末)得令！(传令向内介)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各照汛地昼夜严防，敢有倡言惑众者，军法从事。(内不应。外)怎么寂然无声？(吩咐中军介)再传军令，叫他高声答应。(末又高声传介，内不应。外)仍然不应，着击鼓传令。(末击鼓又传，又不应介。外)分明都有离叛之心了。(顿足介)不料天意人心，到如此田地！(哭介)

【前腔】皇天列圣，高高呼不省。阑珊残局，剩俺支撑，奈人心俱瓦崩。俺史可法好苦命也！(哭介)协力少良朋，同心无弟兄。只靠你们三千子弟，谁料今日呵，都想逃生，漫不关情。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。(拍胸介)史可法，史可法！平生枉读诗书，空谈忠孝，到今日其实没法了。(哭介)哭声祖宗，哭声百姓。(大哭介。末劝介)元帅保重，军国大家，徒哭无益也。(前扶介)你看泪点淋漓，把战袍都湿透了。(惊介)咦！怎么一阵血腥？快掌灯来。(杂点灯照介)呵呀！浑身血点，是那里来的？(外拭目介)都是俺眼中流出来。哭得俺，一腔血，作泪零。

(末叫介)大小三军，上前看来。咱们元帅哭出血泪来了。(净、副净、丑扮众将上，看介)果然都是血泪。(俱跪介。净)常言："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时。"俺们不替朝廷出力，竟是一伙禽兽了。(副净)俺们贪生怕死，叫元帅如此难为，那皇天也不佑的。(丑)百岁无常，谁能免的一死，是要死到一个是处。罢罢罢！今日舍着狗命，要替元帅守住这座扬州城。(末)好好！谁敢再有二心，俺便拿送辕门，听元帅千刀万剐。(外大笑介)果然如此，本帅便要拜谢了。(拜介。众扶住介)不敢不敢！(外)众位请起，听俺号令。(众起介。外吩咐介)你们三千人马，一千迎敌，一千内守，一千外巡。(众)是！(外)上阵不利，守城。(众)是！(外)守城不利，巷战。(众)是！(外)巷战不利，短接。(众)是！(外)短接不利，自尽。(众)是！(外)你们知道，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，逃兵无回颈之时。(指介)那不良之念，再莫横胸，无耻之言，再休挂口，

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！(众)是！(外)既然应允，本帅也不消再嘱。(指介)大家欢呼三声，各回汛地去罢。(众呐喊三声下。外鼓掌三笑)妙！妙！守住这座扬州城，便是北门锁钥了。

不怕烟尘四面生，江头尚有亚夫营。

模糊老眼深更泪，赚出淮南十万兵。

第三十六出　逃难

【香柳娘】(小生扮弘光帝便服骑马，杂扮二监、二宫女挑灯引上)听三更漏催，听三更漏催，马蹄轻快，风吹蜡泪宫门外。咱家弘光皇帝，只因左兵东犯，移镇堵截。谁知河北人马，乘虚渡淮。目下围住扬州，史可法连夜告急，人心皇皇，都无守志。那马士英、阮大铖躲的有影无踪，看来这中兴宝位也坐不稳了。趁天街寂静，趁天街寂静，飞下凤凰台，难撇鸳鸯债。(唤介)嫔妃们走动着，不要失散了。似明驼出塞，似明驼出塞，琵琶在怀，珍珠偷洒。(急下。净扮马士英骑马急上)

【前腔】报长江锁开，报长江锁开，石头将坏，高官贱卖没人买。下官马士英。五更进朝，才知圣上潜逃，俺为臣的，也只得偷偷溜了。快微服早度，快微服早度，走出鸡鹅街，提防仇人害。(倒指介)那一队娇娆，十车细软，便是俺的薄薄宦囊，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。(唤介)快些走动。(老旦、小旦扮姬妾骑马，杂扮夫役推车数辆上)来了，来了。(净)好！好！要随身紧带，要随身紧带，殉棺货财，贴皮恩爱。

(绕场行介。杂扮乱民数人持棒上，喝介)你是奸臣马士英，弄得民穷财尽。今日驮着妇女，装着财帛，要往那里跑？早早留下！(打净倒地，剥衣，抢妇女财帛下。副净扮阮大铖骑马上)

【前腔】恋防江美差，恋防江美差，杀来谁代，兵符掷向空江濑。今日可用着俺的跑了。但不知贵阳相公，还是跑，还是降？(作遇净绊马足介)呵呀！你是贵阳老师相，为何卧倒在地？(净哼介)跑不得了。家眷行囊，俱被乱民抢去，还把学生打倒在地(副净)正是。晚生的家眷行囊，都在后面，不要也被抢去。受千人笑骂，受千人笑骂，

积得些金帛，娶了些妖艾。待俺回去迎来。(杂扮乱民持棒，拥妇女抬行囊上)这是阮大铖家的家私，方才抢来，大家分开罢！(副净喝介)好大胆的奴才，怎敢抢截我阮老爷的家私！(杂)你就是阮大铖么？来的正好。(一棒打倒，剥衣介)饶他狗命，且到鸡鹅巷，裤子裆，烧他房子去。(俱下。净)要都打坏，爬不起来了。(副净)晚生的臂膊捶伤，也奉陪在此。(合)叹十分狼狈，叹十分狼狈，村拳共挨，鸡肋同坏。

(末扮杨文骢冠带骑马，从人挑行李上)下官杨文骢，新任苏松巡抚。今日五月初十出行吉日，束装起马。一应书画古玩，暂寄媚香楼，托了蓝田叔随后带来。俺这一肩行李，倒也爽快。(杂禀介)请老爷趱行一步。(末)为何？(杂)街上纷纷传说，北信紧急，皇帝、宰相，今夜都走了。(末)有这等事，快快出城！(急走介，马惊不前介)这也奇了，为何马惊不走？(唤介)左右看来。(杂看介)地下两个死人。(副净、净呻吟介)哎哟，哎哟！救人，救人！(末)还不曾死，看是何人？(杂细认介)好像马、阮二位老爷。(末喝介)胡说，那有此事！(勒马看，惊介)呵呀！竟是他二位。(下马拉介)了不得，怎么到这般田地？(净)被些乱民抢劫一空，仅留性命。(副净)我来救取，不料也遭此难。(末)护送的家丁都在何处？(净)想也趁机拐骗，四散逃走了。(末唤介)左右快来扶起，取出衣服，与二位老爷穿好。(杂与副净、净穿衣介。末)幸有闲马一匹，二位叠骑，连忙出城罢。(杂扶净，副净上马，搂腰行介)请了。无衣共冻真师友，有马同骑好弟兄。(下。杂)老爷不可与他同行，怕遇着仇人，累及我们。(末)是，是。(望介)你看一伙乱民，远远赶来，我们早些躲过。(作避路旁介。小旦扮寇白门、丑扮郑妥娘，披发走上)

【前腔】正清歌满台，正清歌满台，水裙风带，三更未歇轻盈态。(见末介)你是杨老爷，为何在此？(末认介)原来是寇白门、郑妥娘。你姊妹二人怎的出来了。(小旦)正在歌台舞殿，忽然酒罢灯昏，内监宫妃纷纷乱跑，我们不出来还等什么哩。(末)为何不见李香君？(丑)俺三个一同出来的，他脚小走不动，雇了个轿子，抬他先走了。

(末问介)果然朝廷出去了么！(小旦)沈公宪、张燕筑都在后边，他们晓得真信。(外扮沈公宪破衣抱鼓板，净扮张燕筑科头提纱帽须髯跑上)笑临春、结绮，笑临春、结绮，擒虎马嘶来，排着管弦待。(见末介)久违杨老爷了。(末问介)为何这般慌张？(外)老爷还不知么！北兵杀过江来，皇帝夜间偷走了。(末)你们要向那里去？(净)各人回家瞧瞧，趁早逃生。(丑)俺们是不怕的，回到院中，预备接客。(末)此等时候，还想接客。(丑)老爷不晓得，兵马营里才好挣钱哩。这笙歌另卖，这笙歌另卖，隋宫柳衰，吴宫花败。

(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俱下。末)他们亲眼看见圣上出宫，这光景不妥了。快到媚香楼收拾行李，趁早还乡罢。(行介)

【前腔】看逃亡满街，看逃亡满街，失迷君宰，百忙难出江关外。(作到介)这是李家院门。(下马急敲门介)开门，开门！(小生扮蓝瑛急上)又是那个叫门？(开门见介)杨老爷为何转来？(末)北信紧急，君臣逃散，那苏松巡抚也做不成了。整琴书輗被，整琴书輗被，换布袜青鞋，一只扁舟载。(小生)原来如此。方才香君回家，也说朝廷偷走。(唤介)香君快来。(旦上，见介)杨老爷万福！(末)多日不见，今朝匆匆一叙，就要远别了，(旦)要向那里去？，(末)竟回敝乡贵阳去也。(旦掩泪介)侯郎狱中未出，老爷又要还乡，撇奴孤身，谁人照看。(末)如此大乱，父子亦不相顾的。这情形紧迫，这情形紧迫，各人自裁，谁能携带。

(净扮苏昆生急上)将军不惜命，皇帝已无家。我苏昆生自湖广回京，谁知遇此大乱，且到院中打听侯公子信息，再作商量。

【前腔】俺匆忙转来，俺匆忙转来，故人何在，旌旗满眼乾坤改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(见介)好呀！杨老爷在此，香君也出来了。侯相公怎的不见？(末)侯兄不曾出狱来。(旦)师父从何处来的？(净俺为救侯郎，远赴武昌，不料宁南暴卒。俺连夜回京，忽闻乱信，急忙寻到狱门，只见封锁俱开。众囚徒四散，众囚徒四散，三面网全

开，谁将秀才害？(旦哭介)师父快快替俺寻来。(末指介)望烟尘一派，望烟尘一派，抛妻弃孩，团圆难再。

(末向旦介)好好好！有你师父作伴，下官便要出京了。(唤介)蓝田老收拾行李，同俺一路去罢。(小生)小弟家在杭州，怎能陪你远去。(末)既是这等，待俺换上行衣，就此作别便了。(换衣作别介)万里如魂返，三年似梦游。(作骑马，杂挑行李随下。旦哭介)杨老爷竟自去了，只有师父知俺心事。前日累你千山万水，寻到侯郎。不想奴家进宫，侯郎入狱，两不见面。今日奴家离宫，侯郎出狱，又不见面。还求师父可怜，领着奴家各处找寻则个。(净)侯郎不到院中，自然出城去了。那里找寻？(旦)定要找寻的。

【前腔】便天涯海崖，便天涯海崖，十洲方外，铁鞋踏破三千界。只要寻着侯郎，俺才住脚也。(小生)西北一带俱是兵马，料他不能渡江。若要找寻，除非东南山路。(旦)就去何妨。望荒山野道，望荒山野道，仙境似天台，三生旧缘在，(净)你既一心要寻侯郎，我老汉也要避乱，索性领你前去。只不知路向那走？(小生指介)那城东栖霞山中，人迹罕到。大锦衣张瑶星先生，弃职修仙，俺正要拜访为师。何不作伴同行，或者姻缘凑巧，亦未可知。(净)妙，妙，大家收拾包裹，一齐出城便了。(各背包裹行介。旦)舍烟花旧寨，舍烟花旧寨，情根爱胎，何时消败。

(净)前面是城门了，怕有人盘诘。(小生)快快趁空走出去罢。(旦)奴家脚痛，也说不得了。

(旦)行路难时泪满腮，(净)飘蓬断梗出城来。

(小生)桃源洞里无征战，(旦)可有莲华并蒂开。

第三十七出　劫宝

【西地锦】(末扮黄得功戎装，副净扮田雄随上)目断长江奔放，英雄万里愁长。何时欢饮中军帐，把弓矢付儿郎。

俺黄得功坂矶一战，吓的左良玉胆丧身亡。剩他儿子左梦庚，据住九江，乌合未散。俺且驻扎芜湖，防其北犯。(杂扮报卒上)报报报！北兵连夜渡淮，围住扬州，南京震恐，万姓奔逃了。(末)那凤、淮两镇现在江北，怎不迎敌？(杂)闻得两位刘将军，也到上江堵截左兵，凤、淮一带，千里空营。(末惊介)这怎么处？(唤介)田雄，你是俺心腹之将，快领人马，去保南京。

【降黄龙】司马威权，夜发兵符，调镇移防。谁知他拆东补西，露肘捉襟，明弃淮扬。金汤，九曲天险，只用莲舟荡漾。起烟尘金陵气暗，怎救宫墙。(下。小生扮弘光帝骑马，丑扮太监韩赞周随上。小生)

【前腔】堪伤，寂寞鱼龙，潸泣江头，乞食村庄。寡人逃出南京，昼夜奔走，宫监嫔妃，渐渐失散，只有太监韩赞周，跟俺前来。这炎天赤日，瘦马独行，何处纳凉。昨日寻着魏国公徐弘基，他佯为不识，逐俺出府。今日又早来到芜湖。(指介)那前面军营，乃黄得功驻防之所，不知他肯容留寡人否。奔忙，寄人廊庑，只望他容留收养。(作下马介)此是黄得功辕门。(唤介)韩赞周，快快传他知道。(丑叫门介)门上有人么？(杂扮军卒上)是那里来的？(丑)南京来的。(拉一边悄说介)万岁爷驾到了，传你将军速出迎接。(杂)啐！万岁爷怎能到的这里？不要走来吓俺罢。(小生)你唤出黄得功来，便知真假。江浦边迎銮护驾，旧将中郎。

(杂咬指介)人物不同，口气又大，是不是，替他传一声。(忙入传介。末慌上)那有这事，待俺认来。(见介。小生)黄将军一向好么？(末认，忙跪介)万岁，万万岁！请入帐中，容臣朝见。(丑扶小生升帐坐。末拜介)

【滚遍】戎衣拜吾皇，戎衣拜吾皇，又把天颜仰。为甚私巡，萧条鞍马蒙尘状？失水神龙，风云飘荡。这都是臣等之罪。负国恩，一班相，一班将。

(小生)事到今日，后悔无及，只望你保护朕躬。(末拍地哭奏介)皇上深居宫中，臣好戮力效命。今日下殿而走，大权已失，叫臣进不能战，退无可守，十分事业，已去九分矣。(小生)不必着急，寡人只要苟全性命，那皇帝一席，也不愿再做了。(末)呵呀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圣上如何弃的。(小生)弃与不弃，只在将军了。(末)微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(小生掩泪介)不料将军倒是一个忠臣。(末跪奏介)圣上鞍马劳顿，早到后帐安歇。军国大事，明日请旨罢。(丑引小生入介。末)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明朝三百年国运，争此一时；十五省皇图，归此片土。这是天大的干系，叫俺如何担承！(吩咐介)大小三军，马休解辔，人休解甲，摇铃击梆，在意小心着。(众应介。末唤介)田雄，我与你是宿卫之官，就在这行宫门外，同卧支更罢。(末枕副净股，执双鞭卧介，杂摇铃击梆报更介。副净悄语介)元帅，俺看这位皇帝不像享福之器，况北兵过江，人人投顺，元帅也要看风行船才好。(末)说那里话！常言"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"，为人臣子，岂可怀揣二心？(内传鼓介。末惊介)为何传鼓？(俱起坐介。杂上报介)报元帅，有一队人马，从东北下来，说是两镇刘老爷要会元帅，商议军情。(末起介)好好好！三镇会齐，可以保驾无虞了，待俺看来。(望介。净扮刘良佐，丑扮刘泽清，骑马领众上，叫介)黄大哥在那里？(末喜介)果然是他二人。(应介)愚兄在此拱候多时了。(净、丑下马介。净)哥哥得了宝贝，竟瞒着两个兄弟么？(末)什么宝贝？(丑)弘光呀。(末摇手介)不要高声，圣上安歇了。(净悄问介)今日还不献宝，等到几时哩！(末)什么

宝？(丑)把弘光送于北朝，赏咱们个大大王爵，岂不是献宝么？(末喝介)哇！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，我黄闯子怎么容得。(持双鞭打介，净，丑招架介。末喊介)好反贼。好仅贼！

【前腔】望风便生降，望风便生降，好似波斯样。职贡朝天，思将奇货擎双掌。倒戈劫君。争动邀赏，顿丧心，全反面，真贼党。

(净)不要破口，好好弟兄，为何厮闹，(末)啐！你这狗才，连君父不识，我和你认什么弟兄。(又战介。副净在后指介)好个笨牛，到这时候还不见机。(拉弓搭箭介)俺田雄替你解围罢。(放箭射末腿，未倒地介，净、丑大笑介，副净入内急背出小生介。小生叫介)韩赞周快快跟来！(内不应介。小生)这奴才竟舍我而去。(手打副净脸介)你背俺到何处去？(副净)到北京去。(小生狠咬副净肩介。副净忍痛介)哎呀！咬杀我也。(丢小生于地，向净、丑拱介)皇帝一枚奉送。(净、丑拱介)领谢，领谢！(齐拉小生袖急走介。末抱住小生腿叫介)田雄、田雄！快来夺驾。(副净佯拉，放手介，净、丑竟拉小生下。末作爬不起介)怎么起不来的？(副净)元帅中箭了。(未)那个射俺的？(副净)是我们放箭射贼，误伤了元帅。(未)瞎眼的狗才！我且问你，为何背出圣驾来？(副净)俺要护驾逃走的，不料被他们抢去。(末)你与我快快赶上。(副净笑介)不劳元帅吩咐，俺是一名长解子，收拾包裹，自然护送到京的。(背包裹雨伞急赶下。末怒介)呵呸！这伙没良心的反贼，俺也不及杀你了。(哭介)苍天，苍天！怎知明朝天下，送在俺黄得功之手！

【尾声】平生骁勇无人当，拉不住黄袍背上，笑断江东父老肠。

罢！罢！罢！除却一死，无可报国。(拔剑大叫介)大小三军，都来看断头将军呀！(一剑刎死介)

第三十八出　沉江

【锦缠道】(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，回头急介)望烽烟，杀气重扬州沸喧。生灵尽席卷，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。兵和将力竭气喘，只落了一堆尸软。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，死守扬州，那知力尽粮绝，外援不至。北兵今夜攻破北城，俺已满拚自尽。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，只靠俺一身撑持，岂可效无益之死，舍孤立之君。故此缒下南城，直奔仪真，幸遇一只报船，渡过江来。(指介)那城阙隐隐，便是南京了。可恨老腿酸软，不能走动，如何是好。(惊介)呀！何处走来这匹白骡，待俺骑上，沿江跑去便了。(骑骡，折柳作鞭介)跨上白骡鞯，空江野路，哭声动九原。日近长安远，加鞭，云里指宫殿。

(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)残年还避乱，落日更思家。(外撞倒副末介。副末)呵哟哟！几乎滚下江去。(看外介)你这位老将爷好没眼色！(外下骡扶起介)得罪，得罪！俺且问你，从那里来的！(副末)南京来的。(外)南京光景如何？(副末)你还不知么？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。目下北兵过江，满城大乱，城门都关的。(外惊介)呵呀，这等去也无益矣！(大哭介)皇天后土，二祖列宗，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！(副末惊介)听他哭声，倒像是史阁部。(问介)你是史老爷么？(外)下官便是。你如何认得？(副末)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，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。(外认介)是呀！那日恸哭先帝，便是老兄了。(副末)不敢。请问老爷，为何这般狼狈？(外)今夜扬州失陷，才从城头缒下来的。(副介)要向那里去？(外)原要南京保驾，不想圣上也走了。(顿足哭介)

【普天乐】撇下俺断篷船，丢下俺无家犬。叫天呼地千百遍，归无路进又难前。(登高望介)那滚滚雪浪拍天，流不尽湘累怨。(指介)有了，有了！那便是俺葬身之地。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。(看身介)俺

史可法亡国罪臣，那容的冠裳而去。(摘帽脱袍靴介)摘脱下袍靴冠冕。(副末)我看老爷竟像要寻死的模样。(拉住介)老爷三思，不可短见呀！(外)你看茫茫世界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？累死英雄，到此日看江山换主，无可留恋。

(跳入江翻滚下介。副末呆望良久，抱靴帽袍服哭叫介)史老爷呀，史老爷呀！好一个尽节忠臣，若不遇着小人，谁知你投江而死呀！(大哭介。丑扮柳敬亭，携生忙上)偷生辞狱吏，避乱走天涯。(末扮陈贞慧，小生扮吴应箕，携手忙上)日日争门户，今年傍那家。(生呼介)定兄，次兄，日色将晚，快些走动。(末、小生)来了。(丑)我们出狱，不觉数日，东藏西躲，终无栖身之地。前面是龙潭江岸，大家商量，分路逃生罢。(末)是，是。(见副末介)你这位老兄，为何在此恸哭？(副末)俺也是走路的，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，由不的伤心哭他几声。(生)史阁部怎的到此？(副末)今夜扬州城隅，逃到此间，闻的皇帝已走，跺了跺脚，跳下江去了。(生)那有此事？(副末指介)这不是脱下的衣服靴帽么？(丑看介)你看衣裳里面，浑身硃印。(生)待俺认来。(读介)“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”。(生惊哭介)果然是史老先生。(末)设上衣冠，大家哭拜一番。(副末设衣冠介。众拜哭介)

【古轮台】(合)走江边，满腔愤恨向谁言。老泪风吹面，孤城一片，望救目穿。使尽残兵血战。跳出重围，故国苦恋，谁知歌罢剩空筵。长江一线，吴头楚尾路三千，尽归别姓，雨翻云变。寒涛东卷，万事付空烟。精魂显，大招声逐海天远。

(生怕衣冠大哭介。丑)阁部尽节，成了一代忠臣。相公不必过哀，大家分手罢！(生指介)你看一望烟尘，叫小生从那里归去？(末)我两人绕道前来，只为送兄过江。今既不能北上，何不随俺南行。(生)这纷纷乱世，怎能终始相依。倒是各人自便罢！(小生)侯兄主意若何？(生)我和敬亭商议，要寻一深山古寺，暂避数日，再图归计。(副

末)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，那边地方幽僻，尽可避兵，何不同往?(生)这等极妙了。(末、小生)侯兄既有栖身之所，我们就此作别罢。(拜别介)伤心当此日，会面是何年。(末、小生掩泪下。生问副末介)你到栖霞山中，有何公干？(副末)不瞒相公说，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。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，那些文武百官虚应故事，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，当时约些村中父老，捐施钱粮，趁着这七月十五日，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。不料南京大乱，好事难行，因此携着钱粮，要到栖霞山上虔请高僧，了此心愿。(丑)好事，好事！(生)就求携带同行便了。(副末)待我收拾起这衣服靴帽着。(丑)这衣服靴帽，你要送到何处去？(副末)我想扬州梅花岭，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。待大兵退后，俺去招魂埋葬，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。(生)如此义举，更为难得。(副末背袍靴等，生、丑随行介)

【余文】山云变，江岸迁，一霎时忠魂不见，寒食何人知墓田。

(副末)千古南朝作话传，(丑)伤心血泪洒山川。

(生)仰天读罢招魂赋，(副末)杨子江头乱暝烟。

第三十九出　栖真

【醉扶归】(净扮苏昆生同旦上。旦)一丝幽恨嵌心缝，山高水远会相逢。拿住情根死不松，赚他也做游仙梦，看这万叠云白罩青松，原是俺天台洞。

(唤介)师父，我们幸亏蓝田叔，领到栖霞山来。无意之中，敲门寻宿，偏撞着卞玉京做了这葆真庵主，留俺暂住，这也是天缘奇遇。只是侯郎不见，妾身无归，还求师父上心寻觅。(净)不要性急。你看烟尘满地，何处寻觅。且待庵主出来，商量个常住之法。(老旦扮玉京道妆上)

【皂罗袍】何处瑶天笙弄，听云鹤缥缈，玉佩丁冬。花月姻缘半生空，几乎又把桃花种。(见介)草庵淡薄，屈尊二位了。(旦)多谢收留，感激不尽。(净)正有一言奉告，江北兵荒马乱，急切不敢前行，我老汉的吹歌，山中又无用处，连日搅扰，甚觉不安。(老旦)说那里话。旧人重到，蓬山路通；前缘不断，巫峡恨浓。连床且话襄王梦。

(净)我苏昆生有个活计在此。(换鞋、笠，取斧、担、绳索介)趁这天晴，俺要到岭头涧底取些松柴，供早晚炊饭之用，不强如坐吃山空么？(老旦)这倒不敢动劳。(净)大家度日，怎好偷闲。(挑担介)脚下山云冷，肩头野草香。(下，老旦闭门介。旦)奴家闲坐无聊，何不寻些旧衣残掌，付俺缝补，以消长夏。(老旦)正有一事借重。这中元节，村中男女许到白云庵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幡。就求妙手替他承造，也是十分功德哩。(旦)这样好事，情愿助力。(老旦取出幡料介。旦)待奴熏香洗手、虔诚缝制起来。(作洗手缝幡介)

【好姐姐】念奴前身业重，绑十指筝弦箫孔，慵线懒针，几曾解女红。(老旦)香姐心灵手巧，一捻针线，就是不同的。(旦)奴家那晓针线，凭着一点虔心罢了。仙幡棒，忏悔尽教指头肿，绣出鸳鸯别样工。(共绣介。副末扮老赞礼，丑扮柳敬亭背行李领生上)

【皂罗袍】(生)避了干戈横纵，听飕飕一路、涧水松风。云锁栖霞两三峰，江探五月寒风送。(副末)这是栖霞山了。你们寻所道院，趁早安歇罢。(生看介)这是一座葆真庵，何不敲门一问。石墙萝户，忙录炼翁：鹿柴鹤径，急呼道童。仙家那晓浮生恸。

(副末敲门外，老旦起问介)那个敲门？(副末)俺是南京来的，要借贵庵暂安行李。(老旦)这里是女道住持，从不留客的。

【好姐姐】你看右墙四耸，昼掩了重门无缝。修真女冠，怕遭俗客哄。(丑)我们不比游方僧道，暂住何妨。(老旦)真经讽，谨把祖师清规奉，处女闺阁一样同。

(旦)说的有理，比不得在青楼之日了。(老旦)这是俺修行本等，不必睬他，且去香厨用斋罢。(同下，副末又敲门介。生)他既谨守清规，我们也不必苦缠了。(副末)前面俺观尚多，待我再去访问。(行介。副净扮丁继之道装提药蓝上)

【皂罗袍】采药深山古洞，任芒鞋竹仗，踏遍芳丛。落照苍凉树玲珑，林中笋蕨充清供。(副末喜介)那边一位道人来了，待我上前问他。(拱介)老仙长，我们上山来做好事的，要借道院暂安行李，敢求方便一二！(副净认介)这位相公，好像河南侯公子。(丑)不是侯公子是那个？(副净又认介)老兄你可是柳敬亭么？(丑)便是。(生认介)呵呀！丁继老，你为何出了家也？(副净)侯相公，你不知么，俺善才迟暮，羞入旧宫；龟年疏懒，难随妙工。辞家竟把仙箓诵。

(生)原来因此出家。(丑)请问住持何山？(副净)前面不远，有一座采真观，便是俺修炼之所。不嫌荒僻，就请暂住如何？(生)甚好。(副末)二位遇着故人，已有栖身之地。俺要上白云庵，商量醮事去了。(生)多谢携带。(副末)彼此。(别介)人间消业海，天上礼仙坛。(下。副净携生、丑行介)跨过白泉，又登紫阁。雪洞风来，云堂雨落。(生惊介)前面一道溪水，隔断南山，如何过去？(副净)不妨。靠岸有只渔船，俺且坐船闲话，等个渔翁到来，央他撑去，不上半里，便是采真观了。(同上船坐介。丑)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，专以捕鱼为业，这鱼船是弄惯了的，待我撑去罢。(生)妙，妙。(丑撑船介。生向副净介)自从梳栊香君，借重光陪，不觉别来便是三载。(副净)正是。且问香君入宫之后，可有消息么？(生)那得消息来。(取扇指介)这柄桃花扇，还是我们订盟之物，小生时刻在手。

【好姐姐】把他桃花扇拥，又想起青楼旧梦。天老地荒，此情无尽穷。分飞猛，杳杳万山隔鸾凤，美满良缘半月同。

(丑)前日皇帝私走，嫔妃逃散，料想香君也出宫门。且待南京平定，再去寻访罢。(生)只怕兵马赶散，未必重逢了。(掩泪介。副净指介)那一带竹篱，便是俺的采真观，就请拢船上岸罢。(丑挽船，同上岸介。副净唤介)道僮，有远客到门，快搬行李。(内应介。副净)请进。(让入介)

(生)门里丹台更不同，(副净)寂寥松下养衰翁。

(丑)一湾溪水舟千转，(生)跳入蓬壶似梦中。

第四十出　入道

【南点绛唇】(外扮张薇飘冠衲衣持拂上)世态纷纭，半生尘里朱颜老。拂衣不早，看罢傀儡闹。恸哭穷途，又发哄堂笑。都休了，玉壶琼岛，万古愁人少。

贫道张瑶星，挂冠归山，便住这白云庵里。修仙有分，涉世无缘。且喜书客蔡益所随俺出家，又载来五车经史。那山人蓝田叔也来皈依，替我画了四壁蓬瀛。这荒山之上，既可读书，又可卧游，从此飞升尸解，亦不算懵懂神仙矣。只有崇祯先帝，深恩未报，还是平生一件缺事。今乃乙酉年七月十五日，广延道众，大建经坛，要与先帝修斋追荐。恰好南京一个老赞礼，约些村中父老，也来搭醮。不免唤出弟子，趁早铺设。(唤介)徒弟何在？(丑扮蔡益所、小生扮蓝田叔道装上)尘中辞俗客，云里会仙官。(见介)弟子蔡益所、蓝田叔稽首了。(拜介。外)尔等率领道众，照依黄箓科仪，早铺坛场，待俺沐浴更衣，虔心拜请。正是：清斋朝帝座，直道在人心。(下。丑、小生铺设三坛，供香花茶果，立幡挂榜介)

【北醉花阴】高筑仙坛海日晓，诸天群灵俱到，列星众宿来朝。幡影飘飘，七月中元建醮。

(丑)经坛斋供，俱已铺设整齐了。(小生指介)你看山下父老，捧酒顶香，纷纷来也。(副末扮老赞礼，领村民男女顶香捧酒，挑纸钱、锭锞、绣幡上)

【南画眉序】携村醪，紫降黄檀绣帕包。(指介)望虚无玉殿，帝座非遥。问谁是皇子王孙，撇下俺村翁乡老。(掩泪介)万山、深处中元节，擎着纸钱来吊。

(见介)众位道长，我们社友俱已齐集了，就请法师老爷出来巡坛罢。(丑、小生向内介)铺设已毕，请法师更衣巡坛，行洒扫之仪。(内三鼓介。杂扮四道士奏仙乐，丑、小生换法衣捧香炉，外金道冠、法衣、擎净盏、执松枝巡坛洒扫介)

【北喜迁莺】(合)净手洒松梢，清凉露千滴万点抛。三转九回坛边绕，浮尘热恼全浇。香烧，云盖飘，玉座层层百尺高。响云璈，建极宝殿，改作团瓢。

(外下。丑、小生向内介)洒扫已毕，请法师更衣拜坛，行朝请大礼。(丑、小生设牌位：正坛设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，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，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；内奏细乐介。外九梁朝冠、鹤补朝服、金带、朝鞋、牙笏上，跪祝介)伏以星斗增辉，快睹蓬莱之现；风雷布令，遥瞻阊阖之开。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，及甲申殉难文臣：东阁大学士范景文，户部尚书倪元璐，刑部侍郎孟兆祥，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，左都御史李邦华，右副都御史施邦耀，大理寺卿凌义渠，太常寺少卿吴麟征，太仆寺丞申佳胤，詹事府庶子周凤翔，谕德马世奇，中允刘理顺，翰林院检讨汪伟，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，巡视京营御史王章，河南道御史陈良谟，提学御史陈纯德，兵部郎中成德，吏部员外郎许直，兵部主事金铉；武臣：新乐侯刘文炳，襄城伯李国祯，驸马都尉巩永固，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。伏愿彩仗随车，素旗拥驾。君臣穆穆，指青岛以来临；文武皇皇，乘白云而至止。共听灵籁，同饮仙浆。(内奏乐，外三献酒，四拜介，副末、村民随拜介。外)

【南画眉序】列仙曹，叩请烈皇下碧霄。舍煤山古树，解却宫绦。且享这椒酒松香，莫恨那流贼闯盗。古来、谁保千年业，精灵永留山庙。(外下，丑、小生左右献酒，拜介，副末、村民随拜介。丑，小生)

【北出队子】虔诚祝祷，甲申殉节群僚。绝粒刎颈恨难消，坠井投缳志不挠。此日君臣同醉饱。

(丑，小生)奠酒化财，送神归天。(众烧纸牌钱锞，奠酒举哀介。副末)今日才哭了个尽情。(众)我们愿心已了，大家吃斋去。(暂下。丑、小生向内介)朝请已毕，请法师更衣登坛，做施食功德。(设焰口、结高坛介，内作细乐介，外更华阳巾、鹤氅，执拂子上，拜坛毕，登坛介，丑、小生侍立介。外拍案介)窃惟浩浩沙场，举目见空中之楼阁；茫茫苦海，回头登岸上之瀛洲。念尔无数国殇，有名敌忾：或战畿辅，或战中州，或战湖南，或战陕左；死于水，死于火，死于刃，死于镞，死于跌扑踏践，死于疠疫饥寒。咸望滚榛莽之髑髅，飞风烟之磷火，远投法座，遥赴宝山。吸一滴之甘泉，津含万劫；吞盈掬之玉粒，腹果千春。(撒米、浇浆、焚纸，鬼抢介)

【南滴溜子】沙场里，沙场里，尸横蔓草；殷血腥，殷血腥，白骨渐槁。可怜风旋雨啸，望故乡无人拜扫。饿魄馋魂，来饱这遭。

(丑、小生)施食已毕，请法师普放神光，洞照三界，将君臣位业，指示群迷。(外)这甲申殉难君臣，久已超升天界了。(丑、小生)还有今年北去君臣，未知如何结果？恳求指示。(外)你们两廊道众，斋心肃立，待我焚香打坐，闭目静观。(丑、小生执香，低头侍立介。外闭目良久介，醒向众介)那北去弘光皇帝，及刘良佐、刘泽清、田雄等，阳数未尽，皆无显验。(丑、小生前禀介)还有史阁部、左宁南、黄靖南，这三位死难之臣，未知如何报应？(外)待我看来。(闭目介。杂白须、幞头、朱袍，黄纱蒙面，幢幡细乐引上)吾乃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，走马到任去也。(骑马下。杂金盔甲、红纱蒙面，旗帜鼓吹引上)俺乃宁南侯左良玉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封为飞天使者，走马到任去也。(骑马下。杂银盔甲、黑纱蒙面，旗帜鼓吹引上)俺乃靖南侯黄得功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封为游天使者，走马到任去也。(骑马下。外开目介)善哉，善哉！方才

梦见阁部史道邻先生，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；宁南侯左昆山，靖南侯黄虎山，封为飞天、游天二使者。一个个走马到任，好荣耀也。

【北刮地风】则见他云中天马骄，才认得一路英豪。咭叮当奏着钧天乐，又摆些羽葆干旄。将军刀，丞相袍，挂符牌都是九天名号。好尊荣，好逍遥，只有皇天，不昧功劳。

(丑、小生拱手介)南无天尊，南无天尊！果然善有善报，天理昭彰。(前禀介)还有奸臣马士英、阮大铖，这两个如何报应？(外)待俺看来。(闭目介。净散发披衣跑上)我马士英做了一生歹事，那知结果这台州山中。(杂扮霹雳雷神赶净绕场介。净抱头跪介)饶命，饶命！(杂劈死净，剥衣去介。副净冠带上)好了，好了！我阮大铖走过这仙霞岭，便算第一功了。(登高介，杂扮山神、夜叉，刺副净下跌死介。外开目介)苦哉，苦哉！方才梦见马士英被雷击死台州山中，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。一个个皮开脑裂，好苦恼也。

【南滴滴金】明明业镜忽来照，天网恢恢飞不了。抱头颅由你千山跑，快雷车偏会找，钢叉又到。问年来吃人多少脑，这顶浆两包，不够犬饕。

(丑、小生拱手介)南无天尊，南无天尊！果然恶有恶报，天理昭彰。(前禀介)这两廊道众，不曾听的明白，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番。(外举拂高唱介，副末、众村民执香上，立听介。外)

【北四门子】众愚民暗室亏心少，到头来几曾饶，微功德也有吉祥报。大巡环睁眼瞧。前一番，后一遭，正人邪党，南朝接北朝。福有因，祸怎逃，只争些来迟到早。

(副末、众叩头下。老旦扮卞玉京，领旦上)天上人间，为善最乐。方才同些女道，在周皇后坛前挂了宝幡，再到讲堂参见法师。(旦)奴家也好闲游么？(老旦指介)你看两廊道俗，不计其数，瞧瞧何

妨。(老旦拜坛介)弟子卞玉京稽首了！(起，同旦一边立介。副净扮丁继之上)人身难得，大道难闻。(拜坛介)弟子丁继之稽首了。(起唤介)侯相公，这是讲堂，过来随喜。(生急上)来了！久厌尘中多苦趣，才知世外有仙缘。(同立一边介。外拍案介)你们两廊善众，要把尘心抛尽，才求得向上机缘。若带一点俗情，免不了轮回千遍。(生遮扇看旦，惊介)那边站的是俺香君，如何来到此处？(急上前拉介。旦惊见介)你是侯郎，想杀奴也。

【南鲍老催】想当日猛然舍抛，银河渺渺谁架桥，墙高更比天际高。书难捎，梦空劳，情无了，出来路儿越迢遥。(生指扇介)看这扇上桃花，叫小生如何报你。看鲜血满扇开红桃，正说法天花落。

(生、旦同取扇看介。副净拉生、老旦拉旦介)法师在坛，不可只顾诉情了。(生、旦不理介。外怒拍案介)哇！何物儿女，敢到此处调情。(忙下坛，向生、旦手中裂扇掷地介)我这边清净道场，那容得狡童游女，戏谑混杂。(丑认介)呵呀！这是河南侯朝宗相公，法师原认得的。(外)这女子是那个？(小生)弟子认得他，是旧院李香君，原是侯兄出聘妾。(外)一向都在何处来？(副净)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。(老旦)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。(生向外揖介)这是张瑶星先生，前日多承超豁。(外)你是侯世兄，幸喜出狱了。俺原为你出家，你可知道么？(生)小生那里晓得。(丑)贫道蔡益所，也是为你出家。这些缘由，待俺从容告你罢。(小生)贫道是蓝田叔，特领香君来此寻你。不想果然遇着。(生)丁、卞二师收留之恩，蔡、田二师接引之情，俺与香君世世图报。(旦)还有那苏昆生，也随奴到此。(生)柳敬亭也陪我前来。(旦)这柳、苏两位，不避患难，终始相依，更为可感。(生)待咱夫妻还乡，都要报答的。(外)你们絮絮叨叨，说的俱是那里话！当此地覆天翻，还恋情根欲种，岂不可笑？(生)此言差矣。从来男女室家，人之大伦；离合悲欢，情有所钟：先生如何管得？(外怒介)呵呸！两个痴虫！你看国在哪里？家在哪里？君在哪里？父在哪里？偏是这点花月情根，割他不断么！

【北水仙子】堪叹你儿女娇：不管那桑海变，艳语淫词太絮叨。将锦片前程牵衣握手神前告，怎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？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，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。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，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。

(生揖介)几句话，说的小生冷汗淋漓，如梦忽醒。(外)你可晓得么？(生)弟子晓得了。(外)既然晓得，就此拜丁继之为师罢。(生拜副净介。旦)弟子也晓得了。(外)既然也晓得，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。(旦拜老旦介。外吩咐副净、老旦介)与他换了道扮。(生、旦换衣介。副净、老旦)请法师升座，待弟子引见。(外升座介。副净领生，老旦领旦，拜外介)

【南双声子】芟情苗，芟情苗，看玉叶金枝凋；割爱胞，割爱胞，听凤子龙孙号。水沤漂，水沤漂，石火敲，石火敲。剩浮生一半，才受师教。

(外指介)男有男境，上应离方，快向南山之南，修真学道去。(生)是，大道才知是，浓情悔认真。(副净领生从左下。外指介)女有女界，下合坎道，快向北山之北，修真学道去。(旦)是，回头皆幻景，对面是何人。(老旦领旦从右下。外下座，大笑三声介)

【北尾声】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。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。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。

白骨青灰长艾萧，桃花扇底送南朝。

不因重做兴亡梦，儿女浓情何处消。

续四十出　馀韵

(净扮樵子挑担上)(西江月)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。云深猛虎出无时，也避人间弓矢。建业城啼夜鬼，维扬井贮秋尸。樵夫剩得命如丝，满肚南朝野史。在下苏昆生，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，一住三载，俺就不曾回家，往来牛首、栖霞，采樵度日。谁想柳敬亭与俺同志，买只小船，也在此捕鱼为业。且喜山深树老，江阔人稀，每日相逢，便把斧头敲着船头，浩浩落落，尽俺歌唱，好不快活。今日柴担早歇，专等他来促膝闲话，怎的还不见到。(歇担盹睡介。丑扮渔翁摇船上)年年垂钓鬓如银，爱此江山胜富春。歌舞丛中征战里，渔翁都是过来人。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后，就在这龙潭江畔，捕鱼三载，把些兴亡旧事，付之风月闲谈。今值秋雨新晴，江光似练，正好寻苏昆生饮酒谈心。(指介)你看，他早已醉倒在地，待我上岸唤他醒来。(作上岸介，呼介)苏昆生。(净醒介)大歌果然来了。(丑拱介)贤弟偏杯呀！(净)柴不曾卖，那得酒来。(丑)愚兄也没卖鱼，都是空囊，怎么处？(净)有了，有了。你输水，我输柴，大家煮茗清谈罢。(副末扮老赞礼提弦携壶上)江山江山，一忙一闲。谁赢谁输，两鬓皆斑。(见介)原来是柳、苏两位老哥。(净、丑拱介)老相公怎得到此？(副末)老夫住在燕子矶边。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，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，我同些山中社友，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，路过此间。(净)为何挟着弦子，提着酒壶？(副末)见笑见笑！老夫编了几句神弦歌，名曰《问苍天》。今日弹唱乐神，社散之时，分得这瓶福酒。恰好遇着二位，就同饮三杯罢。(丑)怎好取扰。(副末)这叫做“有福同享”。(净、丑)好，好！(同坐饮介。净)何不把神弦歌领略一回？(副末)使得。老夫的心事，正要请教二位哩。(弹弦唱巫腔，净、丑拍手衬介)

【问苍天】新历数顺治朝岁在戊子，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。击神鼓扬灵旗乡邻赛社，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。椒作栋桂为楣唐修晋建，碧和金丹间粉画壁精奇。貌赫赫气扬扬福德名位，山之珍海之宝总掌无遗。超祖祢迈君师千人上寿，焚郁兰奠清醑夺户争墀。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：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？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，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。六十岁花甲周桑榆暮矣，乱离人太平犬未有享期。称玉斝坐琼筵尔餐我看，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。臣稽首叫九阍开聋启聩，宣命司检禄籍何故差池。金阙远紫宸高苍天梦梦，迎神老送神去舆马风弛。歌舞罢鸡豚收须臾社散，倚枯槐对斜日独自凝思。浊享富清享名或分两例，内才多外财少应不同规。热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，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师。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，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！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，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。

(唱完放弦介)出丑之极。(净)妙绝！逼真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了。(丑)失敬、失敬！不知老乡公竟是财神一转哩。(副末让介)请干此酒。(净咂舌介)这寡酒好难吃也。(丑)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。(净)是什么东西？(丑)请猜一猜。(净)你的东西不过是些鱼鳖虾蟹。(丑摇头介)猜不着，猜不着。(净)还有什么异味？(丑指口介)是我的舌头。(副末)你的舌头，你自下酒，如何让客。(丑笑介)你不晓得，古人以《汉书》下酒。这舌头会说《汉书》，岂非下酒之物。(净取酒斟介)我替老哥斟酒，老哥就《汉书》说来。(副末)妙妙！只恐菜多酒少了。(丑)既然《汉书》太长，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，叫做《秣陵秋》，唱来下酒罢。(副末)就是俺南京的近事么？(丑)便是。(净)这都是俺们耳闻眼见的，你若说差了，我要罚的。(丑)包管你不差。(丑弹弦介)六代兴亡，几点清弹千古慨；半生湖海，一声高唱万山惊。(照盲女弹词唱介)

【秣陵秋】陈隋烟月恨茫茫，井带胭脂土带香。骀荡柳绵沾客鬓，叮咛莺舌恼人肠。中兴朝市繁华续，遗孽儿孙气焰张。只劝楼台追后主，不愁弓矢下残唐。蛾眉越女才承选，《燕子》吴歈早擅场。力士签名搜笛步，龟年协律奉椒房。西昆词赋新温李，乌巷冠裳旧谢

王。院院宫妆金翠镜，朝朝楚梦雨云床。五侯阃外空狼燧，二水洲边自雀舫。指马谁攻秦相诈，入林都畏阮生狂。《春灯》已错从头认，社党重钩无逢藏。借手杀仇长乐老，胁肩媚贵半闲堂。龙钟阁部啼梅岭，跋扈将军噪武昌。九曲河流晴唤渡，千寻江岸夜移防。琼花劫到雕栏损，《玉树》歌终画殿凉。沧海迷家龙寂寞，风尘失伴凤彷徨。青衣衔璧何年返，碧血溅沙此地亡。南内汤池仍蔓草，东陵辇路又斜阳。全开锁钥淮扬泗，难整乾坤左史黄。建帝飘零烈帝惨，英宗困顿武宗荒。那知还有福王一，临去秋波泪数行。

(净)妙妙！果然一些不差。(副末)虽是几句弹词，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。(净)老哥学问大进，该敬一杯。(斟酒介。丑)倒叫我吃寡酒了。(净)愚弟也有些许下酒之物。(丑)你的东西，一定是山肴野蔌了。(净)不是，不是。昨日南京卖柴，特地带来的。(丑)取来共享罢。(净指口介)也是舌头。(副末)怎的也是舌头？(净)不瞒二位说，我三年没到南京，忽然高兴，进城卖柴。路过孝陵，见那宝城享殿，成了刍牧之场。(丑)呵呀呀！那皇城如何？(净)那皇城墙倒宫塌，满地蒿莱了。(副末掩泪介)不料光景至此。(净)俺又一直走到秦淮，立了半晌，竟没一个人影儿。(丑)那长桥旧院，是咱们熟游之地，你也该去瞧瞧。(净)怎的没瞧？长桥已无片板，旧院成了一堆瓦砾。(丑捶胸介)咳！恸死俺也。(净)那时疾忙回首，一路伤心，编成一套北曲，名为《哀江南》。待我唱来。(敲板唱弋阳腔介)俺樵夫呵！

【哀江南】【北新水令】山松野草带花桃，猛抬头秣陵重到。残军留废垒，瘦马卧空壕。村郭萧条，城对着夕阳道。

【驻马听】野火频烧，护墓长楸多半焦。山羊群跑，守陵阿监几时逃。鸽翎蝠粪满堂抛，枯枝败叶当阶罩。谁祭扫，牧儿打碎龙碑帽。

【沉醉东风】横白玉八根柱倒，堕红泥半堵墙高。碎琉璃瓦片多，烂翡翠窗棂少，舞丹墀燕雀常朝。直入宫门一路蒿，住几个乞儿

饿殍。

【折桂令】向秦淮旧日窗寮，破纸迎风，坏槛当潮。目断魂消，当年粉黛，何处笙箫。罢灯船端阳不闹，收酒旗重九无聊。白鸟飘飘，绿水滔滔，嫩黄花有些蝶飞，新红叶无个人瞧。

【沽美酒】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，旧红板没一条。秋水长天人过少，冷清清的落照，剩一树柳弯腰。

【太平令】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，也不怕小犬哰哰。无非是枯井颓巢，不过些砖苔砌草。手种的花条、柳梢，尽意儿采樵。这黑灰是谁家厨灶?

【离亭宴带歇指煞】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。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风流觉，将五十年兴亡看饱。那乌衣巷不姓王，莫愁湖鬼夜哭，凤凰台栖枭鸟。残山梦最真，旧境丢难掉。不信这舆图换稿。诌一套《哀江南》，放悲声唱到老。

(副末掩泪介)妙是绝妙，惹出我多少眼泪。(丑)这酒也不忍入唇了，大家谈谈罢。(副净时服，扮皂隶暗上)朝陪天子辇，暮把县宫门。皂隶原无种，通侯岂不根。自家魏国公嫡亲公子徐青君的便是。生来富贵，享尽繁华，不料国破家亡，剩了区区一口。没奈何，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，将就度日。今奉本官签票，访拿山林隐逸，只得下乡走走。(望介)那江岸之上有几个老儿闲坐，不免上前讨火，就便访问。正是：开国元勋留狗尾，换朝逸老缩龟头。(前行见介)老哥们有火借一个？(丑)请坐。(副净坐介。副末问介)看你打扮，像一位公差大哥。(副净)便是。(净问介)要火吃烟么？小弟带有高烟，取出奉敬罢。(敲火取烟奉副净介。副净吃烟介)好高烟，好高烟！(作晕醉卧倒介，净扶介。副净)不要拉我，让我歇一歇，就好了。(闭目卧介。丑问副末介)记得三年之前，老相公捧着史阁部衣冠，要葬在梅花岭下，

后来怎样？(副末)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，齐集梅花岭，招魂埋葬，倒也算千秋盛事，但不曾立得碑碣。(净)好事，好事，只可惜黄将军刎颈报主，抛尸路旁，竟无人埋葬。(副末)如今好了，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，检骨殡殓，起一座大大的坟茔，好不体面。(丑)你这两件功德，却也不小哩。(净)二位不知，那左宁南气死战船时，亲朋尽散，却是我老苏殡殓了他。(副末)难得，难得。闻他儿子左梦庚袭了前程，昨日扶柩回去了。(丑掩泪介)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。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，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。逢时遇节，展开祭拜，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。(副净醒，作悄语介)听他说话，像几个山林隐逸。(起身问介)三位是山林隐逸么？(众起拱介)不敢，不敢，为何问及山林隐逸？(副净)三位不知么，现今礼部上本，搜寻山林隐逸。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，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，并不见一人报名。府县着忙，差俺们各处访拿。三位一定是了，快快跟我回话去。(副末)老哥差矣，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，不肯出山的。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个老赞礼，那里去得。(丑、净)我两个是说书唱曲的朋友，而今做了渔翁樵子了，益发不中了。(副净)你们不晓得，那些文人名士，都是识时务的俊杰，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。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。(副末)啐，征求隐逸，乃朝廷盛典，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，怎么要拿起来。定是你这衙役们奉行不善。(副净)不干我事，有本县签票在此，取出你看。(取看签票，欲拿介。净)果然有这事哩。(丑)我们竟走开如何？(副末)有理。避祸今何晚，入山昔未深。(各分走下。副净赶不上介)你看他登崖涉涧，竟各逃走无踪。

【清江引】大泽深山随处找，预备官家要。抽出绿头签，取开红圈票，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。

(立听介)远远闻得吟诗之声，不在水边，定在林下，待我信步找去便了。(急下。内吟诗曰)

渔樵同话旧繁华，短梦寥寥记不差。

曾恨红笺衔燕子，偏怜素扇染桃花。

笙歌西第留何客？烟雨南朝换几家。

传得伤心临去语，年年寒食哭天涯。